



# 潮音 永輝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 目次

編輯手札——在人間學習

專  
輯

- 04 **潮音永輝**——高山仰止（二）
- 06 此身已在太虛間——再讀太虛大師 編輯組
- 32 飛鴻印雪——太虛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 編輯組
- 46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尋訪大師風範 釋見鑿
- 63 澎湃海潮音——挑戰回應 編輯組

【春風化雨】

專  
欄

- 64 **老了，怎麼辦？**——高齡化社會互動學習 釋悟因
- 【大千世界停看聽】
- 74 **絕美的森林道場**——吉祥島傳奇 歐嘖邁勒
- 【香光閱讀室】
- 84 **業力部落格**——讀《史上最大佛教護法：阿育王傳》 釋自曙
- 【歇心亭】
- 86 **老鼠紀事** 朱顏

教理

【森林法音】

- 90 通往覺悟的基石——八正道之正念 菩提長老  
104 牛糞一卡車 阿姜 布拉姆

藝文

【佛教藝術】

- 118 淺談佛教藝術的賞析(一) 釋見潤

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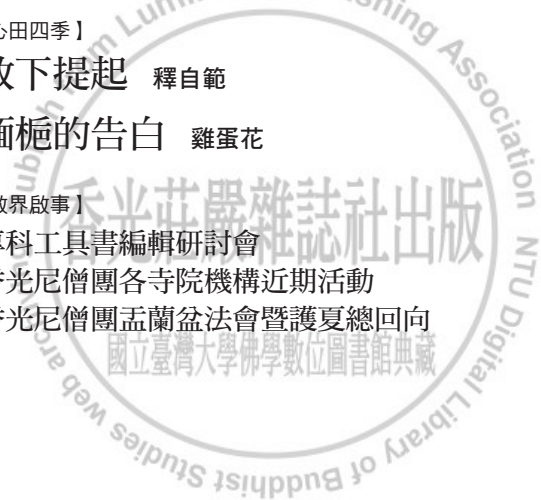
【心田四季】

- 73 放下提起 釋自範  
123 緬樞的告白 雞蛋花

新聞

【教界啟事】

- 126 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126 香光尼僧團各寺院機構近期活動  
126 香光尼僧團盂蘭盆法會暨護夏總回向



# 潮音永輝

## 高山仰止（二）

太虛大師是佛教的思想家、理論家、革命家，他所提出的人生佛教、佛學院辦學理念、聯合世界佛教系統、創辦雜誌刊物等等，影響了當代及後世中國佛教的格局與發展方向，猶如迴旋在人海思潮中最響亮的覺世之音。

「佛法須為化善人世實際生活而設，須為解救現時人世困頓而設。」

大師石破天驚的獅子吼，提振萎頓的中國佛教，讓佛法徹底地在人間植根茁壯。

### 【專輯參考資料】

1. 《太虛大師全書》，台北市：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80。
1. 《太虛大師年譜》，釋印順編，台北市：天華出版，1978。
3. 《太虛大師自傳》，釋太虛著，台北市：普門文庫，1986。
4. 《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莫言·劉建志著，台北市：法鼓文化，1998。
6. 〈中國歷代思想家·五五〉，慧嚴著，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
2. 《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洪金蓮著，台北市：東初，1995。
7. 「太虛大師思想及僧制建設研究」，惟賢法師講：中國人民大學，2005。
5. 《中國佛教近代史》，釋東初，台北市：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
8. 《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釋妙然主編，台北市：海潮音雜誌社，1995。
9. 《中國佛教》，劉長久著，香港：三聯書店，2004。
8. 《重讀台灣佛教·戰後台灣佛教·續篇》，闞正宗著，台北縣：大千出版社，2004。
10. 《高級中學歷史第三冊》，國立編譯館。







專輯 【潮音永輝】

# 此身已在 太虛間

再讀太虛大師  
編輯祖

玉皇殿裡的韋陀菩薩前，圍著幾位法師與一個十六歲的沙彌，  
「在韋天像前占籤，得籤語有：『此身已在太虛間』句，因決用太虛為表字。」  
至此，一位時代大師便誕生了。  
重新整理的「太虛大師年譜」與「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與您一起再讀大師的一生。



啟蒙時期

光緒十五年(1889)(1歲)

十二月廿八日(農曆)誕生於中國浙江省海寧縣長安鎮。乳名淦森，家世農工。父呂駿發，母張氏。

光緒十六年(1890)(2歲)

生父去世。

光緒十九年(1893)(5歲)

生母張氏改嫁，依外婆住在大隱庵中。舅舅在庵中辦學，太虛跟著讀書，學名沛林。常患瘡疾，發病則纏綿數月。由於體弱多病，學習也斷斷續續，沒有什麼成果。

光緒二十二年(1896)(8歲)

跟隨舅舅於錢塘江邊蒙館學習四書。除聽講解外，也讀今古奇觀之類的書，理解力日漸萌發。

光緒二十三年(1897)(9歲)

隨外婆至九華山進香，這是太虛遠遊的開始。

光緒二十四年(1898)(10歲)

隨外婆朝普陀山，順道禮寧波天童寺等名剎；對於寺僧生活，深致歆慕。冬，外公卒，舅家日趨衰落。

佛教界大事

- ◎光緒二十年  
臺灣曹洞宗大本山別院創立。
- ◎光緒二十一年  
畫僧虛谷卒，生前為“海上畫派”代表。
- ◎光緒二十三年  
清僧妙蓮在馬來西亞檳城建極樂寺弘傳佛教。
- ◎光緒二十五年  
道士王圓籙在甘肅敦煌莫高窟石室發現大量佛教經卷。

時代大事

- ◎光緒二十年  
因朝鮮東學黨之亂，引發中、日甲午戰爭。
- ◎光緒二十一年  
清軍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割讓予日本。
- ◎光緒二十三年  
八月，戊戌政變。
- ◎光緒二十六年  
中國義和團之亂。  
八國聯軍之役。



啟蒙時期

光緒二十七年(1901)(13歲)

春，入長安鎮沈震泰百貨行為學徒。夏，生母去世。

光緒二十八年(1902)(14歲)

瘧疾發作，離開百貨行重依外婆生活，調養身體並溫習所學。

光緒二十九年(1903)(15歲)

入長安「朱萬裕百貨行」當學徒，但因體弱不堪為店主做繁瑣家事，無法安心學習。時時憧憬於佛門的自在，私自儲蓄著盤纏錢，作為到普陀山出家的準備。

發心出家

光緒三十年(1904)(16歲)

離長安，擬往普陀山出家。五月於蘇州小九華山依士達和尚剃度，法名「唯心」。後依師祖英年和尚於鎮海縣團橋鎮之玉皇殿，為立表字「太虛」。

十一月於寧波天童寺受戒，戒和尚為寄禪。後前往寧波永豐寺歧昌和尚處讀經。

光緒三十一年(1905)(17歲)

從歧昌和尚受《法華經》。間閱讀《指月錄》、《高僧傳》等，並開始對著禪門語錄中的「話頭」默默參究。

#### 佛教界大事

◎光緒二十七年

八月，政府令各省州縣設學堂。佛教的寺院寺產，開始有被強佔的現象出現。

◎光緒三十年

日僧水野梅曉等來華。誘寺僧歸投真宗本願寺，保護其免於官紳之佔寺奪產。事發，清廷才有相關保護佛教，立僧教育會的措施。

#### 時代大事

◎光緒二十八年

中國詔廢八股。  
中俄訂「東三省撤兵條約」。

◎光緒三十年

日俄戰爭爆發。

◎光緒三十一年

中國同盟會於東京成立。  
民報創刊。  
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



# 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 大師的出家與修行

### ◎出家

「我是一個鄉下貧窮人家的小孩，幼年時父母已不在身邊，性情怯弱且體弱多病，沒有什麼特別的長處可以拿出來說的。」為了避免後人在自己身世上憑空添些神異的色彩，太虛大師在自傳的開頭這樣寫著。

太虛年僅16歲時就出家了。年紀輕輕的他，為什麼想出家呢？除了長期跟著歡喜修行（道、佛）的外婆同住，常隨同朝禮佛教名山而欣羨出家人的清閒快樂、逍遙自在外，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卻是想求神通而出家。

年少的太虛，對於神、佛還分不清楚。看到師父房裡有本《萬寶全書》，認為這是本學習神通的密寶，每天捧著書練習著所謂的「隱身術」等，因此還惹了不少笑話。「當時，不管受戒、讀經、參禪，都是想得神通。出家的最初一年，是在這樣莫名其妙的追求中。」之後，在親近善知識的學法聽教中，太虛開始認識佛法，奠基修學與思想的厚度與廣度。

### ◎修行——禪律密淨

太虛大師認為佛法的修行不離律（持戒）、禪（禪觀）、密（密咒）、淨（淨土）四種方法。舉自己修行的過程為例，提到：初出家時，從參究話頭及閱讀祖師語錄中漸增疑悶，此疑悶直到循序閱讀《大般若經》而初得悟境時破，可以說因勝解而對佛法產生了確信。

當時，有著弘揚佛法捨我其誰的豪氣。但在漸覺身心不入律行後，於普陀山閉關勤修戒定，藉著探究律藏來調整自己的行為，研讀法相經論來整理自己的思想，身心因此而嚴肅有依。「志在整僧制，行在菩薩戒。」便是此時確立的想法，這可以說是修行上由禪而著重律的過程。

民國十二年元旦，在《慈宗三要》的序文中，將禪觀歸納於〈真實義品〉，攝律行於《瑜伽戒本》，特發揮《彌勒上生經旨》，從此，彌勒內院淨土成為修行的專趣。這是由禪、律而淨。幾年後，因為不同的因緣，受習密咒，但最後所歸仍在回向兜率淨土。如此由禪而律而密，最後回歸於淨，可以作為學習四種法門次序上的一個參考。



光緒三十二年(1906)(18歲)

春，受《楞嚴經》，兼習詩經古文。

夏，聽道階講《法華經》。曾複講「十如是」章，思辯敏銳，聽者無不驚歎。受道階器重，命移住法師寮。

於天童御書樓與圓瑛法師訂盟為弟兄。

秋，回永豐寺續讀《楞嚴經》，兼閱四書、五經。

冬，癸年和尚購滋補藥令太虛服用；多年的疾病霍然痊癒，身體也日趨健康。

光緒三十三年(1907)(19歲)

夏，再前往天童寺聽道階講《楞嚴經》。閱《楞嚴蒙鈔》、《楞嚴宗通》，愛不忍釋手。同時跟隨道階學習《相宗八要》、《五教儀》，在教義上奠下了初基。

秋，入西方寺閱大藏經。遇戒兄昱山同在此閱藏。

冬，閱《般若經》獲得第一次悟境，於佛法得新生自此開始。

秋冬，眼睛忽然患了近視。

#### 佛教界大事

- ◎光緒三十二年  
印順導師出生於浙江海寧縣。

#### 時代大事

- ◎光緒三十二年  
清廷下詔預備立憲。  
廢科舉。
- ◎光緒三十三年  
秋瑾遇難。  
東三省改制。  
革命軍第三到六次起義。



光緒三十四年(1908)(20歲)

在西方寺結識華山，華山談及當今世界新趨勢及佛教當力圖革新等觀念，太虛因此萌發以佛法救世的宏願。

夏，於小九華寺遇革命僧棲雲，此為與黨人來往之始。

宣統元年(1909)(21歲)

前往南京楊仁山所辦的祇洹精舍就讀半年。楊仁山教授《楞嚴經》，蘇曼殊教英文。

秋，任普陀山化雨小學教員。

宣統二年(1910)(22歲)

隨棲雲前往廣州協助組織僧教育會，後未成。

夏，大師組設佛學精舍，按時講說。後編出「教觀詮要」、「佛教史略」，為大師講學著述之始。

被推舉為廣州雙溪寺住持。為住持寺院之始。

與革命黨人、達官名要等來往密切。並閱讀托爾斯泰、馬克斯等譯著。其政治思想，由君憲而國民革命，而社會革命，而無政府主義。

#### 佛教界大事

- ◎光緒三十四年  
楊仁山在南京成立祇洹精舍，為僧俗講經說法。
- ◎宣統二年  
頻加版藏經：大日本校訂縮藏經複製刊行。

#### 時代大事

- ◎光緒三十四年  
光緒帝及慈禧太后卒，溥儀即位。
- ◎宣統元年  
各省咨議局成立。  
三月八日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為世界婦女解放運動之始。
- ◎宣統二年  
廣州新軍起義。  
日亡朝鮮。



**宣統三年(1911)(23歲)**

太虛與黨人往還日密。黨人間多豪放不羈，大師自稱不像以往般拘謹，在各種黨員的祕密集會中，鍛鍊出敢於入險的勇氣豪膽。

三二九廣州之役失敗，太虛所作詩「弔黃花崗」，涉革命嫌疑。官方發兵圍捕；太虛得訊匿居報館。

退雙溪寺住持。

**民國元年(1912)(24歲)**

抵南京，晉謁孫文，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設辦事處於毗盧寺。太虛並與仁山等，開佛教協進會成立會於鎮江金山寺。發生「大鬧金山寺」事件，震動佛教界。

應寄禪和尚召，前往上海參加「中華佛教總會」。

**民國二年(1913)(25歲)**

一月，寄禪請願受阻，於北京法源寺圓寂。太虛於上海靜安寺寄禪追悼會演說三種革命。三月，「中華佛教總會」正式成立於上海，太虛任《佛教月報》主編，出刊4期後，因無經費而停刊。太虛離職，從此不過問會務。

**佛教界大事**

◎宣統二年

江蘇成立僧師範，由月霞、諦閑法師主持。

◎民國元年

4月1日在上海留雲寺舉行「中華佛教總會」成立大會，寄禪任會長，虛雲任雲南分會理事長。臺灣成立「愛國佛教會臺南齋心社宗教聯合會」。  
楊仁山居士逝世。

◎民國二年

寄禪入寂於北京法源寺。  
獲政府批准，「中華佛教總會」正式在上海成立，冶開、熊希齡為會長。會刊〈佛教月報〉創刊。

**時代大事**

◎宣統三年

3月29日廣州起義失敗。  
10月10日武昌起義。

◎民國元年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1月1日孫文於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  
2月，袁世凱就總統職於北京。  
第一屆國會於北京召開。



# 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 佛教的三種革命

清朝末年，中國內部的革命運動風起雲湧。這樣力圖革新的熱情，也在佛教知識青年中鼓動著。中國佛教走過興盛的唐朝，自宋、元以後，寺院多為禪宗或淨土宗，漸漸走入隱遁或死後求解脫，教義已不為人所注重。

另一方面，僧院制度在多年的沿襲中也漸生弊端。加上當時北洋軍閥政府鼓吹「廟產興學」，造成教界的不安。在這些內、外因緣的推促下，太虛大師的革新思想因此點燃。

太虛以「革命僧」為人所識，在他的佛教革命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也是他一切革命基本思想，就是所謂的三種革命。民國二年，大師在上海靜安寺演說了三種革命——組織革命、財產革命、學理革命。也是我們所知的教理、教產、教制革命。這三種革命中思想、制度、經濟並重，是緊扣當時佛教脈動而提出的整體論題。

### ◎簡釋三種革命

一、教理革命：著重於現生問題，使佛教能作為人生問題的指導，進而不斷提昇，而不只是討論及解決死後的問題。

二、教制革命：改革原有的佛教組織。僧伽的集團生活，必須適應近代社會的發展，成為合理化的近代組織，從而能夠真正住持弘揚佛法。同時，組織正信會，以攝化在家信眾，使佛法深入民間，使人人都可以學佛，都可以做一個佛教徒。

三、教產革命：是關於佛教的寺院財產，要使成為十方僧眾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繼承遺產的私有私佔惡習，以為供養有德長老，培育青年僧材，及興辦佛教各種教務之用。

這三種革命提出的觀點，幸運地飄洋過海。在前人的努力下，許多都已在台灣的佛教社會中落實多年。但對當年僅25歲的太虛而言，接踵而來的，卻是佛教新舊派系之間的分歧、改革上的種種爭議阻礙，與一次次的挫敗。直至太虛59歲捨報前，仍為著佛教的革新運動奔走著。

大師或許知道，花總有要開的一天。





民國三年(1914)(26歲)

自「佛教協進會」及「中華佛教總會」遭受挫折以來，太虛於佛教感覺灰心失意。春，太虛決定收拾身心，於佛法再做一番沈潛鑽研的工夫。

十月，於普陀山錫麟禪院閉關，印光法師為其封關。在關中，坐禪、禮佛、閱讀、寫作，日有常課。

冬，一夜聞前寺開太靜的一聲鐘下，忽然心斷，豁然悟入楞嚴心境。此為第二次悟境。

民國四年(1915)(27歲)

關中著作，首成《佛法導論》時涉覽律部，留意於僧制。

著〈整理僧伽制度論〉以樹立佛教改進運動；〈人乘法論〉為在家信眾的道德軌範。

民國五年(1916)(28歲)

完成《首楞嚴經攝論》，太虛本《楞嚴》以總持大乘，得中國佛學綱要，是當時思想的結晶。

閱《述記》，於唯識義有所悟入，理論風格為之一變。此為第三次悟境。自稱死於此年。

#### 佛教界大事

- ◎民國三年  
政府頒令全國：尊重信教自由，嚴禁攘奪寺產。
- ◎民國四年  
日本提出21條條約，其中有派傳教僧至中國的條文。袁政府接受此21條條文，唯獨排拒傳教之特權。  
袁政府公佈「管理寺廟條例」。
- ◎民國五年  
台灣日本曹洞宗別院創設「台灣中學林」。臨濟寺佛教道友會創設「鎮南中學林」。

#### 時代大事

- ◎民國三年  
日侵山東，佔膠濟鐵路及青島。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 ◎民國四年  
袁世凱稱帝。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
- ◎民國五年  
袁世凱卒。  
黎元洪繼任大總統。  
黃興卒。

# 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 太虛遊台灣

台灣於日據時期，佛教有本土四大法脈崛起(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五股觀音山凌雲寺、苗栗大湖法雲寺、高雄大崗山超峰寺)，主事僧侶多加入日本佛教宗派，並被延攬為佈教師。在家佛教則以齋教三派(先天、龍華、金幢)為最普遍。當時的佛教，大抵摻雜著濃厚的民間信仰及日本佛教色彩。

民國六年秋，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三塔落成，啟建法會並設講演臺。主事善慧和尚原邀請圓瑛來台，圓瑛因事忙而轉請太虛。10月19日，太虛抵基隆，在台期間主要以發表演說及參訪為主。

◎10/28~11/4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法會：與日本佈教師輪流演說，太虛講「真常之人生」及「佛法兩大要素」，善慧翻譯。善慧並將太虛帶來的一些書及論著分寄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社、台南新報社等。當時台南新聞記者連雅堂來信：「……〈駁人性〉論，鞭辟精微，已刊於三十一日之報，尚望續寄下段！承天為全台首闢之地，如蒙卓錫而來，自當合十以待。」太虛在靈泉寺法會期間並遇佛教中學林教授熊古泰壽，曾與之筆談，詳細詢問了日本明治後的佛教、佈教歐美、各宗研究及日本僧制等的狀況。

◎遊基隆公園及水族館、臺北新北投溫泉：「基隆拱山環海，無日不雨，台北則否。車近台北，天現暮晴色，回視月眉，則正在霧氣瀰漫中也。暮投宿佛教中學林，……中學林之右，即為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晚間、由善慧學監導遊台北街，整齊宏潔，洵為台北首善之區。次晨微雨，發中學林，乘淡水行車赴新北投溫泉浴，……新北投山水俱佳，清雅閑靜。」

◎嘉義義德佛堂、彰化曇華堂、彰化柑子井善德佛堂：彰化曇華堂法會演講。與龍華派佛教徒耆德許普樹居士見面。期間太虛曾提及：「台灣齋友頗多，信心亦足，甚望有智德之士結一佛學社，發心研究佛教大乘諸經典，互相講說，開導未知，令了解佛法之精義，皆真正皈依三寶而造成一完滿無間之佛教團，以發揚佛教之精神。」

◎台中展覽會之佛教演講：期間應台灣中部望族林紀堂邀請，遊阿罩霧(今霧峰)，並於林獻堂家略說法要。



民國六年(1917)(29歲)

二月出關，從此剃髮留鬚。

十月代圓瑛赴臺灣月眉山靈泉寺講經，遊訪台灣數日，後往日本參訪。

民國七年(1918)(30歲)

一月，編《東瀛采真錄》，由基隆靈泉寺印行。

與陳元白、章太炎等人共創「覺社」，開始弘揚佛法的新運動。於主編之覺社叢書，發表〈整理僧伽制度論〉。

民國八年(1919)(31歲)

與胡適會面，談到宋明儒的語錄體，創自唐朝的禪錄；胡適因此考究壇經及禪錄。

結束覺社。駐西湖淨梵院，擬改覺書季刊為海潮音月刊。

民國九年(1920)(32歲)

作〈太虛宣言〉，陳述整理僧制之志願。

《海潮音》創刊。

講經時參用通俗學校演講方式，開佛門新例。八月，至香港講學三天，開香港宣講佛學之風。

發起成立漢口佛教會、長沙佛教正信會，佛化運動日見發展。

#### 佛教界大事

- ◎民國六年  
章嘉、清海修改「中國佛教總會」章程，成立「中華佛教會」。
- ◎民國七年  
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號弘一。  
《印光法師文鈔》輯印流通，歸心念佛者日多。
- ◎民國九年  
歐陽竟無居士在南京創支那內學院。

#### 時代大事

- ◎民國六年  
中國對德奧宣戰。  
俄國發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後列寧取得政權，成立「蘇維埃政府」。
- ◎民國七年  
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 ◎民國八年  
中國發生「五四運動」。  
巴黎和會。



# 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 海潮音月刊

一日，太虛到上海陪同友人拜訪朋友，怎知這位老兄明著說支持，暗地裡卻處處阻礙佛教的推廣。言談中此老兄大言不慚地批評某僧如何如何污濁。只見太虛臉色一變，大聲地呵斥：「你每天深陷在污濁中不自知，竟還敢說僧污濁。大概因為僧人像一張白紙，稍微染了一點墨就引起旁人的注意，而像你這樣的人就像一塊抹布，雖然佈滿了污穢，卻好像理所當然應該如此，一點也不自覺。」這位老兄連忙辯稱：「我說這些的意思是為了敬僧，不是在罵僧。」太虛聽了大笑起來，接著說：「所以，我現在不是在罵你，是在稱讚你。」

像這樣的，每遇佛教遭受不明的毀謗，太虛總是挺身辯斥，透過他鋒利的筆及無礙的辯才來護法衛教。民國初年，太虛大師創辦了海潮音月刊，不僅傳布推廣了佛教知識、破斥外道及不正信的佛法，也催化了中國佛教的革新運動。

### ◎海潮音一開始不叫海潮音

民國七年，大師創辦了以宣揚佛法為宗旨的團體——覺社。覺社主要的工作是（1）出版專著；（2）編發叢刊；（3）講演佛學；（4）實習修行。這樣將佛法以文字和口語廣為宣傳的方式，帶動了當時全國各地講經及組織佛教團體的熱烈風氣。民國九年，覺社結束，原每季發行的叢刊改為海潮音月刊，繼續為佛法發聲。

### ◎海潮音的意思

太虛大師曾為「海潮音」下了這樣的定義——人海思潮中的覺音。以「發揚大乘佛法真義，應導現代人心正思」為宗旨。海潮音自民國九年創刊以來，經對日抗戰、國共內戰等種種動盪不安的情況，雖有經濟與人事等困難，但從沒有中輟過。民國三十八年，負責的大醒法師將這分刊物遷台繼續發行。

海潮音雜誌發行至今，已經87年了，它一路陪著走來顛顛簸簸的近代中國佛教，見證了期間的歷史。文字雖然無聲，卻默默地釋放著它的力量。儘管已處不同的時空，那些印在紙上的文字，現今讀來卻仍令人熱血激昂。在以文字弘法的路上，前方，是大師頭也不回獨自行走著的背影，那孤絕堅毅的身影彷彿是一聲聲無言的催促：「跟緊腳步！為佛教的正覺之音發聲。」



民國十年(1921)(33歲)

三月，任西湖淨慈寺住持，著手革新，籌辦永明學舍作育僧才，並計畫以淨慈寺作為其整僧建制的模範道場。但淨慈寺由於腐僧、土劣、惡吏相互勾結，訟諍不斷，最後只好放捨。

民國十一年(1922)(34歲)

九月，在武漢與梁啟超、李隱塵等武漢政商各界，成立武昌佛學院，此為中國佛教界有佛學院之始。太虛任院長，梁啟超為首任董事長。

在當時，以諦閑、印光、太虛為中國佛教三大派，新、舊派形勢已經形成。

民國十二年(1923)(35歲)

三月，「佛化新青年會」成立，奉太虛為導師，以「農禪」、「工禪」、「服務社會」、「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為號召，推行佛化運動。

四月，漢口佛教會成立宣教講習所，太虛任所長。

太虛之武昌佛學院，與歐陽竟無之內學院，每有法義之諍。

秋，於廬山大林寺發起「世界佛教聯合會」。

佛教界大事

- ◎民國十年  
〈海潮音〉社遷北京，史一如任主編。北京洪國維等創辦〈佛學〉月刊。當時教界以以諦閑為舊派、太虛為新派，另加印光而稱為佛教三大派。
- ◎民國十二年  
上海成立世界佛教居士林。

時代大事

- ◎民國十年  
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中國共產黨」成立。
- ◎民國十一年  
中國陳炯明叛變。史達林就任俄共總書記。蘇聯成立。
- ◎民國十二年  
曹錕賄選。臺灣開始適用日本內地法。希特勒發動政變。



# 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 佛學院的創設

台灣佛教界近年來辦學情況興盛，其中專為栽培提昇僧眾素質的佛學院或類似的教育機構，超過五十所以上。其感發與思想的啟蒙，與民國初年太虛大師提倡僧教育有很大的關係。

太虛在提出「改革僧制」的想法後，受到保守人士的反對。後來他將重心轉移，從推動僧伽教育著手。在太虛的觀察裡，中國佛教界長期不重視佛典律儀，導致僧人素質低落。於是在辦學的過程中，始終堅持教義與律儀的基礎養成。佛學院的開辦，為佛教人才的養成教育，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格局。

◎武昌佛學院：民國十一年創立。目的為普遍推廣佛法，使一般僧眾均受基礎的佛學教育，及有一般常識的國民教育，以養成佛教師範人才。在課程的設計上，除了教義的教授外，另有哲學、國文、英語、日文等科目。管理方面採叢林教育，早晚課誦、坐禪等，僧俗兼收。學制為三年。

第二期學院招生時，太虛因應學生學習狀況擬作變革。但在提出後，卻遭受反對力量而無法推動，終辭院長一職而離開。民國廿一年武昌佛學院改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並設立研究部，於秋天因紕於經費停辦。

◎閩南佛學院：民國十六至廿一年，太虛任院長。後因學院與南普陀寺間的摩擦日深，辭院長職。民國廿六年抗戰爆發停辦。

◎世界佛學苑柏林教理院：民國十九年於北平成立。設立「錫蘭留學團」。一年後因經費籌措困難而停辦。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民國廿一年於重慶成立開學。主要為增進漢、藏語系佛教間的溝通交流。太虛命法尊法師主持。民國三十四年漢藏教理譯場成立，從事漢藏重要典籍間的互譯。

◎巴利三藏院：民國三十四年於西安成立。在時局動盪，辦學資金來源不易的年代，太虛奮力為佛教教育留下依循的典範。

除了台灣外，中國於1985年閩南佛學院恢復招生；1994年4月8日，武昌佛學院重建完成招生；2006年9月閩南佛學院青年佛學進修班開辦，發展佛學信眾教育。大師撒下的佛教教育種子，已然萌發。



民國十三年(1924)(36歲)

作〈志行自述〉，表明其「志在整興僧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

編「慈宗三要」。弘持彌勒淨土。

於武昌與泰戈爾、徐志摩會面暢談。

初擬武昌佛學院徹底改革辦法；志在建僧，以樹立整理僧制之基礎，但遭院董反對。夏，於廬山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

北京「佛化新青年會」狂熱之佛教革新精神，引起諸山長老的不安，新、舊之爭益顯。十月，以僧界反對，被迫停頓。

秋，辭去武昌佛學院院長之職。

民國十四年(1925)(37歲)

佛化方針乃朝向國外。欲以中國文化格化西人，希望國人因西人之信仰佛法而信佛。

冬，任「東亞佛教大會」中華佛教代表團團長，率團赴日本開會並發表演說。

#### 佛教界大事

- ◎民國十三年  
佛教新青年會革新的激情，引發教界新舊之爭。  
印度詩哲泰戈爾抵北京。
- ◎民國十四年  
僧會泉在廈門南普陀寺禮請常惺創辦「閩南佛學院」。  
中華佛教聯合會籌備處成立。  
東亞佛教大會於日本召開。  
覺力法師於台灣開辦女眾研究院。

#### 時代大事

- ◎民國十三年  
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孫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宣布「建國大綱」。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立。  
段祺瑞任臨時執政。  
蘇聯領袖列寧逝世。
- ◎民國十四年  
孫中山先生逝世。  
五三濟南慘案。  
「國民政府」成立。



民國十五年(1926)(38歲)

講〈佛學概論〉，以「因緣所生法」為五乘共學；「三法印」為出世三乘共學；「一實相印」為大乘不共學。條理佛法之義理為三階，是為晚年定論。

八月，往新加坡說法，倡建「南洋佛教聯合會」。當時圓瑛也在星島，有言輕抑太虛，二人晚年之隔礙由此漸起。

民國十六年(1927)(39歲)

開講「佛之修學法」。

一月，因革命軍事擴展而教難日益嚴重，太虛知《僧伽制度論》已失時效，乃作〈僧制今論〉。

二月，於上海創辦「佛法僧園法苑」，改良經懺，推行社會化佛教活動。太虛在「法苑」依佛式婚儀主婚，引起舊派猛烈反對。四月法苑結束。

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

九月，太虛於奉化雪竇寺晤見蔣中正，竟日長談，使國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以從狂風暴雨中轉危為安。

#### 佛教界大事

- ◎民國十五年(1926)
  - 北京法源寺創辦中華佛學院。
  - 胡適發現神會語錄。
  - 北京佛學研究會成立。
- ◎民國十六年(1927)
  - 馮玉祥破壞佛教寺院、道教宮觀。

#### 時代大事

- ◎民國十五年
  -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 電視機發明問世。
- ◎民國十六年
  - 國民黨清黨。
  -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
  - 寧漢分裂。
  - 蘇聯史達林派得勢。
  - 台灣首屆美展。



民國十七年(1928)(40歲)

政府有改僧寺為學校之議，及「廟產興學」之具體方案，僧界大受震動。太虛發表〈對於邵爽秋廟產興學運動的修正〉；向內政部提出〈呈內政部整理宗教文〉。

二度會晤蔣中正。希望能組織一個統一僧俗兩界的佛學團體，蔣氏深表贊同。

七月，於南京毘盧寺成立「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編行《中國佛教》旬刊，並成立佛教工作僧眾訓練班。中國佛教始有正式組織雛型。

八月，弘化歐、美。在法國巴黎商擬建立世界佛學院，並與羅素等討論佛學。

民國十八年(1929) (41歲)

四月底返國。講〈甚麼是佛學〉，開始組織、架構其世界佛學苑之「新佛法體系」，並重講當年的〈大乘宗地圖〉，增入其後期對世界佛學之新看法。南京「中國佛學會」選太虛為會長。參加執監委員會，與舊派意見衝突。

作三寶歌，弘一法師譜曲。

巴黎籌設「世界佛學苑」。

佛教界大事

- ◎民國十七年
  - 章嘉大師設立駐京辦事處。
  - 內政部長提議廢寺興學，蔣總司令指示保護寺院安全。
  - 中國佛學會成立。
  - 圓瑛法師任江浙佛教聯合會主席。
- ◎民國十八年
  - 內政部頒佈神祠存廢標準。
  - 容虛、寄塵二師創辦九華佛學院。
  - 〈監督寺院條例〉頒佈。
  - 在北京成立「蒙藏宗教整理委員會」。上海佛學書局成立。上海仿宋印書局出版支那內學院編〈藏要〉。

時代大事

- ◎民國十七年
  - 北伐完成，中國統一。
- ◎民國十八年
  - 甘地在印度發起不合作運動。
  - 世界經濟大恐慌開始。



# 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 創作三寶歌

國有國歌、學校有校歌，有沒有一首也可以代表佛教義理與精神的歌曲呢？民國十九年，在廈門閩南佛學院，大醒、芝峰等諸位法師，看到佛教缺了一首代表性的教歌。當時精通美術、音樂的弘一大師到福建南安小雪峰過春節，太虛大師也到那裏度歲。於是請弘一大師撰定曲譜，由太虛法師依曲譜，把整個佛教教典鑄成讚歎三寶的功德，作成這首微妙精深、流傳至今的三寶歌。

### ◎三寶歌的歌詞

人天長夜，宇宙黯暗，誰啟以光明？三界火宅，眾苦煎逼，誰濟以安寧？  
大悲大智大雄力，南無佛陀耶！昭朗萬有，祇席眾生，功德莫能名。  
二諦總持，三學增上，恢恢法界身。淨得既圓，染患斯寂，蕩蕩涅槃城！  
眾緣性空唯識現，南無達摩耶！理無不彰，蔽無不解，煥乎其大明。  
依淨律儀，成妙和合，靈山遺芳型。修行證果，弘法利世，焰續佛燈明。  
三乘聖賢何濟濟，南無僧伽耶！統理大眾，一切無礙，住持正法城。  
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

三段歌詞，各有歸旨，莊嚴而神聖地再現了佛教徒皈依時的寬宏心境和堅定意志。每段歌詞的結尾處再三強調的「今乃知……信受勤奉行！」如同一個人生宣言，它是佛教徒們在宣告：大徹大悟、濟世利生的生命開始了。

弘一大師的曲共24個小節，音調平和，節奏方整、徐緩，其大調式的旋律可以使人在詠唱之時產生莊嚴崇敬的心情。歌曲結尾處是在高八度的主音上完成終止的，但音調升高並非意味著感情衝動，而是內心得到感化，從而嚮往皈依之情更為熾烈。

《三寶歌》一經創作，即成了當時泉州慈兒院兒童早晚禮佛時的讚歌，太虛大師還題贈一偈：「聖教照心，佛律嚴身；內外清淨，菩提之因。」

後來，此歌在《海潮音》等佛教刊物上發表，由法尊法師譯成藏文，塵空法師也曾為此歌撰寫緣起和廣釋。如今，《三寶歌》已成了佛教界內外廣泛傳唱的弘法歌曲。





民國十九年(1930)(42歲)

十二月，第三次開講《維摩詰經》。太虛對此經有獨到的解釋。由「人乘」而「佛乘」的理論亦建構於此。

民國二十年(1931)(43歲)

中國佛教會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委員。因新、舊派諍，中佛會再陷於分裂。時圓瑛等辭職，諸山採不合作運動，陷會務於無法進行；圓瑛為江浙諸山叢林、名流居士所擁戴，反對新派之革新。太虛鑒於諸事難行，亦聲明辭職。

民國二十一年(1932)(44歲)

九月，重慶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正式開學。太虛致書留藏學僧法尊，回川主持。

九月，改武昌佛學院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並設立研究部，研究員有印順等。

十月，應蔣中正先生之邀，住持奉化雪竇寺。

十二月，辭南普陀寺住持。

民國二十二年(1933)(45歲)

五月十四日，太虛致電甘地，勸其進食（甘地被英國政府監禁，為賤民階級實行絕食三星期）。

佛教界大事

- ◎民國十九年  
世界佛學苑教理研究院成立。  
慈航法師因倡改僧制為諸山所拒，辭迎江寺住持遠走香港。
- ◎民國二十年  
中國佛教會起紛爭。  
班禪受政府冊封。  
政府公佈維護寺產之令。  
海潮音文庫出版。

時代大事

- ◎民國十九年  
爆發「霧社事件」。  
甘地被捕引發印度動亂。
- ◎民國二十年  
九一八事變。
- ◎民國二十一年  
一二八事變。  
偽「滿洲國」成立。
- ◎民國二十二年  
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  
美國總統羅斯福就職。

# 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 人生佛教

您常聽到「人間佛教」嗎？戰後台灣佛教，開始有了人間佛教、人間淨土的意識，這些都與太虛大師所提出的「人生佛教」有關。那什麼是人生佛教？

### ◎人生佛教講什麼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人生佛教，是以人為重，兼修菩薩行。太虛大師說：做一個人，首先要做一個完人，提昇個人的人格與道德，然後要做「超人」，比人還超人一等，精勤修行、少欲淡泊，求身、心、慧解脫。超人後應該做「超超人」，就是菩薩，發大乘心救度一切。這就是成佛的因。

### ◎人生佛教要對治什麼

1. 回應世俗各學派及一般人，常誤解佛教主張虛無寂滅，消極厭世，而非重視現實，大師倡導佛教要關懷現實。

2. 佛法以眾生為對象，佛所說的一切學理和道德，都離不開人間。中國佛教徒普遍漠視對人群痛苦的化度，注重出世，忽略化導世間，造成佛教與社會脫離的怪象，於「佛出人間」、「佛說人身難得」等義，缺乏正確了解。人生佛教，並不是教人離開人的立場去做神、做鬼，或都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出家人的佛教，而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促使人類進步，改善世界的佛教。

### ◎人生佛教怎麼進行

1. 菩薩行：中國佛教徒，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向國家民族、世界人類，實際地去體驗修學。這大乘理論的實踐行動，即是「菩薩行」。這要能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故也可名為「今菩薩行」。而今菩薩行的努力方向，就是建設人間淨土。

2. 人間淨土：雖然人世有煩惱生死、痛苦鬥爭等危險，但若有適當方法加以對治、改進，就可以在人間建設淨土。建設人間淨土的方法有：一、治本之法：勵行十善，修人間增上善業，並以十善為業，鼓勵人行十善。二、治標之法：由全球各國佛教徒聯合成一國際組織，平時安分行善，遇有天災人禍，則聯合救護。並依「法界無盡」、「自他不二」之三寶威力，修真言密宗祈禱法，息災增福，或舉行悔罪祈福活動。



民國二十三年(1934)(46歲)

五月，班禪於杭州建時輪金剛法會，太虛詣壇受金剛阿闍黎灌頂。

民國二十四年(1935)(47歲)

一月，太虛將二十年來所留鬚髮，一齊剃卻，有感體力漸衰。

四月，《佛教日報》於上海創刊，太虛任社長，范古農任總編輯。

民國二十七年(1938)(50歲)

三月，戴季陶訪於縉雲山，萌發「菩薩學處」之構想。

四月，太虛於漢藏教理院成立編譯處。

民國二十八年(1939)(51歲)

移居雲南雲棲寺，著手寫〈太虛自傳〉。

組織佛教訪問團赴南洋、印度。

民國二十九年(1940)(52歲)

在錫蘭，曾商議派教師宣揚大乘，並派學僧前往修學巴利文佛教。九月，得教育部認可協助，以「世界佛學苑」名義，派法舫等赴錫蘭。

講述「菩薩學處」、「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

#### 佛教界大事

- ◎民國二十四年  
台北召開台灣佛教徒大會。  
日華佛教會於東京召開。
- ◎民國二十五年  
宋積砂藏經出版。  
寺廟登記規則頒佈。  
章太炎居士逝世。
- ◎民國二十六年  
上海成立僧侶救護隊。  
佛誕日起爭議。
- ◎民國二十八年  
陳垣〈釋氏疑年錄〉出版。  
西藏第十四世達賴轉生。  
圓瑛法師於上海蒙難。
- ◎民國二十九年  
印光法師圓寂。

#### 時代大事

- ◎民國二十三年  
中國新生活運動。
- ◎民國二十五年  
中國西安事變。
- ◎民國二十六年  
中國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  
南京大屠殺。  
二次大戰亞洲戰爭起。
- ◎民國二十八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爭爆發。



# 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 佛學的抉擇與整理

中國佛教自唐以來形成宗派——大乘八宗。其中天臺、華嚴、三論、慈恩宗較偏重教理的闡釋與解說；禪、密、淨土、律宗則較注重行持。長久以來，各宗派間相互比較與論辯。太虛大師對各宗派作有系統的研究與比較，進而提出對佛學的判攝與統整，希望能梳理出一條人人可依循的由人而成佛之路。

太虛在教理上主要提出三方面新的觀點：

◎ 八宗平等：太虛認為各宗在行持上（念佛、參禪、持戒、學經、修密等）雖有差別，但在大乘境界及佛的果報上都是平等的。各祖師也都依循佛經所說的教理在行持及心得上發揮，並不違反佛陀的教義，同屬大乘佛教。中國佛教的特點在大乘佛教，離不開八宗，學佛的人學一宗同時也涉及其他宗，八宗是應該平等無二，圓融無礙的。

### ◎ 對佛法的判攝

判攝要點	概述	整理歸納
教	佛教本於佛說	三期：1.小（乘）行大（乘）隱期 2.大主小從期 3.密（宗）主顯從期 三系：巴利語系、漢語系、藏語系。
理	教理符合佛陀本懷	三級：1.講因緣生法（五乘共法） 2.講四諦、三法印（三乘共法） 3.講法相、法性、真如（大乘不共法） 三宗：將八宗融匯成三宗 法性空慧宗（講般若，為龍樹一系中觀派） 法相唯識宗（講唯識法相，為無著世親一系） 法界圓覺宗（根據起信論、楞嚴圓覺經，直講真心，轉妄成真。）
行	根據根機來弘法	三依三趣：依聲聞乘行果，趨發大乘心。 依天乘行果，趨向大乘果。 依人乘行果，趨向佛乘。

◎ 人生佛教：以人乘為主，兼修菩薩行。

大師佛學思想的珍貴處，不在將佛學作系統的整理判攝，而在將佛法用之於實際的人生。在此時、此地、此刻就能因學習而練習佛法，得到當下的利益。





民國三十二年(1943)(55歲)

二月，於金劍山（漢藏教理院屬寺）創設大雄中學，太虛任董事長。

太虛與馮玉祥等發起「中國宗教徒聯誼會」。於五月正式成立。

內政部頒布「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對僧寺每年收益徵收50%的經費代辦；十一月，太虛書函〈致蔣主席〉，作悲憤之陳辭。書上，得停止實行。

民國三十三年(1944)(56歲)

三月，太虛訪教育部長陳立夫及軍政部長，請求全國僧侶免服兵役，從事救護工作。六月，政府准免漢僧服常備兵役。

編集「人生佛教」目次。

大師患輕度中風。

民國三十四年(1945)(57歲)

一月，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論和平之道。

西安「巴利三藏院」開學，太虛任院長。

十二月，漢藏教理譯場正式成立，太虛任場主。由法尊初譯《大毘婆沙論》為藏文。

佛教界大事

- ◎民國三十一年  
弘一法師圓寂。
- ◎民國三十二年  
上海徵收迷信事業物品稅，引起反對。
- ◎民國三十三年  
在莫高窟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
- ◎民國三十四年  
圓瑛法師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  
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成立。  
法尊法師成立漢藏教理譯經場。

時代大事

- ◎民國三十年  
臺灣總督府推動皇民化。  
中國國民政府對日德義宣戰。  
珍珠港事變，太平洋戰爭發生。
- ◎民國三十二年  
開羅會議召開。
- ◎民國三十三年  
最後一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就任。
- ◎民國三十四年  
雅爾達密約。  
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脫離殖民統治。  
德國投降，希特勒自殺身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 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 自利利他的現代僧團（1）——僧伽新制度

民國四年，年方27歲的太虛於普陀山閉關中，立下了生平的志願——志在整理僧伽制度。有鑑於當時僧團的組織制度，已在歷史的堆積中走向陳腐，普遍流於家族化、法派化，應該順應中國社會所需而有所調整。憑著一股革新的熱情，太虛寫下了「整理僧伽制度論」，自此致力於僧伽制度的研發與改革，試圖為新中國的佛教尋求一條與社會脈動緊緊相扣的救世之路。

太虛對僧制的改革，在不同的階段提出主要的四種論述：

◎民國四年《整理僧伽制度論》：以當時全國80萬僧眾作規劃，這部論主要提出4個方向：

主題內容	概要
僧依品	設立住持部。以僧眾為主，研修律儀，樹立僧人形象。
宗依品	僧人的學習以佛法為主（大乘八宗），不能偏於世俗知識。
整理制度品	建立包括個人的剃度、受戒及教團、教產、教規等制度，並依制度行事。
籌備進行品	建立法苑（主經懺）、蓮社（念佛專修淨業）、佛教正信會（在家信眾）等。

◎民國十六年〈僧制今論〉：認為僧人在精不在多，而將規劃中的80萬僧眾縮減為20萬。這20萬僧眾主要分為二部分：

僧眾分工	內容概要
生產作務	16-18萬僧眾投入農、工、商等生產，自食其力。
弘法	2-4萬僧人修學並弘揚佛法

◎民國十九年〈建設現代中國僧制大綱〉：以3萬5千僧眾為主，再提出三級僧制：

三級僧制	內容概要
學僧制	約1萬人。主要在學習。（律儀院2年、普通教理院4年、（比丘僧制）高等教理院3年、禪觀參學等3年，共為12年的學程。）
職僧制	約2萬5千人。主要在辦理佛教慈善事業，及教育、文化等事業。（菩薩僧制）
德僧制	戒齡久、年歲亦長的僧人。在本寺或山林專主修持，亦可作為指導師。（長老僧制）另設立養老院等，照護老弱病殘的寺僧。

◎民國廿九年〈建立菩薩學處〉：此為太虛大師建設現代僧團的藍圖。



民國三十五年(1946)(58歲)

一月，太虛受國府勝利勳章。深覺僧伽（尤望智識青年）應配合政治之革命運動，而作〈知識青年僧的出路〉。太虛此時有組黨之意，希望佛教有一政治性組織，以代表佛教立場，維護佛教利益。

於上海成立覺群社，創「問政不干涉」之說。

民國三十六年(1947)(59歲)

於延慶寺開講「菩薩學處」，是為大師最後說法。

三月十二日再度中風，十七日於玉佛寺直指軒捨報往生。

四月八日，舉行荼毘典禮，得舍利三百餘顆，而心臟不壞，滿綴舍利！

五月廿日，印順等，開始於雪竇寺圓覺軒，編纂《太虛大師全書》。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

《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完竣。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

《海潮音》由大醒移臺灣編輯發行。

◎民國三十九年四月

印順編撰完成《太虛大師年譜》。

#### 佛教界大事

◎民國三十五年

台灣省佛教會成立。

夏巧尊居士逝世。

李子寬居士於南京創辦佛教文化社。

行政院重申維護寺廟權利。

◎民國三十六年

中國佛教會召開勝利後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政府於六月頒令褒揚太虛大師。

#### 時代大事

◎民國三十五年

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

馬歇爾來華調停。

◎民國三十六年

二二八事件爆發。

國民政府公布憲法。

政府宣布動員戡亂。

印度及巴基斯坦獨立。

◎民國三十七年

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

蔣中正當選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

印度甘地被刺身亡。

◎民國三十八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 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 自利利他的現代僧團（2）——菩薩學處

「我今學修菩薩行，我今應證菩薩名，願皆稱我以菩薩，比丘不是佛未成。」太虛大師曾以「太虛菩薩」自許，也希望大家都能學作菩薩。為了能將「人菩薩行」的理念落實，太虛晚年再度提出組織制度的新藍圖——「菩薩學處」。除了出家僧伽外，更將在家佛教徒納入廣義的現代佛教僧團組織中，改變一般人長久以來認為學佛一定要出家、老年人才能學佛的觀念，使學佛者更能普及。另一方面透過組織廣大的在家學佛信眾，教導認識正確的佛教信仰，實踐五戒十善。僧俗和合，行菩薩行以淨化人間。

### ◎什麼是菩薩學處

菩薩學處，就是修學菩薩行的道場。太虛大師從上契佛陀本懷，下應時代趨勢的立場，抉擇出「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法門，也就是他所說「學菩薩」發心修行的意趣所在。這是從適應時代而施教化來說，就是我們說的「人生佛教」。

### ◎菩薩學處對治點

太虛認為：中國佛教衰敗的原因很多，而最大的病源在空談，不重實行，行為與教理完全脫節。所以，想革新中國佛教，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去體驗、去修學，這種大乘理論的實踐行動，即是「菩薩行」。而這菩薩行要能夠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故也可名為「今菩薩行」。作為一位今菩薩行的行者，要養成高尚的道德，精通佛學和科學知識，再參加社會各部門的工作，使國家社會民眾都能得益，而社會各階級也因有佛教徒的散布，使佛教與社會民眾不致疏隔。

### ◎菩薩學處的實踐

作為「出家菩薩」，要在修學律儀二年、教理四年的基礎上，結合修行、止觀，然後做教育、文化、醫務等佛教事業。在家居士可作「在家菩薩」，分為結緣三皈、正信三皈，要參加在家菩薩的培訓班，學習在家菩薩的戒律及佛法的基本教理，然後從事實際工作，也可以做佛教教育等，或可以普遍的到社會各個階層：學界、教育界、政界、農工、商、軍界工作。以菩薩精神服務社會、利己利人，也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作一個菩薩應該是這樣子的。





專輯 【潮音永輝】

# 飛鴻 印雪

太虛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  
編輯組

是誰陪著太虛大師長大？出家時結識的好友又是如何影響他？  
在大師一生裡，有誰理解他的理想與抱負？  
從與親師友的點滴互動中，透顯一代大師平實慈悲的真性情。



## 所難忘者恩未酬

沛林（太虛大師的學名）五歲時和外婆搬到大隱庵住，他問：「媽媽為什麼沒有一起來呢？」

外婆：「沛林，你未滿一歲父親就過世，族人對你們母子不聞不問。如今日子實在過不下去，只好讓你母親改嫁。從現在起就和外婆住這兒好嗎？」

沛林從此和外婆一起生活。外婆對他非常寵愛。總覺得跟外婆比較親熱。

有天沛林注意到外婆把佛前的燈取下，添上油，點上火，光明照亮四方。就問：「這麼一盞小小的燈怎麼能這麼亮呢？還帶來溫暖？」

外婆：「外婆只知道每天要用油燈供佛，卻沒想到自己也受到好處了。」

這盞燈點亮了沛林的心靈，各種知識記憶從此萌芽。

九歲時，外婆要到九華山去，沛林去送行，一路送到船上。沛林拉著外婆的手說：「外婆！我不要跟你分開，我要跟你去。」

外婆寵愛沛林，便帶他一起去。這是沛林第一次遠遊。

沛林隨眾在船上每天作朝暮課誦及念佛三柱香。念熟了各種常誦的經咒。又聽老僧講說菩薩、羅漢等的故事，十

分優遊快樂。隔年外婆又帶他去普陀山，沛林對寺院僧眾的生活深感歎慕。

轉眼沛林十四歲了，有了些文思。外婆向來希望家中有人能考取功名，眼下從沛林身上看到了希望，只是讀書的膏火費沒有著落。外婆對他說：「沛林！你父親生前曾分到一分祖產，過世後都由你伯叔管理，現在該由你繼承了。如果變賣或收些租金，學費就有著落了。」說完就帶他到伯叔的住處。

伯父：「沛林可以回來住，但房子不能出售，也租不到錢。田地安葬你父親並修理祖墳時已變賣乾淨。」

外婆：「你們竟然這樣欺負人！沛林，你說，不能讓他們這樣不講理。」

沛林不知如何跟伯叔爭取，面紅耳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外婆只能一肚子氣地帶沛林離開。

不久，沛林被送到長安鎮朱萬裕百貨當學徒。學徒生活無趣，沛林對店務不感興趣，但又不肯回去，心中不時憧憬著出家的生活。一年多後，存了些錢，便藉故離開長安鎮。

「外婆！我將來一定會成為一盞明燈回來照耀您，給您溫暖的！」沛林下定決心，走上出家之路。☞



## 脫然瀟灑出凡塵

「師父！這是新剃髮的唯心，尚未立表字，請您費心。」士達法師（唯心的剃度師）對樊年老和尚說。

樊老：「我們到韋天像前占籤，請菩薩取吧！」

三人齊跪在韋陀菩薩前。

樊老占了占，抽了支籤，寫著：「此身已在太虛中。」

「就叫『太虛』吧！」樊老說：「佛法非常高深，你要發大願，作法門龍象，利益眾生啊！」

太虛：「是！徒孫謹記在心。」

一天樊老看到太虛發燒、冒汗，叫他趕快休息。太虛說：「我自小就有瘡疾等病，師祖不用擔心。」

樊老：「未來的路還很長，趁年輕把病根治好。我們去鎮海城求醫吧！」

在鎮海城經名醫調理，一兩月後，太虛身體漸漸康健。

樊老陪著太虛到天童寺求戒。

戒期結束，樊老特別備了一席齋宴請太虛的傳戒和尚——寄禪法師。

樊老：「想麻煩您寫封介紹信，送太虛到水月法師那兒學習。」

寄禪：「這孩子確實是法器，我很樂意幫這個忙。」

太虛在兩老陪同下到永豐禪院依止水月法師，在那兒學習，很受器重。

兩年後，樊老特地帶好些滋補的藥來看他。

樊老：「聽說你在這兒很用功！很好！但是要弘法利生，不只要長養智慧，色身也要健康。我帶了些滋補的藥來，記得按時服用。」

太虛感激不已，卻什麼話也說不出，只能依照吩咐服用。多年痼疾因此痊癒了，色身也更加發育成長。

以後太虛為了佛教東奔西走，仍不時回去探望師祖，樊老始終溫和慈愛地護念太虛。

太虛五十九歲時，到寧波禮樊老：「師祖！很慚愧徒孫沒能常在跟前孝敬您，這塊玉玦是徒孫一點小心意，請務必收下。」太虛說著，解下常佩在身上的玉玦，親自為樊老懸掛在胸前。

樊老感到一種訣別的氣氛。

太虛：「師祖！我為您作了首詩，詩名叫〈奉樊老〉：『吃虧自己便宜人，矍鑠精神七四身。勤樸一生禪誦力，脫然瀟灑出凡塵。』」

這是他們最後會面，這詩也是太虛最後詩篇。📖



## 棒喝當頭領受曾

「太虛，你在天童寺受戒，這兒的住持八指頭陀名諱上敬下安字寄禪，是這次的傳戒和尚。」樊老說。

太虛一見寄老形貌奇偉，聲如宏鐘，敬畏之心油然而起。

在戒堂中，太虛應答背誦如流。戒和尚對他深切關注，視為非常法器。

出了戒堂，寄老對樊老說：「這孩子有唐玄奘的資質，可要好好栽培。」

拿著寄老的介紹信，樊老帶著太虛到水月法師處讀經學習文字。幾年後，太虛到天童寺禪堂習禪。

一天夜裡，太虛闖入方丈室中，問：「什麼是露地白牛？」和尚下座扭住太虛的鼻孔大聲斥問：「是誰？」

太虛禮拜退出。這是寄老對太虛的一次棒喝。

一日，寄老召太虛，問：「你學過《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這一章嗎？」「學過！」

「這一章不能僅從文字去讀，須用生命去體證。」寄老訴說著平生經歷：「佛教的未來靠你扛起，如來家業擔子沉重，希望你能『習勞苦而耐枯冷』。」

太虛堅定回答：「是！謹記在心。」


不久，各省縣設僧教育會。寧波推

八指頭陀為會長。寄老首先在寧波創辦僧眾小學和民眾小學，致力佛教教育事業。寄老要太虛過去幫忙，藉此歷練。這是太虛從事佛教改革運動的開始。

民國元年，太虛與仁山等組織佛教協進會，在鎮江金山寺舉行成立大會。大會進行得不順利，現場就發生衝突，幾天後還有入寺毆人事件。

寄老聽說金山事件，對於太虛的鹵莽狠狠訓斥了一番：「你真是年輕氣盛，操之過急，太鹵莽了！」

寄老的棒喝，太虛只能沉默低頭。隔年寄老圓寂，噩耗傳來，太虛淚流不止：「師父！您魄力雄厚、志願堅毅，弟子一心想追隨您的腳步。雖然您叫我不要操之過急，但現今佛教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我只有接過這個擔子，才能稍稍回報您的恩德。」於是太虛不在八指頭陀追悼會上歌功頌德，而是演說其對佛教改革的主張——組織革命、財產革命、學理革命——三種革命。

在哀痛的心情下，太虛作詩〈心喪八指頭陀〉以誌哀悼：「相隨學道白雲層，棒喝當頭領受曾。從此更無師我者，小窗垂泣涕如繩！」然而小詩實在無法承載心中悲痛的萬分之一啊！





## 當年同盟託腹心

太虛受完比丘戒，由寄禪和尚推薦來到水月禪師處學習。

圓瑛來訪水月法師，見到太虛，便來問候：「您不是太虛嗎？您在戒堂的表現很優秀，讓人印象深刻。也來這兒向水月法師請益嗎？」

見到那糾糾的影像，太虛立刻認出：「您是戒堂的糾察師圓瑛法師。您好有威儀，令人讚歎。是寄老介紹我來水月法師這兒習經學詩文。」

圓瑛：「我也常來這兒請教。正好一起切磋。」

之後兩人時常談論詩文，學立因明的三支比量，覺得十分投契。

圓瑛：「當世僧人像你這樣聰慧，又這樣用功的很罕見，我們結為異姓兄弟如何？」

太虛：「蒙您抬舉，求之不得！」

當時圓瑛二十九歲，太虛不足十七歲，兩人定盟為兄弟，圓瑛手書盟書，相約「同證菩提，同成正覺，互相愛念，全始全終。」

圓瑛：「您年紀還輕，有沒有替自己設定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太虛：「最近道階法師鼓勵我們要閱全藏，我希望能遍閱三藏十二部，瞭

解佛法全貌，便於弘法利生。」

圓瑛：「果然有大志！我們學佛本不該自我設限而生門戶之見。這樣吧！我寫信推薦你去西方寺的藏經閣閱藏，如何？」

太虛喜出望外，趕忙說：「多謝大哥提攜。」

圓瑛：「不客氣！別忘了我們要同為佛國棟樑，同作法門砥柱。你去後，我們會有一段時日不能相見，就讓我送你去吧！」

圓瑛親自送太虛到西方寺。

太虛：「謝謝大哥的造就，我會認真學習。請不用掛念。」

兩人依依作別。圓瑛萬沒想到太虛在西方寺除了認真閱藏，還因緣際會地閱讀了新思想的書籍，開啟革命思想。致使未來兩人的弘法路徑南轅北轍。

一年後，太虛離開西方寺到寧波七塔寺聽講四教儀集註。卻聽說圓瑛因為寺產糾紛，開罪寧波官府，被拘禁於縣衙。心急如焚的太虛立即提筆寫信給寄老，字裡行間俠情噴湧，措辭激烈。直言責怪寄老不出手營救。

寄老接了信，親自到七塔寺：「太虛，你過來！」



「是！」太虛頭低低的，心知闖禍了。

「我是怎麼教你的？戒律都學到那去？寫信給師長用這種口氣？」

「……」

太虛被罵得手足無措，感覺在此已無立身之地。於是避到平望小九華寺。後來聽說寄老把圓瑛營救出來，也諒解他一時的心急，太虛才返回寧波。

見了圓瑛，太虛高興地說：「太好了，大哥平安無事。這陣子官府沒有為難您吧？」

圓瑛：「寄老都告訴我了，真是多謝。我們本該為教忘軀，這點小事不算什麼。官府難免刑求，但我以禪定靜心，把它當成修行。」

這對肝膽相照的兄弟，萬想不到日後會有友誼破裂的一天。

二十年後，太虛及圓瑛都成為佛教的領導人，在教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太虛力主革除流弊，建立新制度，領導年輕僧眾從事佛教革命。圓瑛不贊成激進的改革，而是依循古德住山的傳統教化方式帶領四眾弟子。

兩人對佛教未來的走向有著明顯地歧見。觀念作風不同，自是漸行漸遠。又有好事者將兩人分為改革派與保守派，從中搬弄是非，使兩人誤會加深，

終至友誼破裂。

然而太虛始終念著兩人當年的友誼，記著圓瑛的提攜之恩。聽到圓瑛生病時特地前去探望。那份義結金蘭的盟書一直珍重地收藏著。但為著佛教的前景，他只能力排眾議，堅持己見，放下友誼，艱苦奮鬥到最後一刻。📖

【佛法補充站】 編輯組

釋圓瑛，（1878—1953），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十九歲在福州鼓山湧泉寺出家。廿五歲，參寧波天童寺寄禪和尚，別號八指頭陀者，從習禪定。二十九歲時，承慈運老和尚法印，傳臨濟正宗為第四十世。1928年，又得達本老和尚傳法授記，為曹洞宗四十六世法嗣。力倡禪淨雙修，自力他力並重之旨。

他是民國時代佛教重要領導人之一，對佛教有著重大的貢獻與影響。歷任寧波福州天童寺、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等名寺方丈。擔任過七屆中國佛教會主席和理事長，創辦和主持了「寧波七塔報恩佛學院」等多所佛學院，培養弘法人才。又興辦「寧波白衣寺佛教孤兒院」，組織並主持了「上海災區佛教救護團」等大量的佛教慈善事業。

圓瑛法師著作眾多，文采華瞻，曾由上海佛學書局及圓明法施會出版流通，命名為《圓瑛法彙》。



## 般若一燈青

太虛因圓瑛推薦，到西方寺閱藏，在報到掛單時遇到同期受戒的昱山。

「戒兄是那裡人？」太虛問。

「我原是常州人，讀過一點書，辦過些公務。年近三十，偶然聽聞佛法，深感世間多罪多苦，非出家不能解脫，就到普陀山剃度。」說完，兩人便各自用功。

一天太虛閱經時，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天天身心都在輕清安悅中。不自覺拿起紙筆，才幾天就寫下千萬字。

「太虛，你這些天寫了千萬字，不會得了『禪病』吧！」昱山關心地問。

「沒事的。」太虛微笑回答。恢復常態，饑吃暍眠的安靜下來。但太虛自知從前在禪錄上的疑團已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

不久太虛打算離開西方寺去參加法會，來跟昱山告辭。

「閱藏的因緣難得，希望您能盡快回來，按次第遍閱大藏一周，深入去體會每個字的用心。」昱山說。

「好的！」太虛受到昱山的期勉，三進三出藏經閣，總計在西方寺一年有零。昱山則住藏經閣六七年不動。

過了幾年，太虛二十四歲，因為辦佛教協進會失敗的經驗，心裡很受打擊。隔年，太虛在追悼會上提出的三種革命又受到重大的誤解。「唉！佛教還有前途嗎？」太虛偶爾看些文學作品排遣苦悶，有時也化名投稿，與佛教若即若離。昱山安慰他：「您這麼年輕就要扛起佛教改革的責任。很值得讚歎！一切推展得這麼困難，只能說現在因緣還未具足，先沉潛一陣子靜候時機吧！」

昱山的勸勉讓太虛選擇留在佛教界，擔負如來家業，沉潛的忠告，讓太虛興起閉關的念頭。還在猶豫時，昱山已在般若精舍閉關，太虛特地去看他。

昱山的身心安頓，恰如一面明鏡，映現了太虛的煩悶。太虛受到激發，隔年在普陀山閉關。

出關後各有際遇，兩人還是常相勉勵。昱山在民國二十五病逝花塢。消息傳來，太虛悲痛萬分，想著：「昱山不雜功利，性情真摯高純，時常以道業慰勉策進。唉！我失去了平生第一益友。」盈盈淚光中寫下悼亡詩句：「太白同膺戒，汶溪共閱經。補陀雙鬢白，般若一燈青。願語方期踐，風鈴忽已停。平生幾知友，揮淚向林垌。」



## 亂雲籠月見精神

「聽說有個聰慧的小法師太虛，一定就是您了！我是棲雲，歡迎您來。」

太虛在小九華寺見到西裝革履的棲雲，以為是參訪的居士，聽口氣又不像，暗中納悶，道了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我有事先離開。」棲雲大踏步離去。

第二天見棲雲身著僧裝。太虛好奇地問：「您昨兒去哪？怎麼那樣裝扮？」

棲雲不答，反問：「聽過梁啟超嗎？」

「我這兒有他編的新民叢報，要看看嗎？」

太虛點頭。棲雲交給他《民報》、《新民叢報》、《三民主義》、《革命軍》等刊物。太虛看了一些時日，說道：「這些都是走在時代前面的觀點。」

棲雲說：「是的！中國政治走到這裡，若不革命，只有亡國一途。屆時洋人定放火燒了寺廟，逼迫我們信洋教。我跟寄老參學過幾年，後來去日本留學。實不相瞞，我去日本後加入同盟會，回國就是為了革命。所以我亦僧亦俗，只求為國家民族盡心盡力。」

「人各有志，您從事政治革命，我只為創立現代佛教努力。」此時太虛還

不想踏入政治。

不久棲雲在蘇州被捕，太虛懇求樊老幫忙說情：「聽說蘇撫是寄老的詩友，請您老向寄老請求疏解。我上回為了圓瑛的事被罵慘，不敢親自去求，懇請您老出面。」

樊老親自去向寄老請求，棲雲被保釋出來。

宣統二年，棲雲邀太虛去廣州協助組織僧教育會。兩人乘船南渡，太虛遠望一片汪洋，豪情萬丈，大聲吟誦：「幻海飄蓬餘結習，亂雲籠月見精神。」然而因語言隔閡，僧教育會沒能組織起來。太虛卻因此參與了革命黨在廣州的秘密集會。

「棲雲你來了。喲！還帶個小和尚。和尚不念經，跑來革命真稀奇。」黨人說。

這時太虛才知道黨人並非都像棲雲西裝革履，而是粗豪放浪、橫蠻詭怪者無所不有。太虛常和他們一起高談闊論、暢所欲言，漸漸明白參政的重要，也改變從前的純潔循謹的個性，煅煉成敢以入魔、敢以涉險的勇氣豪膽。從此俠情奔放，不再遵循傳統途徑，走上了艱難險阻、荊棘參天的革命路途。📍





## 千古相知有明月

民國十六年中秋，蔣介石與太虛一起賞月。

介石：「你和我一起出來遊賞，不怕人家說你是政治和尚嗎？」

太虛：「孫先生說過：『政治的「政」，就是大眾的事情，「治」就是治理。』我是一個大乘佛教徒，發願行菩薩道，既然是大眾的事情，我當然要管，這個政治和尚，也算名副其實吧。」

介石：「和尚真是快人快語。出家不就是圖清淨，何苦惹一身閒言閒語？」

太虛：「時代在改變，中國由帝制走向民主共和，這條路走得多麼艱辛，犧牲多麼慘烈。但不如此就會亡國，淪為次等公民。建設富強的中國是您努力的目標。同理，目前教界就像一幢外表看來富麗堂皇的房子，實則內部樑柱已腐朽不堪，佛教已到了不改革就滅亡的境地。當年印度的佛法多麼昌盛，吸引玄奘大師西行求法。為何現今會式微呢？正是因為僧侶僅在寺中讀經修行，未能察覺時空變化，與時俱進。佛法的傳揚不能一成不變，須依時空環境的轉變而加以變革。該在深山修行時就去隱

居，該創新革命時就要懷抱捨我其誰的態度勇於承擔。」

介石：「和尚對改革佛教有什麼具體作法嗎？」

太虛：「最好能組織一統僧俗兩界的佛學團體，目標是促進民富國強、政治清明、民風淳樸等等的功效。當然這要先得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

介石：「這個主意好！我會寫介紹信讓和尚您去和主管宗教部門的人事會面詳談。」又問：「和尚近期有何弘法計畫？」

太虛：「我要去歐美弘法，希望把佛法傳播到全世界。雖說歐美國力強盛，但太好戰，人民長期處於戰爭的痛苦，需要佛法帶給他們真正的寧靜。」

介石：「和尚真是大胸襟，不知何時出發？」

太虛微笑說：「好一陣清風。」

介石：「『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是嗎？和尚不須憂心，明日我便派人送三千元給和尚當旅費，為眾生種福德。」

太虛：「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難忘是中秋。」兩人同時抬頭望月，相視一笑。📍



## 佛子心力俱勇銳

民國十三年夏天，太虛到江蘇泰縣的光孝寺就〈維摩經講義〉開講，機警法師前往聽講，因此機緣，於秋季進入武昌佛學院就讀。機警法師對於佛學課程學習認真，太虛特別勉勵他：「你勤學好問，思路清晰，筆鋒銳利，是個法器。立字號了嗎？」

「謝謝師父的器重，我還沒有字號，能請師父費心嗎？」

太虛：「我的弟子都有個『大』字，你就叫『大醒』吧！」

大醒：「謝謝師父！從今起弟子名機警，字大醒。弟子一定會用全部的生命，走向醒覺的道路；也願度化眾生，都走上醒覺的道路。」

太虛：「是的，要有『佛教靠我』，而不是我靠佛教的擔當。」

大醒：「師父！現在教界有許多沉淪，我和迦林、寄塵等想辦《新僧》的刊物，宣揚師父您的教制、教產、教理三大佛教革新運動。」

太虛不禁想起「大鬧金山」的往事，當時滿腔熱血碰一鼻子灰，心灰意冷好一陣子。幸賴師長及好友的提攜才從谷底走出。看到大醒的勇於改革，雖然歡喜，但前途荊棘叢叢卻是必須面對

的現實。於是太虛提點大醒：「我們不能抹殺老派諸山存在的事實。」

然而大醒直言不諱的性格，表現在《新僧》刊物鋒銳的言辭及毫不修飾的批判，引起軒然大波。太虛心疼弟子面對的巨大壓力，告誡大醒：「就算我們見到僧人中有不了解現今局勢，作法不適當的地方，還是應該執持孝子孝順師僧之態度，婉言諫諍，用真誠的心去感動對方。」

大醒：「我們想把《新僧》刊物停掉，另編《現代僧伽》。」

太虛：「這個刊物應該要倡導改善僧制運動，討論佛教的時事，要收到懲惡勸善的效果，開出撥亂反正的道路，以有現代觀的僧伽來住持現代佛教，為我們佛教界指出將來的遠景。」

編這樣的刊物吃力不討好，但為了佛教的前途，大醒除認真編輯，還在佛學院任教，懷抱「教育培才，筆耕救國」的志向，努力不懈。

太虛很欣慰後繼有人，勉勵大醒：「治學如樸學者，辦事如職事僧，講經師以弘法，禪和子以持身。」

大醒將師父法語作為座右銘，終身奉行。📍



## 秀矣竟不能實

抗戰初期太虛到世苑圖書館約談在院的研究員。見到學員「福善」時，彷彿看到年輕時自己的那種資質風度。為了試探他的能力，便說：「我將為世苑員生講『新與融貫』，你負責記錄。」

看到福善記錄：「佛教中心的新：即是以佛教為中心，而適應現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太虛嚇了一跳，不只因為內容正確詳實，闡明要義毫不含混，還因為書法字跡和他寫的幾乎一樣，太虛從此對他十分看重，命他去漢藏教理院任教師。當時福善只有二十三歲，是漢院教師中最年輕的一位。上起課來口齒清晰，條理分明，很受學員尊敬。

民國三十年到三十四年抗戰期間，太虛又命他擔任《海潮音》的編輯。在物資缺乏，在極度困難的情形下，《海潮音》按時出版，從不脫期。太虛嘆道：「真不容易啊！」

抗戰勝利後，震華法師邀請福善擔任玉佛寺監寺。福善稟明太虛大師：「師父！我的另一位恩師上海玉佛寺住持震華法師邀我去擔任監寺。」

太虛：「震華法師和你是怎樣的因緣？」

福善：「弟子幼年家庭貧困，讀書不多。十三歲在太平庵剃度出家。兩三年後，到鎮江鶴林寺受戒。鶴林寺就在竹林寺附近，竹林寺住持靄亭法師，在寺中開辦竹林佛學院，震華法師在院任教，他認為我是可造之才，收我到竹林佛學院受學。」

太虛：「震華法師真是伯樂識千里馬，對你的知遇造就之恩如須彌山高，你應該去擔任監寺！」

福善：「可是弟子想跟隨您，作您的侍者。」

太虛：「現在抗戰剛勝利，國家需要建設，許多光怪陸離的物件及思想也會趁此進入。上海是國內最繁榮的地方，向來開風氣之先，唯獨佛教界至今還未能接受改革的新思想，需要你去弘揚新思想，建設新佛教。這份責任比跟在我身邊重大得多。」

福善：「那麼師父您一定要活到八、九十歲，要看到我們新佛教的建設開花結果，那時我一定在您身旁孝敬您、供養您。」

太虛微笑說：「你以為我八、九十歲時，你還像現在這樣年輕嗎？」

福善有些不好意思，低著頭說：

「弟子告假。」

原期待福善在上海能將新觀念開展起來，那知兩年不到，就傳來福善病重的消息。當時在寧波的太虛立刻趕到上海。三天後，福善不治去世，世壽僅三十二歲。

太虛沉痛地寫下《慟福善》一文，文中說道：「今汝學初成，事業一未開始，而身心俱健，醫生檢驗，亦除痘疹無他病……竟以偶然卒，罹天花而遽化，秀矣竟不能實，為住持佛教，為弘揚佛法，余何能不哀慟哉！」

福善，你亦是幻想家，你不時流露今後要怎樣孝順供養我，想像我活到八、九十歲，你那時仍頑健如少年，服侍著老病，以送我的終。現在，風燭殘命的我，仍風中燭似殘存者，倒轉來我來送汝的終，為汝封了缸，慟哉！」

福善英年早逝，對太虛打擊沉重。三個星期後，震華法師病逝。太虛在這雙重打擊下，於為震華封龕說法時，一陣傷感，致中風舊疾復發，多方醫護無效，安詳捨報。先後不到一個月，少、中、老三代相繼在玉佛寺逝世，實為中國佛教重大的損失。☪

【佛法補充站】 編輯組

釋棲雲，俗姓李，湘人。弱冠出家。曾在寄禪和尚處參學數年。後至日本留學，加入同盟會，與徐錫麟、秋瑾等回國潛圖革命。曾充教員於秋瑾在紹興所設學校。短髮、西裝、革履，復又以僧裝隱僧寺，亦僧亦俗，招人猜忌。

棲雲因革命嫌疑，陷吳江獄。太虛大師懇英老，為求寄老向蘇撫疏解，因得開脫。後又於宣統三年廣州之役後被查獲有由越南輸入槍枝的密函，為官廳逮捕，至武昌起義成功乃得釋。

民國成立後曾隸陳炯明部為團長；又為花縣清遠從化三屬清鄉司令及兵站司令等。太虛大師圓寂，猶來致哀悼。

【佛法補充站】 編輯組

釋福善 (1915—1947)，十三歲於太平庵剃度出家。十五、六歲在鎮江鶴林寺受戒。1931年前後，到竹林佛學院受學。1935年到廈門南普陀寺親近常惺法師。常惺法師命他入閩南佛學院。1936年，入武昌世苑研究部深造。

1937年任教於漢藏教理院。1941—1945年擔任《海潮音》主編，抗戰期間，物資缺乏，極度困難的情形下，《海潮音》按時出版，從不脫期，深獲太虛大師欣賞。

1945年接任玉佛寺監寺。1946接《覺群週刊》編輯部主任。

1947年二月上旬，感染天花，高熱不退，後不治而逝。遺有《三唯論》一書。





## 善誘循循無止期

「印順這孩子思路清晰，能辨別出微小的差異。初試鶯啼之作〈抉擇三時教〉就寫得這樣精采，真是後生可畏。」太虛欣賞佛學院的這位新生，特別撥空寫信鼓勵他。

不久又看到印順寫的〈共不共之研究〉、〈評破守培上人讀唯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等作品。太虛意識到：「印順的性格堅持真理，『是是非非，不為古人融會，不為近代的大德包含』。這樣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向來『孤慧不足以弘法』，弘法而必招障礙。」

於是透過在佛學院教課的大醒法師去關照他要心存寬厚。又想：「我還是親自寫篇文章跟他交流吧！」於是寫了一篇〈評印順共不共之研究〉來回應。

雖然民國二十年，印順就進閩南佛學院就讀，開始皈向太虛大師門下，蒙太虛關照，有了文字上的指導。卻直到民國二十三年才見到大師。

「多多禮佛，發願，修普賢十願。」這是太虛對印順的第一次開示。太虛認為印順是個法器，但身體不好，常在病中。恐他福薄障重，因此勸他要多修易行道，增長善根，消除宿業，常為自己培福。

「謝謝師父開示。」印順雖是這麼說，心裡卻很不以為然：「大師為什麼不點撥精微的佛法，而說這些初學者都知道的事呢？」

隔年為成立中日佛學會的事，太虛收到印順的來信，信中提到：「為了正義，為了佛教，現時的中國僧眾，不能以任何理由，去與侵略的日本合作，或者被誘惑而去日本參訪。」

看到這封很不客氣的信，太虛想起當年那封措辭激烈得罪寄老的信。太虛苦笑：「被誤解的早已不計其數，不需浪費精神去為自己辯解，時間會證明一切。況且印順這樣聰慧，定會明白事件的內在和表面上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便將印順的信擱置一旁。

印順等了很久都沒收到回覆。心想：「難道大師一意孤行嗎？」一氣之下，斷然離開大師。閉門閱藏，過著忘世生活。

廿五年初冬，印順讀完大藏經，到杭州去，在靈隱寺遇到太虛大師。大師見到印順，並不提過往的事，只說：「佛教內多的是謠言，有的是嫉妒，切勿輕信！武昌的世苑要成立研究部，希望你來擔任般若三論系的指導。」



「我力有未逮。」印順立刻拒絕。

很巧的是，兩星期後在上海三昧寺又見面了。

太虛：「這項工作，還是需要你來承擔。」

印順不好再拒絕，只得答應到武昌去任教。到了武昌，水土不服，病了整個夏季。——蘆溝橋的炮火響了，太虛大師也來到武昌。

一天印順聽說大師要講『新與融貫』，特地扶病去聽，這是印順第一次親聆大師的講學。聽完後，印順讚嘆：「大師不拘於一宗派，不拘於一文系，在不失中國佛學傳統下，融貫一切。然而，大師的思想，是有重心的，是導歸人生佛教的。這是怎樣的難學！要有高瞻遠矚的遠見，闊達多容的大度，或與或奪的無邊方便才得！」

卅六年三月，當時同在上海的印順向大師告假，要去西湖一看。

太虛：「就回這裡來吧！帶幾株梅花來！」

沒幾天，印順收到大師去世的電訊，特地折了幾株靈峰的梅花，帶回靈前供養大師。

望著潔白的梅花，印順想到首次面見大師時的開示，這才明白大師的用心；再想到大師寬厚的心胸，不跟他計

較，他卻自己生悶氣；又想到大師的殷殷邀約，自己才能在戰火前抵後方。師恩浩瀚，卻回報無期，心中無限遺憾。為了報答大師的恩情，印順接下了編纂太虛大師全書的工作。在大局如火的動亂中，奮力完成這項艱難的工作。

從整理大師的文字中，印順望見了大師淑世的悲願。還發現大師並未停止弘法事業，透過文字般若，循循善誘，不斷地啟發後代學子。☸

#### 【佛法補充站】 編輯組

釋印順（1906—2005），俗名張鹿芹。1930年於福泉庵清念老和尚座下剃度，法名印順，號盛正。旋赴天童寺受具足戒，得戒和尚為圓瑛長老。

1967年中華學術院授以「哲士」榮銜。1973年日本大正大學以《中國禪宗史》一書之創見，授予博士學位。1965至中國文化學院擔任教職，為有史以來第一位進入大學任教的出家法師。

法師曾追隨太虛大師辦學。來臺後歷任善導寺、福嚴精舍、慧日講堂、妙雲蘭若住持及導師，暨福嚴佛學院、華雨精舍、妙雲講堂導師。並多次前往國外弘法。數十年來著述研學，不遺餘力。撰書數十種，輯為《妙雲集》、《華雨集》等，蜚聲士林。

專輯 【潮音永輝】

#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尋訪大師風範  
釋見鑿

太虛大師示寂至今，雖已六十多年，他所提出的思想、主張，至今還影響著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而其一腔改革的熱情，更是我們後世佛弟子永遠感懷的典範。

我以感恩虔誠的步履，在大師曾經站過的方位上駐足，試著去理解大師的偉大。但當這些跋涉的回憶落於筆墨之際，比照自己的短促侷限，對於大師豪勇無懼的大菩薩行，或許就只能以范仲淹的句子：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表達對大師的感佩與崇拜。



## 遠方有多遠？

前陣子，有法師從敦煌回來，讚歎前代佛教藝術的瑰麗，但也不免唏噓現代佛教文化與寺院的落寞，一經觀光化、政治化，佛教在每人必修「無神論」的中國，成了歷史文化的遺產，全國重點維護的古蹟。不禁問：如此，佛教對於人性的良善引發、生命的沉澱安頓、清淨的永久嚮往，如何著力？

那天，讀到太虛大師慨歎佛教流弊後，說的一段話：「凡人群中一切正當之事，皆佛之因行，皆當勇猛精進去修去為。廢棄不幹，便是斷絕佛種。」才恍然到：世間永遠都有需要面對的課題；而身為佛弟子，也永遠都要有為佛教、佛法盡一分心力的準備與勇氣。

只是，大師這份革命熱情與豪氣，如何與我們這萎靡、苟安的心呼應？悟師父只說了句：「今天香刊願意跨越時空來整理人物史蹟，到底要給後人看什麼？您們去走走吧！」看什麼？就這樣，我也同大師一樣有著「幻海飄蓬餘結習，亂雲籠月見精神」的豪壯意興，換上遠行的裝束，走出寺院山門。「遠方有多遠？請你告訴我。」作家三毛唱道。遠方能有多遠，確實說不出，但我卻悄悄邁向親近大師的路徑，尋探百年

前一段沸沸揚揚躍動的佛教歷史。

這回，我們選擇了孕育大師的搖籃，醞釀大師的生命與思想的成長之處——江蘇與浙江。江浙自六朝後，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佛教也自東晉開始，在中國華東地區蓬勃發展，不僅寺廟林立，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隋、唐、宋時期，叢林四布，高僧輩出，杭州還被譽為「東南佛國」。太虛大師是浙江人，他出家、開悟、思想的薰陶養成、辦雜誌、推動佛教革命運動，大多在這一帶發生；而他與師長、朋友、徒弟、居士種種感人的互動，也多在這兩地間傳出。

就這樣，邊走邊看，來到了大師曾經踏足過的地方：在他提出佛教三大改革主張的上海靜安寺，感受當代風起雲湧的慷慨激昂；佇立寧波天童寺古柱前，體會一代大師誕生、成長的修行過程。在滄桑變化的後世，追尋前人的身影，徘徊低吟中，往往也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至少，走得遠了，看得多了。或許就如作家余秋雨在行行止止的文化苦旅之後所說：「產生一些超拔的想頭。」於世間種種萬象裡，能給出自他一些不同的選擇與餘地。



## 朝禮普陀

「次年正月，外婆以既經攜我去過較遠的九華，乃自動的更攜我去朝南海普陀山，香頭仍是楊老太。先用小船轉上錢塘江中的大海船，衝潮破浪而行。有十天半月不能到普陀的，這一回恰好風順，四五天便登了山。記得住的是天華堂，在梵音洞並看見過似天帝的幻現形象。下普陀山，順便到寧波的天童、育王及靈峰晉香，去回不過月餘。從此，我對於寺院僧眾更深歆慕。」（太虛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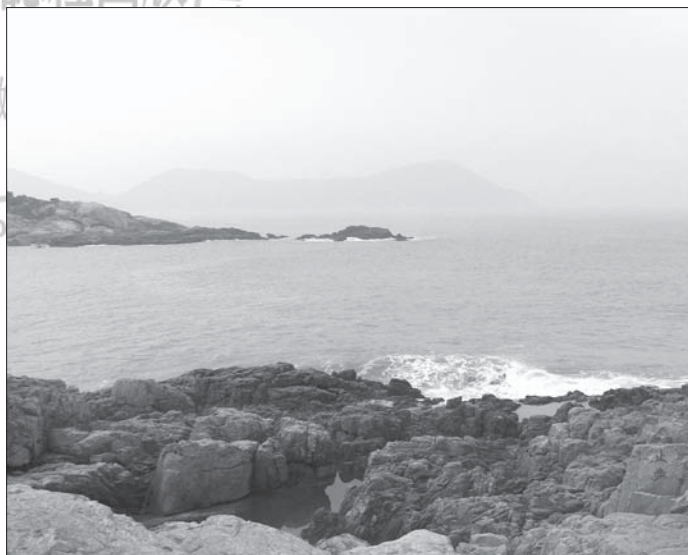
那天趕得早，要從寧波趕往普陀山，開船時間是8點15分，等到真正啟航時，卻已經10點了。延遲的原因：海上的霧太濃了。

許多朝聖、旅遊的人，上百人被一排鐵欄杆擋著，巴望海面濛霧早些清朗，船就能開了；上普陀山所懷的每個心願，也許就能圓了。不是嗎？我們搭船的沈家門不遠處，即是聞名的岱仙島。相傳徐福率三千童男女入海訪仙求藥，一行人就在岱仙島停船靠岸，仙丹妙藥未能煉得，倒是秦始皇這場難圓的夢，在更迭變幻的歷史洪流裡，仍是人類難以放棄的追求與企望。

我們終於擠上客輪。其實，是可以

不用擠的，因為船票都有劃位。只是我們心中還留著中國大陸是不講次序、混亂的印象，擔心稍有退讓，就得在船板吹風70分鐘。事實上，上船板吹風看海，還得另外再加錢！

船行很平穩，一路播放的佛曲卡拉OK伴唱帶，震耳欲聾，也教我初識大陸的佛教：廣東語的三世因果歌，唱得還蠻有味的；某某法師演唱的修行歌曲，後面背景山山水水，演唱者打坐、禮佛，煞是有點宗教氣氛。坐在一旁的



◎潮來潮往，菩薩於此深觀自在與諦聽世間，於茫茫苦海中做眾生不變的依怙。（本刊資料照片）



◎普濟寺的大殿外，高懸「與樂拔苦」四個字，安安靜靜地回應每一雙虔誠祈願的雙眼。  
(本刊資料照片)

陌生旅客，問了我一句：「那個唱的人，是你嗎？」弄得我哭笑不得，連忙揮手否認。不知是對方識人不力，還是沒有頭髮的，看起來都長得很像。

普陀山，位於浙江省舟山群島東南端的一個小島，是著名的中國佛教聖地。唐朝開山始，至宋才正式定普陀山為觀音菩薩的道場。歷代佛寺累建，香火日旺，尤為華東一帶的信仰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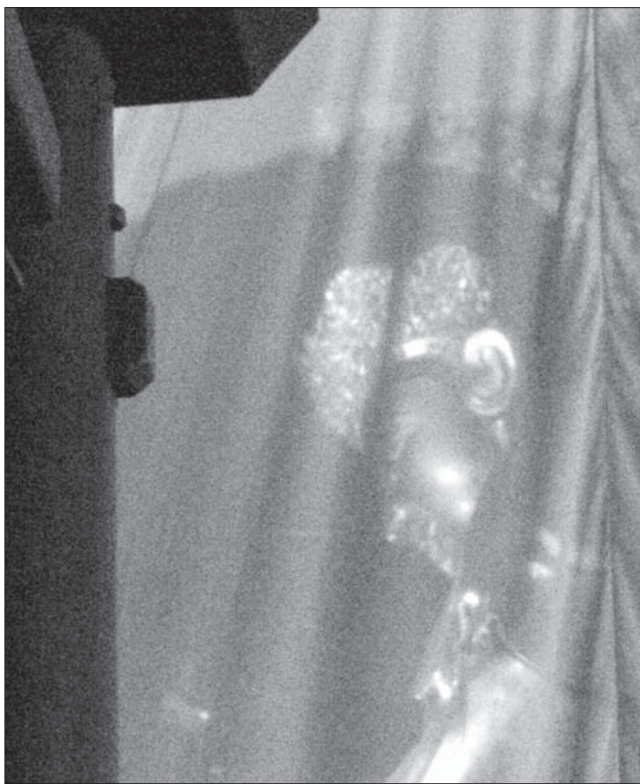
普陀山的有名，來自於它已在每位中國人的心中，熨貼出一幅佛教相貌。男女老少，不論是否學佛，一提到普陀山，就想到慈悲的觀音菩薩，就想到觀音的慈悲佛教。不論對佛教認識多少，如太虛大師、印順導師，初萌出世念頭時，也馬上就想到普陀山。普陀山，不僅讓觀音菩薩成了眾人心中慈悲的守護

者，也讓佛教在人們的心中留了個可以依循而到達的起點。

年年世上勞薪積，五渡蓮洋暗自傷；  
齊到滄桑亦萍絮，聽來風雨勝宮商。  
雲兼波浪湧晴白，山接空濛極迴蒼；  
一丸彈向東南去，海面痕留匹練長。

(太虛·赴普陀舟次)

我們先是來到普陀山第一大寺——普濟寺。普濟寺，又名「前寺」，初建於北宋元豐三年，稱「賽陀觀音寺」。清康熙重建大殿，並賜寺額「普濟群靈」，故名「普濟寺」。主要的「大圓通殿」供奉觀世音菩薩，那是帶著皇冠般帽子的觀音菩薩，在黑黝的殿堂中（大殿裡只有前後門透光進來，沒有開燈。），只有觀



◎透著微微的光，菩薩，微笑著，和我們是這麼的近。  
(本刊資料照片)

音菩薩散發著溫和柔軟的金光，隔著薄紗的布簾仰望，彷彿真見到了發光的菩薩，微笑著。

大殿四周刻塑著菩薩的三十二分身。緩步繞佛，卻在大殿一角，發現一位老菩薩蹲著……抄經吧？我靠過去看，老菩薩拿著筆，在一張薄紙上迅速地畫字。

「寫些什麼呢？」

老菩薩轉過頭，將手指放在嘴唇上，輕聲：「噓！」便低下頭繼續專心地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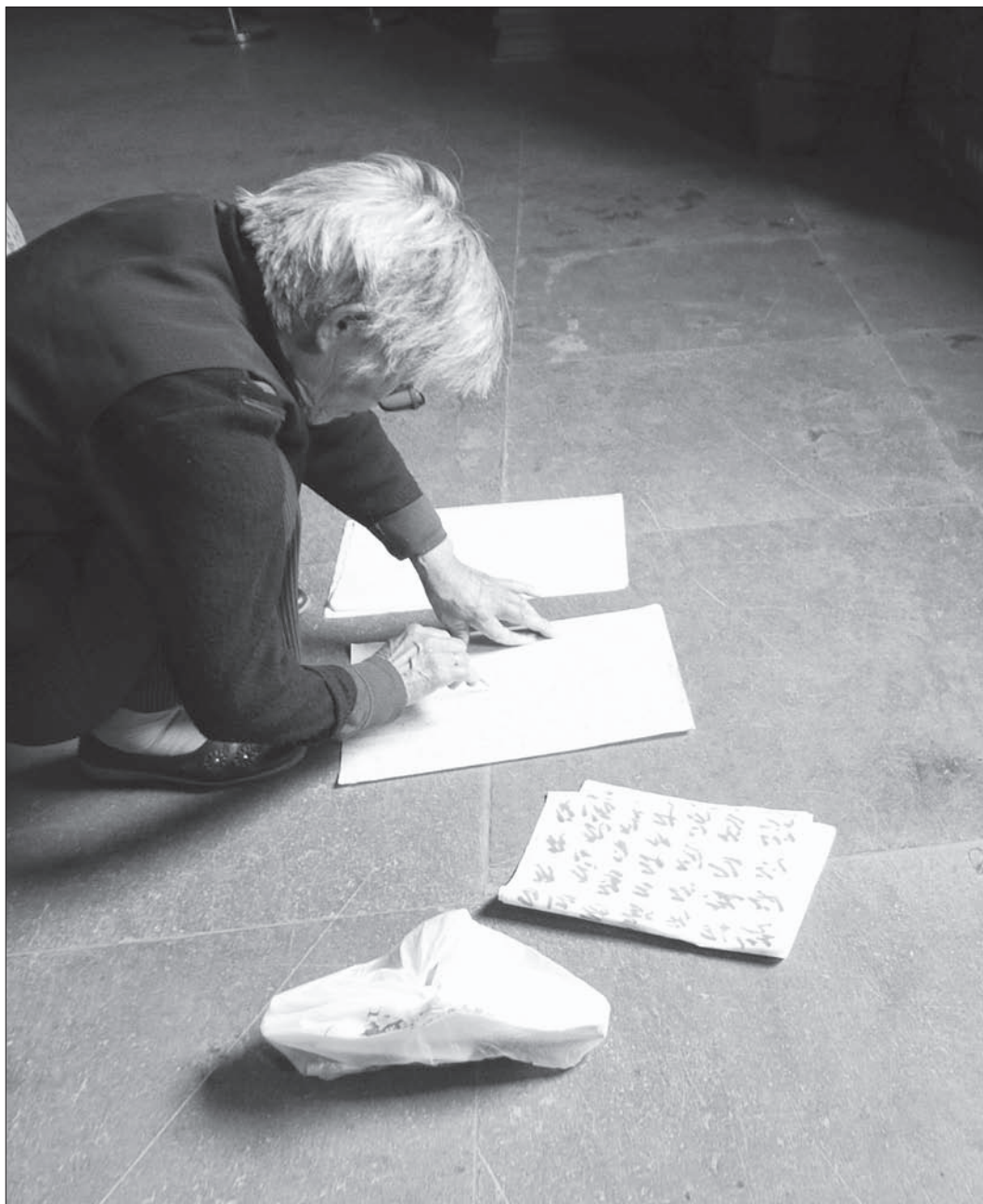
寫些什麼呢？寫者與佛菩薩明白就好，外人又何必多事！巡看整個大殿：抬頭張嘴的遊客、低頭膜拜的香客、蹲坐寫經的信徒、忙碌收拾的法師……，信仰與祝祈，玄秘與平實，在只有菩薩發光的黯黑中，世間的旋律竟接上了出世間的節奏，婉轉繚繞出一線生命的希望。

「關房在錫麟禪院樓上，房屋軒敞新潔，一大間供佛座蒲團及經書的陳閱，另一間為臥室，一間為會客室，起居飲食尚稱安適。

我規定早起坐禪、禮佛，午閱佛典，下午寫作看書報，並觀各種新舊學書，夜禮佛畢，坐禪寂息，大致亦不甚紊此秩序，故住了兩年多也不曾有何大病及深感不快處。除了民四夏夜的狂風吹倒樓旁大樹幾壓關房外，可算平安極了！……」(太虛自傳)

我們住宿的地方就在龍灣村旁，層層疊疊的小屋沿山而建，多是民宿、卡







拉OK店、海產店，想起了印順導師也曾在多年之後，重返普陀山。那時大家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導師出來逛逛，導師看到這些店面，頻頻感嘆：「怎麼會這樣？以前整個普陀山都是素食的。」以前與現在，一如導師所說：「知道變了，哎！世間就是這樣，都變了！」都

變了，我們來到了當年大師在普陀山閉關的地方——錫麟禪院，現在也改成錫麟飯店了。

錫麟禪院，就在普濟寺旁，又稱錫麟堂。當年，印順導師即是在錫麟堂掛單時，遇到想出家的同道，商量出家的地點，因而輾轉找到普陀山福泉庵剃度。不然，在寺廟多、和尚多、香客多的普陀山，茫然的導師還不知如何開始自己的出家計畫。

現今的錫麟禪院，已經改裝成「錫麟飯店」。兩株百年大樹夾蔭著幽靜入口，服務生站在櫃台後，微揚嘴角，似笑不笑地盯著探頭探腦的我們看。

民國三年，太虛大師因為民初的改革失敗，加上八指頭陀的圓寂，讓他對佛教的前途感到心灰意冷。流蕩一段時間後，巧遇當年戒兄——昱山，在他的鼓勵下，便決定在普



◎錫麟飯店門口前來回徘徊，頻頻探望。堂前的老樹還在，是否，能為我細數當年？（本刊資料照片）

陀山錫麟禪院閉關。

閉關時期，大師逐漸建立其融合社會主義與佛法，由人類一般而進階大乘的思想。並因為政府公佈管理寺廟條例，給予地方政府限制、侵害僧徒、教產的權利，大師審度時勢，認為要從教理教史出發，來樹立整個佛教的改進運動，發表了〈整理僧伽制度論〉。

這些內容，就當時熱情的大師而言，還帶著些思考與夢想，事實考察未究。但這都無損於大師汪博恣肆的思想建構，形成日後大師所提出的人生佛教、僧伽教育等改革主張的基礎與藍圖。那年，大師才29歲。

「丈夫一悔無多事，活把心腸死下來。

為道原須求日損，忘情那怕便身灰！

蕭然已是無長物，

送者都將返自崖。

〔借韻〕寄語世間休錯認，

卜梁倚有聖人才！」（太虛·閉關普陀）

黃昏時的普陀山，天色漸漸暗了，竟飄散起綿綿細雨。我們趕著還要再去其他的寺院，錫麟禪院就到這兒吧。

臨走前，回眸再望一眼，彷彿見到大師就站在大樹掩映的錫麟飯店門口，撫著鬚，「春風浩蕩白雲間」，民國元年的失敗挫折，何難於我哉！29歲的意氣勃發，不願放棄未來往續的生命，「重出江湖」，大師揮揮手，叫我們就像這樣，為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



◎素淨的寺牆上，落著樸拙的七個字。趕著載貨的人，踩踏著三輪車無視地前行。人與菩薩、菩薩與人，在時空的凝聚裡，總是不即卻也不離。  
（本刊資料照片）

## 少白天童

小白山前少白河，迢遙一塔映清波；  
輕煙處處浮村靄，微雨絲絲起禪歌。  
直揭嶺雲露峰髻，深披林翠探禪窩；  
五年不入天童境，人事滄桑變已多。

（太虛·天童寺訪圓瑛方丈）

天童寺，位於寧波鄞州太白山麓下。關於天童寺名稱的由來，有個相當

美的傳說：西晉永康年間，僧人義興雲遊至南山之東穀，見此地山明水秀，遂結茅修持。當時有童子日奉薪水，臨辭時自稱是「太白金星」化身，受玉帝派遣前來護持。自此山名「太白」，寺曰「天童」。後，天童寺自唐遷移至目前的

所在，逐漸成為東南所矚目的名寺。訪天童寺那天，也是微雨絲絲，著名的少白塔只露個塔頂，隱約可見。一進天童寺，道路兩旁，青松成屏，翠蓋蔽空，延綿十餘里，還有一大片青翠修竹，娑娑嘎響。後來才知，原來這就是天童十景中的「深徑回松」與「風崗修竹」。



◎天童入口的對聯，低調卻讓人不得不正視。古來多少高僧大德在此一腳跨進，走入佛門。（本刊資料照片）

「天童原是我十歲朝普陀山後晉香到過的。那時的印象宛然，到今猶記得一個很早的五更天進寺，佛殿上數百僧眾正在嚴肅地做朝課。

我這一年去進堂受戒，是在十一月二十前，傳戒和尚就是諱敬安字寄禪的八指頭陀。……坐桌正對面的東單頭上第二人，就是昱山，……糾察師圓



瑛亦留一糾糾的影像。」(太虛自傳)

天童寺在宋代成為禪宗的重要道場。曹洞宗著名的正覺禪師任寺住持時，住山三十年，弘傳曹洞宗教義，倡「看話禪」、「默照禪」。寺內常住僧人上千，為天童寺中興時期。現在，日本曹洞宗還尊天童寺為祖庭，每年組團前來朝拜。

天童寺高僧輩出，清末民初，八指頭陀敬安法師任住持，將十方叢林住持繼承制度改為十方選賢制度，天童因而稱為選賢叢林，是佛教叢林制度的一個進步。民國十九年，圓瑛法師任天童寺住持，著手整肅寺規，樹立道風，修葺殿堂，建樹頗多。

光緒三十年，大師在天童寺受戒，後來也曾在此學教參禪及習作詩文，奠下佛學教義的基礎。夙慧早發的大師，不論在戒場的演禮問答，或後來聽經複講，皆以其過人的記憶力，驚異四座，八指頭陀還許以玄奘資質。

但是，天童寺對大師的意義，應該是「人」的結識：帶著大師邁向佛教改革事業的八指頭陀敬安法師；一生中，不雜功利，純以道誼相慰勉策進的昱山，也是同戒的戒兄；而那位留著糾糾影像的糾察師，便是與之結盟為兄弟的



◎天童寺一角，置放著當年準備千僧齋食的大鍋。駐足凝望，同樣令人心生敬仰。(本刊資料照片)

圓瑛法師，亦是以天童寺為背景，刻畫一代兩位高僧之間往來的曲折逸事。

或許就如大師《自傳》所言：「人的有緣沒有緣，在人眾中或經意不經意，即可看出。我上述受戒時彼此注意到的幾個人，後來都與我頗有關係，亦可見都有夙緣而非偶然的了。」在車來船往的人生旅程，不論經意或不經意，夙緣或偶然，我們對於生命中的離聚，沒有議論，沒有慨歎，只是感悟因緣的奧祕，謙恭地接受一切。





◎冷香塔院，供奉著八指頭陀敬安法師的舍利，兩旁是法師自撰塔聯曰：「傳心一明月，埋骨萬梅花。」（本刊資料照片）

秋蒼暮翠掠衣寒，滿地蟲聲各楚酸，  
積雨新晴雲尚亂，石橋小立聽飛湍。

（太虛·天童秋晴晚步）

進到天童寺，寺裡正忙著水陸大法會，忙亂中追著一個法師問：「請問宏智正覺禪師的塔院在哪？」

「在哪裡？不在寺裡，在古天童，是很遠的地方。」說罷便揚長離去。

再遇一位搭著海青，手拿著水杯，

匆匆趕往壇場的法師：「請問正覺禪師的塔院在哪？」

那位法師低吟一下，轉身便快步走：「我帶您們走一段。」

我們跟在後面，腳步匆匆，跨出山門，經過萬工池，就在天童森林公園的一角，看到一個指向古天童的路牌。

「就往這條路直走，經過一座橋後，向左彎就到了。那裡有人，敲敲門，會有人來開門。不好意思，我還有事，不然就帶您們走一趟。不難找，大概20分鐘就到了。」

來回要40分鐘的路程，可是跟司機約的時間只剩下20分鐘，如何是好？難得來這麼一趟，不管了。拉起長衫，捲起袖子，古天童！怕什麼！就這麼急急趕路，先是經過寄禪法師的冷香塔，再是妙峰禪師，還有好幾座塔院，但都不是正覺禪師塔院，也驚訝與天童寺有關的高僧大德真多，塔院一個接一個，好一個名山古剎！

經過一座小橋，向左彎，青翠的竹林裡，一條小徑的盡處，是個腐朽的鐵門。我們跑到鐵門前，還喘著氣，卻來了一群蒼蠅，盤桓頭上。

不理會了，隔著鐵門望進去，有個老師父在拔草。

「老師父，我們要來頂禮正覺禪師

的塔院，請開開門，好嗎？」

老師父抬起頭來，冷冷望了一眼：「誰教您們來，現在不開放。」

「老師父，我們特地從外地來頂禮，請您開開門，好嗎？」

「您們給250錢，就給您們進來。不給250錢，不開門。」

「250錢！」入寺門票只要5元，一碗炒飯10元，入塔院要250元？我們兩人面面相覷，蒼蠅嗡嗡的聲音此時顯得特別吵人。

「真的嗎？這該不會是禪師考驗人心的方法吧？」心想，是不是只要答應給錢，證明了誠意，老師父就會欣然開門。可是，250錢，說多不多，但禮塔哪裡要錢？剛剛引路的法師，沒提到這

一點啊！那老師父兀自低頭拔草，理也不理我們。這下子，腦子轉不大過來了，便在這進不去的門外，虔敬問訊後，轉身離去。

三冬愛日有餘溫，（師寂已六冬矣）

巒翠微微熨曉曛；

青鳳山高隱靈塔，（師有「青鳳山前聊葬骨」句）

白梅香冷讀遺文。

耳根寒漱一溪玉，

心海深藏萬壑雲；

歲暮林空風亦靜，

更無黃葉落紛紛。

（太虛·天童掃八指頭陀冷香塔）

是嗎？不知道是不是沒通過禪師的考驗，回程又再經過好幾位高僧禪師的塔院，我們的心裡想的卻是：這個要250錢，那個也要250錢。一直到最後一個冷香塔院，拍了一張照片後，天童，在我們的心中，留下的，竟然是樹木蔥蘢的景致，以及那250錢。📷



◎剝落的字跡，直指著鮮少人煙的古徑。剛從滿是香客遊人的寺裡走出，低矮的土牆，畫出了不同的風景。（本刊資料照片）

## 太虛塔院

應夢名山宋帝書，飛龍不樂樂潛魚，  
世間天子林中衲，自足何須更羨餘！

（太虛·詠雪竇·御書碑）

浙江奉化溪口雪竇寺，全稱是「雪竇山資聖禪寺」，創建於晉，興盛於唐宋，為天下禪宗十剎之一。與之有關的傳說，有兩則最美。



一是發生在五代，奉化縣出了個布袋和尚，他長得不大好看，所幸笑口常開，倒也沒人討厭他。他最大的特徵是肚皮很大，一枝禪杖和一個布袋是四處遊化的隨身法寶。布袋和尚於臨終時說了一首偈語：「彌勒真彌勒，分身百千億。時時示時人，世人自不識。」

所以，人們認為布袋和尚就是彌勒菩薩的化身。因此，在寺院裡常見的彌勒像，就是仿布袋和尚的樣子塑造。千百年來，彌勒菩薩「笑口常開、大肚能容」的形象，在中國人的心中，為爭逐的人生，提供了另一種自我回歸的生命況味。

另有一則。話說那晚，北宋仁宗夢遊名山，竟在夢境中迷了路。忽遇白鬚老人汲水搭救，仁宗詢問老人住處，老人只答了句「住在名山」。仁宗醒來，親題了「應夢名山」，遣了三千人馬要為夢境中的名

◎雪竇寺現在是中國第五大名山，彌勒菩薩的道場。（本刊資料照片）



山賜碑，名山究竟在哪？浪漫的仁宗只留個好夢的回憶。即位的理宗，一樣浪漫，御筆刻碑「應夢名山」，碑投大海，盼神靈相助送碑。如今碑就立在雪竇山的御書亭。雪竇山是否真為仁宗夢裡的那座名山，該是無法查證，不過雪竇山卻成了天下名山，不必等待縹緲的夢境再圓，雪竇山上雪竇寺，在翠映的山林間，已在眼前，碰觸得到，永遠比追夢還要令人感到踏實。

應夢名山住，高風愧昔賢；  
一巖青象伏，千丈白龍懸。  
忽遇雲林友，來探雪竇禪；  
笑談深霧裏，不昧性其天。

（太虛·答玉皇方丈過訪）

我們到達雪竇寺的日子，剛好遇上了因應佛誕而啟建的水陸大法會，法師與居士正忙著誦經共修。我們在雪竇寺裡探問著大師塔院的消息。好不容易搶著法事休息時詢問。

「請問一下，太虛大師的舍利供奉在哪？」

「什麼？」是口音問題，聽不懂嗎？問了半天，這位老法師還嚴肅地對我搖搖頭說：「沒了，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那大師的舍利移去哪兒



◎彌勒佛學院位於雪竇寺旁。學僧們正為著寺裡的法會及明日的開光典禮而準備。（本刊資料照片）

呢？客堂外的欄杆上，有幾位法師坐在那兒休息，心想再試一次好了。

「請問一下，太虛大師的舍利供奉在哪？」

「問的是太虛塔院嗎？」

「是的！」

「出了雪竇寺，對面就是佛學院。直接從佛學院後門過去就到了。」這些法師的樣子看起來，確實像是佛學院的學生。只是，佛學院的後門，是對外開放的嗎？

出了雪竇寺，過了對面的馬路，就





看到了「彌勒佛學院」。雪竇寺在文革後重新開放不久，於1991成立了僧伽培訓班，此即是今日「彌勒佛學院」的前身。十幾年來，也默默栽培了很多優秀僧才。佛學院大門前擺著充氣的圓拱形氣球，原來隔天是佛像開光典禮。

朝著門口正張羅布置的法師走近，問了聲是否可以進去參觀。因明日的開光典禮，佛學院特別開放。所以，我們就決定先參觀彌勒佛學院，再從佛學院的後門直探太虛塔院。

佛學院整體布局，是個三合院式的建築。兩旁是教室、辦公室、齋堂、寮房。不高，只有兩層樓。正中建築，一

樓是大殿，二樓是太虛圖書館，三樓是什麼來著已經忘了。偌大的廣場，有一座籃球架，教室裡也擺個桌球桌。我想，這佛學院挺不錯的，僧材養成也兼顧德、智、體、群、美。

佛學院的環境精雅幽深，寧謐澹泊，牆壁貼的多是印順導師的法語，我對同伴說：「好像台灣哦！不是嗎？法語全部都是繁體字！」尊重感懷曾經駐錫於此的太虛大師，也同樣地傳承學習著承接大師法脈的印順導師的思想。

來到太虛圖書館，不大，只有一條長桌，兩排書架，擺著一些佛學書籍。長桌前，是太虛大師的白色石像。時近

黃昏，不開燈的圖書館裡，彷彿只有大師是亮的。

沿著走廊，找到了所謂的「後門」，一扇鐵門外有一條石鋪的柏油路，這應該就是前往大師塔院的捷徑吧！卻也沒想到，短短幾分鐘的路程，沿途狗吠不已，走到已被雨水冲刷的斷路，原來捷徑也有其曲折處。

我們終於來到了太虛塔院。「太虛塔院」座落在奉化雪竇寺西南側的山坡上。百米高的山巔，山岩跌宕，參天古木，鬱鬱蒼蒼。沿著雲梯般的臺階緩步至盡處，殿額便是由啟功老先生題寫的「太虛塔院」。塔院是2005年新竣工完成的建築，但是大師與雪竇寺的淵源，卻可以從八十年前一段因緣談起。

天上人間跡未周，攜將布袋又明州；



◎近年修建完成的太虛塔院，有著前、中、後三落的建築結構，極其清雅幽靜。（本刊資料照片）

看山雨阻懷前度，讓國風高快此遊。  
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難忘是中秋；  
劇憐黑野鬥群魅，欲放慈光照五洲。

（太虛·丁卯中秋在溪口藏書樓與蔣總司令蔣夫人張文白處長吳禮卿師長等看月講心經）

先從奉化雪竇寺與顯赫一時的蔣家的因緣說起。蔣介石先生的祖父蔣玉表是虔誠的佛教徒。蔣母王彩玉一生茹素拜佛，晚年時，拜雪竇寺方丈為師，皈依佛門，並在寺內設有佛堂。蔣介石三次下野，亦皆至雪竇寺掛單，有時一住十多天。而蔣介石的元配夫人毛福梅，更是虔心向佛，每天茹素禮佛，熟讀經書，也曾在雪竇寺內僻靜室誦經修行。

1927年，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回鄉，電邀大師同遊雪竇寺，此為大師與蔣氏第一次見面，二人長談竟日。當年的中秋節，蔣氏禮請大師來雪竇寺講解《心經》大意，結下了甚深的法緣。1932年，大師應蔣介石的邀請，任雪竇寺方丈，直至1947年，大師退任，

歷十五年。期間，大師將雪竇寺定位在彌勒道場，致力弘揚彌勒思想，常於雪竇寺講說彌勒經典，或打彌勒七。1947年大師圓寂，蔣介石還送了「潮音永亮」的輓詞，表示他對太虛大師的哀悼與崇敬。

大師與蔣氏的往還，應不只是個人私誼往來，有幾次內政部發布一些不利宗教團體的政令，因大師對蔣氏投書而挽救了佛教的命運，此亦可說是近代大長者對佛教的護持。

「釋太虛，精研哲理，志行清超！生平周歷國內外，闡揚教義，願力頗宏！抗

戰期間，組織僧眾救護隊，隨軍服務，護國之忱，尤堪嘉尚！茲聞逝世，良深軫惜！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忠哲。此令！」（1947年6月6日國民政府頒發褒揚太虛令）

塔院內寧靜整潔，太虛大師紀念堂在最後殿，一尊太虛大師銅像，背後刻著最能代表大師人生佛教精神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真現實」偈句。

舍利塔就在大師法像的後方，緩步繞塔，低迴吟詠著「實現人生佛教，建設菩薩學處。」想到偌大的塔院，沒有半個人影，不禁要問：大師啊！您在熱血湧動、浩氣充溢的年月裡，如那碑投大海，直為佛教找個應夢名山，一生都未見到改革成功的一日；今日，沈寂的舍利塔，難道一切都如塵埃般飄散在時間的流水中了嗎？

走出塔院，又見山腳下，那群為了明日開光典禮而忙進忙出的僧青年們……初夏的六月，鮮綠的青松，映襯著沈寂的古寺。突然間，我似明白了什麼。☞

◎緩步繞行太虛大師舍利塔，緬懷大師為佛教奔走的一生。改革尚未成功，佛子仍須努力。  
（本刊資料照片）





挑  
戰  
回  
應

澎湃海潮音

編輯組

臨逢時代與佛教界的問題，大師興起救世圖存的悲願，疏朗中國佛教的未來；但也承受改革、創新失敗的挫折，更得面對佛教內部的對立攻擊，卻還是要做「太虛菩薩」，生生世世為眾生的福祉奮鬥、爭取。這條漫漫菩薩路，走來艱辛坎坷，卻更見大師的悲願與對佛教的熱愛。

時間證明了大師思想的前瞻性與開創性，但對 21 世紀的佛教界與修行者，還有什麼樣的啟發？讓我們帶著崇敬與疑問仰望這位革命大師，在其汪洋恣肆的思想與建制中，重新思考自他的定位。

以下提出若干問題思考，或您有其他發現，期望讀者有所迴響，與眾人分享您的經驗與看法。（上網〔<http://www.gaya.org.tw/magazine/blog>〕留言或來稿。）

#### 【問題】

- (一) 大師曾接任主持淨慈寺，但後來因為人事上未能周圓而失敗。當機構或組織需要改革，您認為主事者應要注意哪幾點？
- (二) 太虛大師辦過佛學院、雜誌刊物、也主持過寺院，但一直未能落實自己的理想，如果是您，在經歷這麼多的挫折，還會願意為自己的理想打拚嗎？需要什麼樣的勇氣？
- (三) 太虛大師與政壇重要人物有所往來，並且曾提出要組織政黨，您對宗教人士參與政治看法如何？如何才能保持宗教的超然立場，又能保護宗教的權益？
- (四) 您認為學佛一定要做「菩薩」嗎？



## 釋悟因

醫藥與科技進步，使我們的壽命增長。老人如何管理添增的歲月？

對於高齡長輩的生活起居與心靈照護，晚輩要如何因應？

長輩與晚輩之間，當打開心門，誠摯對話尋找一個雙方皆心安的平衡點。

全世界的人口都在往高齡化邁進，已開發國家如美國、法國、瑞典、新加坡、日本……等，都已進入「高齡社會」。而台灣社會的老龄化速度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快速。1993年，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統計，2018年，台灣將進入「高齡社會」，每7人就有一人65歲以上。

高齡社會面臨需要底層的結構規畫，舉凡高齡者教育、健康醫療、居住安養、老人經濟、福利等各項需求，如：在宅服務、家事服務、送餐到家、日間托老、社區服務……不一而足。至若高齡族群的消費，醫療、金融、旅遊等各種行業，都已注意到銀髮族這塊區域有巨大的商機，預料未來社會產業結構將產生巨大的變化。

高齡社會是一個嶄新的世代，一個你我即將面臨的社會，此中有很多層面的問題值得探討、深思。

## 邁向高齡的身心調適

由於醫療科技的發達，現代人壽命增長，平均壽命延至65歲以上。但不論從生理、心理、倫理、社會、教育等方面來協助高齡者，乃至現代醫學進步，生醫科技可以換心換腎，換成一個活力充沛的老人，又如何？

有一位六十多歲退休的長者，身體健康，經濟不虞匱乏，活力旺盛，當醫院、慈善機構的義工，唯一抱怨的是兒女不在身邊。不斷叨

念：「養兒不是為了防老嗎？」而他的問題其實是「無法為子女做些什麼。」我說：「你可以來紫竹林精舍整理花木，侍候佛祖案桌，或到公園整理花木。」壽命增長，如何管理添增的歲月，這是高齡化社會要面對的共同問題。

## 體會生命的本然

高齡化問題真是層出不窮。為什麼？生命的底層終究是生、老、病、死。人，赤裸裸的來到世間，不斷地穿上各種新衣——嬰兒、兒童、少年、青年、壯年，到老年，最後還是要赤裸裸的回去。一生之中，所有能夠抓取作為依靠的，最後一樣也帶不走。所有此生受用的福氣、福份，都是世間的人們所共有的。這個身體，依佛法說，「非我、非我所」，因而不自在。或許你要問：這個身體，我不是一直在用嗎？是的。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雖然希望「我不要生病，我不要老」，但它就是不聽使喚。數十寒暑，色身、容顏悄悄地褪色，直到死亡。它，只是借用一生而已。

因此，當擁有時感恩擁有，讓它做最大、最好的應用。與有緣的人在一起，把握機緣彼此增上、相互扶持。當擁有的逐漸離去，不用悲傷，緣聚緣散是生命的本然。如果心有戚然、悲從中來，有很多的煩惱，就念佛，讓心安定沈靜下來。

生命的發展向哪裡延伸？什麼是最圓滿的？沒有標準答案。現在的處境就是最好的，這個就是緣起，這就是世間。回歸生命一無所有的初始狀態，細細品嚐當下，品味點點滴滴的因緣，品味其生、住、離、滅的況味，直到不再孤獨。能這樣思惟、修為就是了。

## 面對與接受生理的退化

如何「防老」？沒有人知道。現代醫學發達，美容成了專科，年紀大了偶爾拉拉皮，打打胎盤素，又變得年輕貌美。但是器官老化不

可逆轉，心肺功能逐漸退化，稍稍走路就氣喘吁吁，排泄功能變差，多屎多尿，甚至來不及上廁所，這不是故意的，這是零件不好用。沒有人喜歡老，沒有人喜歡生病，沒有人喜歡不好用。

生理、器官的退化，甚至讓一個人選擇退出社交圈。有位居士告訴我，說不敢到佛寺參加共修，或到親朋家走動。為什麼？「在大眾集會的場合，我就聞到自己身體那股尿騷味……。」說坐久了就打哈欠、流眼淚，不期然打個噴嚏，就尿失禁。

沒有人會故意讓自己變成如此，有時要適度告訴家裡的晚輩，自己有這些麻煩。所謂老人教育，我認為要教育的對象不只是老人，也得要讓年輕人學。讓年輕人知道：你的身邊有一位老人，他正面臨生理的退化、調適，心理的退化、調適也會一併發生。雖因自身沒有經歷過，所以難以理解。但是你可以漸漸學習諒解、接納，學習與老人相處。

## 邁向高齡的互動學習

### 理解生活習慣的差異

前幾天我協助受理諮商一位老人。老人家的兒女、媳婦、兒子都是教授，很有成就，也很孝順。問我能不能勸勸他們的母親到北部共住，我說：「這比登天還難。」

原先老太太與先生住在鄉下的魚塢。兩老相依相持，過了一段美滿的銀髮生涯。後來老先生病了，請外勞照顧，最後不治過世。老太太一直覺得，這個外勞不老實，老先生走後，外勞也不請了。與先生共住時，她老嫌他太黏、太膩，說他太煩人。現在就剩她一人住魚塢，獨自面對空曠的屋宇和海邊。

魚塢已經不放魚，四周是一坑坑的水。兒女們非常不放心，要接她到北部去。可怎麼勸都不肯，就請我幫忙勸。這是一樁不可能的任務！我很為難，就告訴他們：「我非常忙碌。不然，你們將媽媽帶到

寺裡來，我來勸她。」那天，他們果真將老人家帶來了。

我問：「你住鄉下都做些什麼？」

「養魚、看電視、聽廣播。」

「為什麼不與子女同住呢？」

「我住不慣。我要住海邊魚塢。」所謂魚塢，大都是半夜叫不到人，只聽到風吹電線的嗚嗚聲，狗拉長脖子的吠鳴，膽子夠大才行。

「食物菜蔬怎麼打理？」

「菜販都是整車載到家門前來賣。兒女也會輪流備菜裝冰箱。我有錢不操心沒得吃。」

我說：「你稍微調整一下，委屈自己去跟子女同住好嗎？若是子女遷就你，回鄉下魚塢，既找不到工作，也無法就學。」

「我過得很好，不用他們記掛。」

我說：「你一個人住，他們的心會一直懸吊著。」

「這我知道。不過，北部我住不慣，沒一個熟人。」

我說：「去其他的子女那裡好嗎？」

「哪裡都住不來。反正我家在魚塢，聞慣了海風和鹹鹹的魚味。」

人生真的很麻煩，家中有個固執不肯遷移的老人家，真令人牽掛！還得出外就業、各自打拼。到底是誰陪誰呢？活著時尚且如此，最後走的時候，仍是自己一個人。孤獨嗎？

我說：「你很好命。有的是時間，沒人煩你，也不缺錢。如果不去子女那裡住，你就念念佛，讓阿彌陀佛與你為伴。好嗎？」「好！」老太太回答得直爽，二話不說，倒讓我嚇了一跳。於是我拿了一些功課單，告訴老太太說：「你念佛，念完交回來給我，由我檢查功課，我會去看你。」「好，我念佛。」一副肯定做到的神情，不用兒女擔待，志向明確，沒有討價還價的猶疑。

老人獨自過活，不去跟子女住，除了生活所需不缺，最主要的是身心安康、內心獨立，自己能料理飲食、生活起居。



## 主動連結 不成為孤島

年長者能夠獨立生活，子女就能夠放心的去做事業，照顧自己的婚姻與核心家庭。不過不是所有的老人都這麼獨立，有的老人反而變得很依賴、無助。有一篇文章細膩地描述了這個狀況，大意是這樣的：「我是一個孤獨的老人，先生不理我，孩子不理我，他們都離我而去，我在受一種求不得苦，時常悲從中來。」現在社會上這種現象非常多，先生、孩子們像小鳥覓食，那裡有蟲就往那裡飛。尤其台灣社會，是國際村、貿易島，有成就的就作空中飛人，全世界到處跑。原以為沒有先生、孩子，才活得如孤島，沒想到有了先生、孩子的人，也一樣是孤島！內心孤獨、無依無靠！為什麼不跟他們一起翱翔整個世界呢？感受到求不得、愛別離，陷在悲情中，憂心、被棄的傷感蜂擁而上，即使哭斷肝腸，生命仍然如是。人是需要調整的。為人父，為人母，為人長輩，你怎麼不跟你的孩子說：「我需要你們！」

也許你無法克服依賴的需求，但不應變成落寞的孤島。佛菩薩從來沒有棄捨任一眾生，諸佛垂手接引眾生，眾生也要主動伸手接納。生存的力量得靠自己內在滋養、轉圜、再教育、再學習。

## 尋求不同的支援系統

人生本來就是有苦，「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希望家人長相廝守是不可能的。有居士說，要將房子蓋得大一點，大兒子一個樓層，二兒子一個樓層，女兒一個樓層……，所有的家人都住在同一棟大樓。有的家庭的確如此。但是世間變化是無常的，孩子長大了，有的去美國、英國、印度，或者去中國經營事業，繞著地球跑，誰與你共住？

有的將鄉下的祖厝改建得很大間，說逢年過節一家人可以團聚。問題是每個孩子都在外落地生根，老厝只留在記憶中。平時負責整理、打掃、守候，可能就是高齡者的服務項目。古代的老人倚閭望

兒，尚且不一定盼得到，何況現代！

現代拜科技之賜可以拉近距離，透過網路、視訊、電話，就可以溝通、見面。整個社會已是不同的結構，不同的組織，不同的思維。網路通訊科技也非萬能，有些年長者不嫻熟網路，此時可尋求社會支持。有的送餐中心不只送營養飯包，也送來面對面的誠摯關懷。

高齡者的身心需求、生活、服務需求及價值偏好、社會文化特性等，有世代、族群的差異，宜發展系統的探究、規畫，這是高齡社會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

### 開放學習 改變意識形態

世界是變動不羈的，「家」是社會的一個小單位，也一直在成長、轉型。在家庭的成長裡，老人面對的是家庭核心的轉移，以及文化崩解的調適。一位老人說：「我才不去子女的家住呢！要幫他們看家、顧孫、做老媽子、當外勞。」當代社會「個人意識」抬頭，個個追求獨立自主，誰要做誰的核心呢？說真的，如果一把老骨頭還能做點事，是值得慶幸的。那表示你的身體是健康的。如果古代含飴弄孫、安養天年不是你的典範，就為自己設計另一套典範吧。

學佛，可以讓自己的身心更調柔，能夠與兒女共住，也沒有什麼不好。不要把自己變成孤島。把家人接納進來，做點家事是舉手之勞。重點在相互扶持。如果自己吃長齋，更要與家人一起用餐，只要筷子不去夾葷菜，跟他們一起吃飯，不就是一家團聚嗎？家人也學習尊重吃素、念佛、做功課的人，別把素食、信仰，當嘲弄的話題。

學佛的人吃素、修行，心理健康，思考積極正向，心量寬大包容，這就是用功，就是留給家人的最好的教育、財產。當然，對所信仰要學著了解，聞、思、修是不可少的。學佛，不應侷限於「佛學」，也是信仰、宗教生活、生活文化。

## 年輕人也應學習老化課題

### 兒子的懺悔

長壽、老化，從生理學來說是一個生命歷程，而不是某人的專利。人從一出生就開始邁向老化。年輕人儘早學習「老化課程」，接受這一社會現象，適時體親、事親，互相支持，方不至於因為「子欲養而親不待」，造成終身的遺憾、追悔。

我聽過一個「兒子的懺悔」的故事。故事背景是國共戰爭的時代。當時國民政府從大陸將撤退來台，整個社會局勢非常動盪不安。有個媽媽為了保留香火，將唯一的十三、四歲的兒子託付給朋友，請朋友帶到安全的地方。

當時所謂安全的地方就是從軍。於是孩子就從軍去了。入伍報到完畢，媽媽看著孩子，十三、四歲穿著軍裝就像穿學校制服一般，內心很是不捨，心想就快離開孩子了，所以想抱抱他。可是孩子穿上軍服，覺得自己是軍人，雄赳赳氣昂昂，就不讓媽媽抱，也不讓媽媽碰。結果這一分離，從此再也沒有見面。

經過了五、六十年，當年十三、四歲的少年，一眨眼，在台灣退伍、轉業經商，事業發展得很成功，到了七、八十歲時，子女為他祝壽。豐盛的佳餚酒席，蛋糕架了好幾層，祝壽者都吃得非常盡興。當大家在慶祝生日快樂時，壽星很傷感地說了他的故事。他說，當年是自己太負氣。如今媽媽一直活在記憶裡，他一直很想抱抱媽媽，當時沒讓媽媽抱一抱，是此生最感痛苦的事。

人活在世間，需要的當然不是媽媽抱一抱。問題是你在被愛的時候，不在乎、視而不見！世間富貴榮華，乃至貧窮困苦，於我何有哉！很多人真正在乎的，就是那麼一丁點關懷、體貼、珍惜。擁有時沒當它是寶貝，只有在失去時，才會覺得「此情可待成追憶」，永遠喚不回來了，只有遺憾、歉疚！

## 適時教育子女

子女一直往前跑，奔向自己的未來，忘記家中尚有爸爸媽媽等著你，其實這是需要教育，需要學習的。年輕的生命少了些經歷，不懂得無常的道理，也是要學的。有些父母相當獨立，會安排自己的生活，但也要適時教導子女，讓他們學習掌握當下的因緣。例如母親節、中秋節等年節，或者是生日、母難日，藉機告訴他們：「生日除了大吃大喝的物質化，更是生命來到世間的開始。」偶爾也親手煮一、二道菜，跟兒女說：「我學煮的新料理，請來打分數。」地震了，他們忘了打電話問候，你何不自己打？時空的隔閡往往讓人無法感同身受，自己主動地說，你的態度轉變，你家庭的因緣也會轉變，子女的感知世界，將會更開闊。

當然，教導子女是大學問，最忌說：「養兒為了防老，我養你們，怎麼這麼不孝。」這是向子女討孝順。孝順不是要來的。

做一個老人，生命會很無趣吧！不要讓自己變成生命的孤島。人生，十之八九是作不得主的，但你可以下決定，安排自己走向佛的人生觀——覺悟的人生觀。若覺得很孤單，無依無靠時，不要讓自己陷在悲苦的漩渦裡打轉，請走向佛菩薩，佛菩薩是我們終極的歸依處。

## 以宗教安頓身心

世間因緣生滅，沒有不變的永恆，終極的依靠只有佛、菩薩。你憶佛、念佛，如母憶子，如子憶母，念念不離佛菩薩，當你覺得需要的時候，佛菩薩是時時刻刻貼近你身邊。古德說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亂，不如說是把佛號念到貼在心上，貼到內心深處。最後走的時候，陪著你的，不是你的子女，是佛；你走在暗路時，陪著你的是佛。

人生本來就是充滿各種考驗，而且隨時都可能出現。不是榮華富貴或有錢有閒時才能夠念佛，貧窮、困苦、坎坷的時候更須要念佛。念佛，不是有時間或是沒時間的問題。佛號憶念不忘，身心平穩，把



身心交給佛菩薩，這才是重要的一件事。念佛，如同想念母親一樣，佛時時刻刻就在我們的心中。學佛是自己爭取來的。此生來人間走這麼一回，是要來用功的，不是要來生氣、生煩惱的。把人生看清楚，不就是那麼一回事！人生剎那，如過眼雲煙、黃粱一夢。曾幾何時，哪裡有多餘的心力擾攘不休？可以用功，該有多好！

## 結語

台灣高齡化教育逐漸受到各界重視。個人認為這門教育一定要包含宗教這一門。但是宗教教育要從小紮根，不是到老才開始納入。當前學校教育只教我們求學、就業，少了宗教科，那是大錯特錯。宜早納入課程。

佛教的人生觀既不是命定的，更不是無因的，它還是可以用心彩繪的。以宗教心透視生命徹底的孤獨，做一個覺悟的人，生命將不再孤獨、落寞；而能展現豐美的生命圖象，這才是生命教育的開始。■

一日，我踏進一間診所，坐下來候診。

「如果妳再悲傷、生氣，我就不救妳！妳要面對挑戰，學習超越自己！妳要懂得感謝，有那麼好的媽媽，那麼細心的看護照顧妳……」這位林醫師一面扎針，一面勸慰著臉色頹喪的病人。美娟因車禍而腦部受傷，造成左半邊的身體行動不良。

我聽了這段話，心頭一震：「這個醫生好特殊！」

接著，看到一位太太握著一個小朋友的手說：「小珍的眼神變得比較靈活，有進步喔！」

小珍的母親說：「是啊！小珍開始上伊甸園學校，她喜歡上學。」微笑地親親懷中的女兒。醫師或病友像朋友一樣，互相問候或打氣，慈愛的磁場，稍稍地溫潤每一顆病苦的心靈。

那一天病患特別多，輪到我時已經將近晚上十點了，還有很多病人等候就醫。站在一旁候診的病人問：「林醫師！您每天看診的時間那麼長，工作壓力那麼大，您的體力與心力如何負擔得了？」

正在專注治療的林醫師笑著回答：「無執著！放下！」

病人搖搖頭說：「太深了，聽不懂！」

他繼續解釋：「就像走在埋有地雷的路上，我這一腳踩下去，不知道是否有地雷？如果踩到了，炸死就算了。如果沒踩到，就平安地跨過去。這就是放下！」

人生不也像踩在地雷區一樣，充滿許多的未知數、變數，有著許多的困境和考驗。當我們不如意時，往往很難真實地接受它、面對它。如果我們能夠做到真正的放下，毫無顧慮地頃全心全意踩下當下的這一腳，才能真正承擔得起生命中的一切任務。禪定與智慧的力量，也會從心中生起。

此時，一句話在我心中浮起：「不能盡如人意，但因盡心，而無怨無悔。」

# 絕美的森林道場 吉祥島傳奇

歐噴邁勒

2006年七月作者參訪泰國曼谷附近的吉祥島，  
吉祥島是一座女眾道場，有一位特立獨行的女住持，  
傳說，她有高超的神通，並且用特殊的方法帶領大眾修行。

## 因緣如是

很久以前就聽過在曼谷附近，有這麼一個地方——女人島。傳聞很聳動：那裡的住持神通很高超，會飛行。我一直想去見識一下。

兩年前，遇到一位去過那兒的法師，聽我問起女人島，她大笑：「甚麼女人島？是吉祥島！申請就可以去呀。」

2006年七月要去檳城講學前夕，一個新加坡學僧遞給我吉祥島的地址：「從馬來西亞檳城去曼谷很方便、很近喔！」嗯，非去不可。

到了檳城，向道友提這事，她說：「我認識一個專門帶團去吉祥島的領隊，我們八月就去。」

八月，多麼神聖的月份，多麼「吉祥」的日子。

## 關於傳說

一定要先介紹：我們是怎麼去的。

我們買的是 Air Asia 的便宜機票。有多便宜？據說曾有一元買定的（燃料費等另外加）。我們買約台幣一千多塊（單程）。搭這種貨機改裝的客機，當然服務就很陽春：沒有劃機位（隨便坐）、不提供飲料（要喝得用買的）。一開始即過儉樸生活，還真有那麼點苦修的意味。

候機時，團員們三三兩兩交換有關吉祥島的情報：大家稱這位女成就者為 Phra Me，泰文意思好像是「法境界的母親」。

Phra Me年輕時嫁給了一個非常富裕的男子，育有三個兒子。Phra Me入山前還經營著一家美容院，家庭生活非常幸福、豐足。

然而，Phra Me從小就對物質上的享受不感興趣，始終想的都是生死解脫的問題。

二十八歲那年，她下定決心要禁語。每天從美容院下班後，獨自一人走到郊外的屍陀林去觀修無常，第二天早上再回美容院上班，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五年。期間，Phra Me以巨大的毅力持守八關齋戒，並天天以紙條向丈夫請求允許她離家修行。

五年過後，首先是三個孩子被母親的苦行精神所打動，他們一起代母親向父親祈請，先生終於答應Phra Me的要求，答應她離家專心修行。

Phra Me選擇的道場——吉祥島，本是一個荒無人煙、滾滾桂河環繞的小島。

在這飛禽走獸出沒的荒島上，Phra Me一方面以居士的身分繼續修持，一方面闢建禪林，帶領弟子徒手從荊棘中打造出一片淨土。

嚴格的修持包括從正午十二點開始赤腳在熱沙上經行八小時。泰國的艷陽熾熱，因此雙腳被燙得通紅、全身皮膚暴裂、汗水像關不住



◎桂河環繞的吉祥島，本來是一處極為荒涼的原始林。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的水龍頭一樣汨汨往外淌、眼前直冒金星……，而Phra Me要求行者在八小時的經行中，不能片刻停頓、喝水、上廁所，要用正念來提攝、來扭轉心裡的妄念、苦念、畏難念，直到能所雙亡，空靈一片。

建設也是挑戰。從修築道路到蓋房子，完全「手工」，包括一尊尊莊嚴的佛像，也都是親自繪圖鑄模。

經過多年的努力，吉祥島成為莊嚴的女眾禪林，常住眾經常維持三百人左右。

Phra Me的願不止於此。她發願恢復祇樹給孤獨園，目前已領軍到印度，再次展現她無比的信願。也因此，這次我們無緣見到本尊。

領隊Jenny是檳城華裔，本來四處尋師訪道，遇到Phra Me後，成為忠誠的弟子，由於通曉中、英文，加上能說泰語，故發心負責帶團到吉祥島參訪、學習，推廣Phra Me的修行理念。

Jenny說入室弟子都要體驗「恐懼」。Phra Me讓他們在半夜進行繞荒島修行之舉——夜間獨自爬上後山的原始森林中，待到天亮才能下來。

爬山過程中，很多路段都必須用雙手攀援樹藤騰空而上。

這島上的山依然保持著原始的狀態，山洞中有各種猛獸毒蛇，還有人遇過大老虎。Phra Me即是用這種赤裸裸的方式讓人照見實相。

除了夜間登山，還讓他們隻身睡在一具玻璃棺材旁，棺材裡面是一具漸漸枯乾的女屍，旁邊放著人身的不清淨照片，讓人頓感所謂的俊男美女其實不過都是假象。

林林總總的分享，增添我們想親臨體驗的憧憬。

## 黑夜中的森林香

抵達曼谷機場已快七點。

接機的人帶我們去Phra Me的信徒家用藥石，因為領隊決定讓在家眾與道友跟我一起茹素，所以這一餐可說是臨時變出來的。主人煮



◎竹林深處，砌有石階，供人經行。排有專人灑掃，一塵不染。（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了一鍋稀飯供眾，並陸續炒青菜、榨豆漿。團員中有一對母女，母親不滿跟著吃素，嘀咕說：「泰國不是有很多美味食物嗎？」

其實這是領隊尊重吃素的人，我們並沒要求大家必須吃素，因為有的人沒有學佛，純粹想去吉祥島「看看」。

車子在夜色裡奔馳，到吉祥島約泰國時間十一點。

最後車子停在一座吊橋前。

一群身著白衣裙的女居士微笑迎接我們，引導我們跪在吊橋前頂禮山上的佛塔及護法神等。

拜下起身時，才發現：大塔是夜間島上唯一的光明處。

我們的行李被放在推車上，「原來這兒只是入口！」，我們還要步行一段才能抵住宿區。

在手電筒的照射下，看出泥土路上非常整潔，而兩旁的綠樹、竹叢也修整得鬱鬱菁菁，見不到一片落葉。

同行的女居士們中途先去大廳買白衣，我們則來到一棟二層樓的建築物前。樓下除了劃定一個角落為簡單的茶水區，空蕩蕩的大廳，擺了兩張床——原來要給我們兩個法師睡。

偌大的長方形空間，三面牆之外，開口這一邊「沒有門」，換言之，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睡在那裡。

不管了，既來之，則安之。

先到對面的盥洗區沖涼。浴廁有兩大排，二十多間。進去一看，哇！潔白的瓷磚、馬桶，超級乾淨。剛出家的時候，師長總是教我們：到一個地方先看廚房，再看廁所。如果是道場，就加看大殿的整潔與否，即可見該處之興亡。而吉祥島是我走過中南半島佛教道場中，最乾淨的。

洗完衣服出來，發現床被抬到樓上去了。嗯，雖然與女居士處同一空間，但總比大剌剌地暴露在樓下好。有趣的是，樓上的窗也是鏤空的，並沒有裝窗戶，當然也沒有門。後來我才知道，吉祥島所有的建築都沒有門窗，這是Phra Me的創舉——讓人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放眼即是綠樹藍天，蚊蟲可自由出入穿梭，風雨得以拂面而來。

愜意的環境，躺下後，很快就入睡了。

## 沒有時間表的地方

凌晨三點多起板。

因其他人都還在睡，我悄悄下樓，朝對面有誦經聲的地方走去。

此處共修的女眾約百多人，均是剃髮的。Phra Me是居士，也為人圓頂？（後來向她們求證，原來並非出家。而是為了紀念佛陀出家兩千五百年，Phra Me授意某些入眾較久的女眾，圓頂明志。）

我坐在後面聽她們吟詠經句，感覺身似水洗。

課誦畢，她們有的離去，有的到樓下打坐，似乎各有其功課。

摸黑走著，唯一的光源仍然是來自山頂的大塔。

繞了一小段路，看到同團的人，她們在另一棟樓的大廳課誦。

早餐是麥片稀飯。跟領隊反應菜裡有蔥蒜，她應允可以為法師特別準備。

接下來是甚麼行程？沒人知道。

因有三位比丘住月亮島（吉祥島很大，島上劃分數小島，三位比丘獨立在月亮島

修行。因Phra Me是白衣，不能對比丘說法，比丘若想學，可聽錄音帶），而今天有人打齋，故八點就排隊托鉢（比丘每日托鉢一次——包含早、午齋）。

比丘尼排在男居士後面。

大夥都得赤腳走，草地上突然蹦出兩條蛇滑行過來，我看大家都若無其事的樣子，只好也強裝鎮定，繼續往前。

比丘受食法儀式很長，隨後又有誦經回向等，歷時一個多鐘頭。

比丘離開以後，她們請比丘尼給她們祝福，語言不同，於是唱結齋偈。

當然，我們不是這時吃午飯。

大夥到展示部參觀Phra Me和吉祥島的史跡介紹，琳琅滿目的圖片和文字說明，讓人很容易得其梗概。

午後去臨河一間大廳（只有屋頂和柱子），聽Phra Me的錄音帶開示，內容是：如何建立修行的信心。

一直到了晚上，我終於忍不住問領隊：到底我們每天的活動時間安排如何——幾點早課、幾點吃飯、幾點參觀、何時可自由活動？

領隊回答：平常我們都已受夠朝九晚五的生活，所以吉祥島不要這種模式。Phra Me說，這兒沒有時間表，因為死亡隨時會來。

## 處處玄機

說是沒有時間表的地方，若你認為我們在這裡都很鬆散地度假，那可就錯了。因為接下來的三天，我們根本沒甚麼時間「睡覺」。

第二天早上，我選擇到森林裡獨自經行，五點左右，不知她們怎麼找到我的，一夥要前往月亮島！

到了「四面迎風」的大廳。因樓上比丘尚在用功，我們就在下面靜坐。

等比丘離開了，維那帶著我們一邊反覆吟唱：「佛陀是不貪、不



瞋、不癡」的讚頌，一邊經行。

托鉢完，搭車上山，要去佛塔朝聖。

如果不搭車上山，一趟路約要走3小時。團員中，一位太太和兩個子女就扶著中風的丈夫，每天上山兩次，禮拜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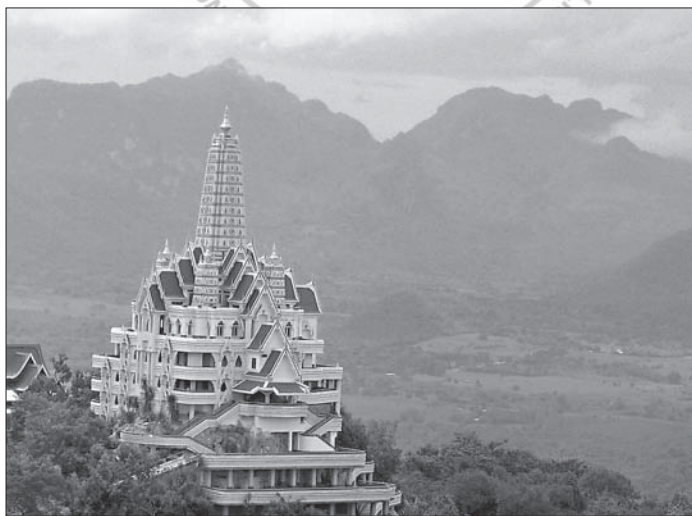
當然，即使是搭車，下車後還是要走十幾分鐘才到大塔。大塔底座有五層，本塔則仿菩提伽耶的建築——必須爬完五層底座，再往上行去。所以，單是要登頂，少說也還要數十分鐘。

順著樓級拜上去，每一層的佛像都有不同的容顏。領隊提醒我們，不要像觀光客急著攻頂，要慢慢地沿路反省：何以佛陀已成佛，而我們還在輪迴流浪？

從塔望出去，四周的山峰，峰峰都像一尊尊臥佛。

剛好也有學校帶數百位中學生來朝塔。不愧是佛教國家，每個學生都一臉虔敬，老師們還帶領她們拜佛、靜坐，場面莊嚴。

為了讓我們有充分的時間用功，中午即在塔附近的建築內用齋。除了菜餚、還有糕點、水果、汽水等。一間間房子雖然看起來樸雅到不行，但是都發揮很棒的功能；而附設的浴廁，也仍然和山下的一樣一塵不染，據說年年奪得泰國衛生部門評鑑首獎。



◎佛塔巍峨，讓人崇仰生信。佛塔背面，是一座座似臥佛的群山。（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餐後，應眾人要求，領隊帶我們去另一座山拜訪善知識。

善知識住的地方沒有路，只能在竹林和草叢中撥撩前進。我那慣壞的腳沒辦法適應粗礪的地面，只好穿鞋。心裡對那些赤著腳如履平地的居士真是佩服。一路行來，也見識到她們的信仰。他們認為每棵樹、每塊石頭都有神保護，因此對每件事、每個人都很謙虛、恭敬，同時謹守不侵犯、不毀謗、不講別人壞話的規約，難怪傳聞說她們活在梵天的境界。

到了山頂，才看見一幢高腳小屋矗立在上。

小屋的門關著。領隊說善知識在裡面，要我們先行頂禮。

然後，每個人有三分鐘小參時間。

我的戒臘最長，因此第一個進去參拜。

一進屋，門旋即闔上，老師與我當下面對面——是一具棺材。

依照指示，我躺進老師懷中，感受生命中最深刻的無言的教誨。

最後一晚是分享之夜，常住請來三個信徒來作見證。

年老的女居士說她的丈夫又窮又花心，讓她飽受虐待與折磨。有一回來吉祥島跟 Phra Me 訴苦，Phra Me 要她回家頂禮先生，並用更溫柔的態度對待他。就這樣，先生改變了，不只感情專一，經營的果園事業也蒸蒸日上，因此常常載一卡車一卡車的榴槤來吉祥島供養。

第二個信徒說她錢不多，但歡喜修供養，奇怪的是每次來吉祥島供養之後，總能心想事成。

另外一個是男眾，他的問題是太太跟一個高官搞婚外情，他想要報復卻不敵權貴。心灰意冷之餘，喝得醉醺醺到吉祥島要上吊。Phra Me 及時出現，叫他去幫忙搬木頭蓋房子，他迷迷糊糊扛了一夜木頭，累睡三天，醒來聽從 Phra Me 的開示——回家後勿再對太太追究。一返家，太太也回來了，從此家庭和樂。

還有人為失眠所苦，Phra Me 讓他們到吉祥島做苦工，多能不藥

而癒。

有人請問 Phra Me 對弟子和居士的教導內容，她答覆說，會因為在家和專志修行者而有不同。但大底是以五戒、八戒和孝順、慈悲、尊重等為日常修持內容。

有人好奇何以 Phra Me 甚麼都會，她回答說，她前世曾經是中國的公主，學過很多事。

至於何以到處都這麼乾淨？答案很有禪意：因為這是佛地。

如果人眾有衝突，Phra Me 會如何處理？她們說 Phra Me 會不吃飯，直到諍事平息；或者，Phra Me 會讓肇事者去墳場經行，反省：人生有什麼好計較的。

Phra Me 領眾有一套：讓新入眾住好一點的房子，老眾則住破舊的茅屋。通常女眾會執取、蓄積物品，Phra Me 對這種弟子的教導是每年令其獨自搬家，經過輪換、搬遷之累，即會自動棄捨一些家當。而 Phra Me 住的是怎樣的房子？她們說明天會看到。

講心得時，我衷心地讚歎這兒正報和依報都很棒，除了 Phra Me 個人的感召力，其他同行同願的人也有功。業力雖大，但大家的願力改變了一切。

真！善！美！

托鉢完去參觀 Phra Me 的住所：沒有牆，沒有門窗，只有屋頂。亭子裡只擺一張床——那床還是打坐用的，因為 Phra Me 不倒單，我想這大概是全世界最簡陋的住持宿舍。

回程經過一處墳場，領隊讓我們在那裡禮佛，於佛像前繞三匝。

同時，我們也看到一區區的住眾茅棚。

留意的話，路邊間或有涼亭，地板是整片架高打光的優質木板，這是供人隨時可以坐下來打坐用的（如果是雨天）。還有，樹下的巨石也多磨平成各種造型，方便行者靜坐。



◎圖上：Phra Me的茅蓬，坐床因主人去印度故覆蓋。圖中：林木掩映，一間間住眾的安居靜修小屋。圖下：母子檔團員——孩子頂禮母親，向母親求懺悔。（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但這裡沒有種菜、也沒有果樹，因為Phra Me說，好好修行的話，想吃自然有人會供養。

修供養時我為父親及支助我的護法，獻上一些心意。臨別前有一個懺悔禮：首先向佛求懺悔；然後由法師代表僧寶接受禮懺；最後請同團兩位老者充當母親，接受大眾懺悔，兩老泣不成聲（因為據說她們的兒女不太孝順，如今大家頂禮她們，令她們唏噓淚下）；然後是本團夫妻檔及母子檔等的頂禮懺悔，場面感人。

由於要搭火車回檳城，所以用完「最後的午餐」後，我們就乘上沒有空調的遊覽車離開吉祥島——這塊充滿真善美的人間淨土，有幾位住眾還熱誠地隨車送我們到火車站。

自始至終，我沒有問及Phra Me顯神通的事，並非我忘記，而是體驗了島上的生活之後，我想我應該要知道：什麼才是修行的重點。📍



## 業力部落格 讀《史上最大佛教護法：阿育王傳》

釋自曙

每個生命都有一部紀錄器，它與生俱來、從不斷電，起心動念無不刻劃，比部落格更忠實記載著你的生命傳記。它就是業力！邀請您在經營人生部落格的同時，也讀讀這本《阿育王傳》，開啟您對生命「業力部落格」的認識與耕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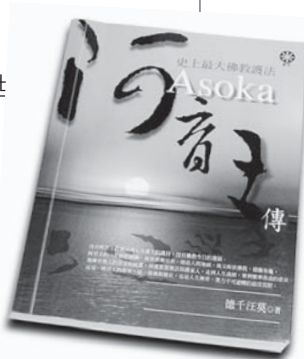
俗話常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勗勉一種對世間不執著的人生態度。然而，生命本身卻有一股力量，是「生死相隨」的形影不離，沒錯，那就是業力！世間不乏善惡業報的故事，然而，號令天下的一國君王，末了也不得不隨業流轉，就更引人注目了。

《史上最大佛教護法——阿育王傳》在描寫印度的孔雀王朝，黃金盛世的主政者——阿育王，充滿傳奇的一生。阿育王雖貴為王子，但從小其貌不揚，不受父王喜愛。長大後，為要取得王位，以殘暴的手段坑殺兄弟，其後更是嗜殺暴虐，肆無忌憚，人民私下以「惡阿育」稱之。

一次準備坑殺海兒比丘，在海兒比丘大顯神通，並以因果道理循循善誘之下，阿育王想起自己死後就要到地獄受罪，宛如當頭棒喝地跪地懺悔，進而皈依三寶成為佛弟子。勇猛無畏的性格一旦遇上正法，去惡行善的力量也是無人能出其右，阿育王不僅廢除諸多不仁道的政策，而且頒布「孝順父母，善待親友，愛護動物，服膺道德，說話誠實……」等治國諭令，改以仁政推行天下，而獲得「善阿育」的美名。

有過修行經驗的人可以試想，僅是與自己日常積習的改正奮戰就很不容易了，像阿育王從擁有號令生死的濫權，到成為以仁治國的君主，這般徹底的痛改前非會是怎樣的困難了。

不過再怎麼樣叱吒風雲、大惡大善、權傾天下的人生，一切終有



歸於寂滅的一天。阿育王晚年時，愛子拘那羅躲不過業力的追討，雙眼失明了；而臨終的阿育王，更遭到惡臣作弄，食物只剩半顆菴羅果，連一個乞丐都不如。在極度絕望的當刻，阿育王想起了佛陀的法音：「水流不常滿，火猛不久燃；日出須臾沒，月滿還復虧；尊榮豪貴者，無常復過是。」什麼都沒有的阿育王，這才真正體會到輪迴無常、積聚消散的道理了。他派人把半顆菴羅果送到寺院齋僧，完成他最後的供養。躺在病床上的阿育王，回憶起過往的富樂威名、權勢美眷，就好比一場夢般的虛幻不實，隨著夢醒，真正地跟著自己的，就只是此生的善惡業了。

您可能會好奇，是什麼樣的業，讓阿育王可以感得此生號天令地的王權呢？其實阿育王在過去世，曾是一個以粗沙供養佛陀的小孩，就是那一念清淨良善的供養心，得到佛陀的授記，日後成為統御天下的轉輪聖王。不過因果分明，歷歷不爽，那粗糙沙粒的供養，也使得阿育王感得此生粗澀醜陋的身相。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任何的起心動念，業力的記載絲毫不馬虎。或許行善的軌跡所帶來的善報，容易被凡情理所當然的忽略；那麼請不要輕易忘記，造惡因緣中「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的影響力，亦將不斷地形塑你的生生世世。

近年來，網路上最熱門的話題就非屬「部落格」不可了。這種新興的日記式個人網站，由於容易更新、編寫自由，從小學生、家庭主婦到御宅族，幾乎人人皆是格子主人；內容從心情日記、興趣專業到影音照片，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拜科技發達之賜，只要您願意，每個日子都可以用部落格記錄下來，日積月累就有了一本專屬自己的人生紀錄。從佛教言，每個生命也有一部紀錄器，它與生俱來、從不斷電，起心動念無不刻劃，比部落格更忠實地記載著你的生命傳記。它就是業力！所以邀請您在積極地經營「人生部落格」的同時，也讀讀這本《阿育王傳》，開啟您對生命獨一無二的「業力部落格」的認識與耕耘吧！📖（《史上最大佛教護法：阿育王傳》，德千汪莫著，台北市：橡樹林，2007）

# 老鼠紀事

朱顏

「哇！從馬桶游泳進來的老鼠！」

吃飯的時候，爸爸有一個決定，決定家裡來個大清掃，看看是不是老鼠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了。

啊～～

媽媽尖叫地衝出浴室，

「阿母喂～～」

「有老鼠啊！」

大家都從房間探出頭來，

「我的媽呀！」砰！姊姊的門關了起來。

「阿娘喂！」來度假的小姑姑也把門關起來了。

「媽媽咪呀！」從國外來作客，順便學中文的初桃跳上椅子了。

正在煎蔥油餅的爸爸，拿著菜鏟從廚房衝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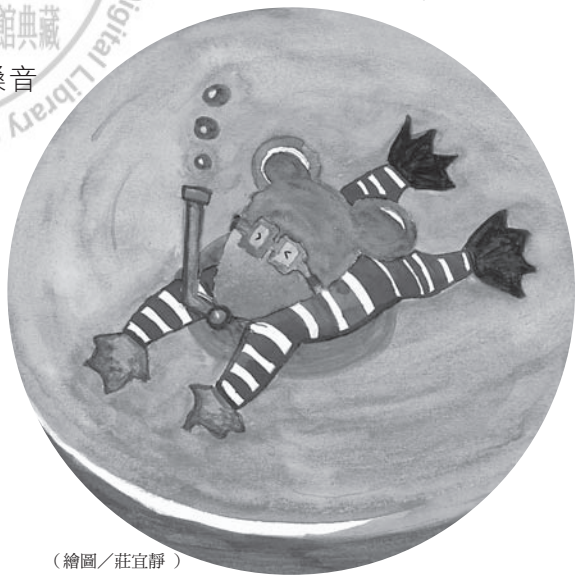
「在哪裡？在哪裡？」

媽媽一把抱住他，以高八度的嗓音說：「從馬桶裡游出來的！」

每一個人都關在房間裡，只有阿暄，興奮地走進浴室，跪在馬桶旁邊看著。

「哇！從馬桶游泳進來的老鼠！」

吃飯的時候，爸爸有一個決定，決定家裡來個大清掃，



(繪圖／莊宜靜)

看看是不是老鼠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了。

姊姊問媽媽：「從馬桶裡游上來的，是公的？還是母的？」

小姑姑瞪了姊姊一眼，說：「妳媽現在都上不出來了，妳還說！」

哥哥說：「喂！現在正在吃飯耶，衛生一點好不好？」

阿暄說：「人有馬桶，是不是老鼠也想有自己的馬桶？」

姊姊說：「豬頭喔！」

初桃說：「有意思喔！如果，動物們也有自己的馬桶，阿暄你想看會是什麼形狀？」

老鼠的、熊的、馬的、蟑螂的、兔子的、小鳥的、螞蟻的……

哥哥說：「拜託喔！你們倆也太會想像了吧！」

做廣播的小姑姑說：「不會喔！其實動物也聽得懂人話。你知道我的老前輩百合阿姨，有一次，看到報紙上記載，一隻母獅子收養了一頭小山羊，餵牠吃奶，她就想拿著麥克風去採訪那隻母獅子。」

哥哥看了小姑姑一眼，「什麼跟什麼啊！」

姊姊接著說：「上次報紙不是刊出這樣的消息嗎！有一隻鴨子偷吃了糕餅店的兩塊提拉米蘇，因為沒有人出面認領，糕餅店的老闆堅持要告上法庭，後來那隻鴨子，為了自己的尊嚴，竟然在牢房裡絕食抗議。」

哥哥又看了姊姊一眼：「今天是怎麼回事？」

小姑姑想了一下：「會不會是上次聽我彈鋼琴的那隻老鼠？」

哥哥終於站起來，邊搖頭邊回房去了。

阿暄說：「有可能喔！我還記得，那隻老鼠在小姑姑的鋼琴後座的木架，築了一個窩。」

姊姊插嘴說：「對啊！簡直臭死了，找了半天，才知道藏身在鋼琴後面，裡面一大堆破布、碎紙、木片，還挺溫暖的，而且顏色還配得不錯哩！」



小姑姑說：「牠應該是我的知音吧！只是牠太臭了！有一次我就一邊彈，一邊跟牠溝通，是不是請牠搬到陽台上面去。我知道牠喜歡聽我彈『天鵝』，你知道嗎？牠竟然從鋼琴後面爬出來聽我講話，轉著牠咕嚕嚕的眼睛，停在鋼琴上水月觀音座前，好像在跟我說：『我也喜歡音樂啊！為什麼我不能待在這裡，妳一定要叫我搬家？』」

阿暄問：「後來真的搬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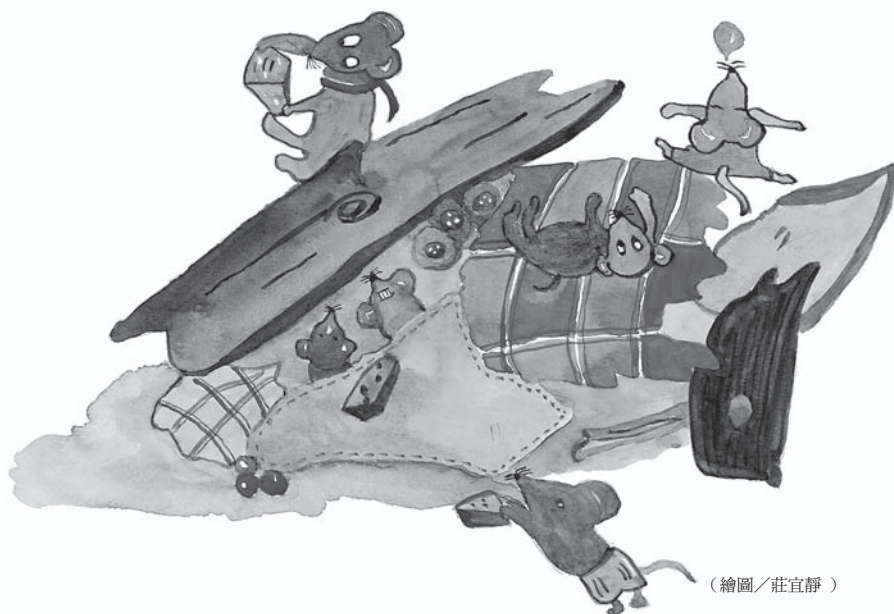
姊姊說：「真的搬了，我可以作證！搬得乾乾淨淨！」

初桃露出懷疑的神情，說：「怎麼可能？原來這是真的！」

小姑姑說：「螞蟻也是，我每次請觀世音菩薩跟牠們溝通溝通，牠們真的就不會來打擾我們。」

忍不住又轉回來的哥哥大聲說：「別開玩笑了！我們還是認真找老鼠吧！」

爸爸、媽媽和全家大小決定在週休二日，把家裡徹徹底底地清掃



(繪圖/莊宜靜)

乾淨。

是阿暄在媽媽收藏畫的儲藏室裡，發現了老鼠一家大小。

初桃看到剛出生的，透明的粉紅色的兩隻小老鼠，在媽媽的懷抱裡，吃著奶。

阿暄 連連讚嘆著：「實在太可愛了！」

拿著掃把的爸爸、媽媽和哥哥進到儲藏室的時候，從天花板跳下來的老鼠爸爸，很勇敢地站在母子三人前面，彷彿是要保護妻兒似的。

阿暄用哀求的眼光，轉頭看著媽媽，本來最討厭老鼠，認為牠們是破壞大王的媽媽，這個時候彷彿也不害怕了，她把眼光移向爸爸和哥哥。


「假裝沒有看見嗎？」哥哥搖搖頭。

「把牠們當寵物養嗎？」媽媽搖搖頭。

「再請觀世音菩薩幫忙，溝通溝通好嗎？」小姑姑點點頭。

「你說呢？」大家點點頭，又搖搖頭，再……

《無量壽經》云：「平等者，名為真如。乃至平等者，即不二法門。」

每一次蟑螂在家裡飛來飛去的時候，我就會火冒三丈，瞋恨心大起。後來練就手掌功，拿著衛生紙，一把把牠抓起來，送進電梯，請牠下樓。初始會因為力道無法拿捏，常把牠弄受傷了，後來本事漸精，大半都能成功。這時開始收集朋友們的經驗，這是這個故事的緣起。但是對於老鼠該怎麼處理，我也不知道，這就是為何這個故事沒有結局的原因。或許諸位善知識，會有更好的答案吧！

# 通往覺悟的基石 八正道之正念

菩提長老 著 林娟蒂 朱怡康 譯 釋見廣 審訂

修習「正念」即是訓練心安住當下，  
而邁向覺悟的整個發展歷程皆始於「正念」，  
「正念」在全程始終作為一股規範的力量，以確保心的清晰、明智和平衡。

## 直觀親驗的法

佛陀說，法是事物的究竟實相，是可以直接現見和永恆的真理，隨時敞開予人親近、領會。佛陀更進一步說明，法並非遙不可及，在我們自身之中就能理解到法。這究竟的真實——法，並非什麼神秘、崇高的東西，而是我們如實經驗的一切。但唯有透過了知經驗和徹底深究它的基礎，我們才能碰觸到法。若要讓法成為解脫的真理，我們就必須直接體驗它。無論是僅將法視為信仰般地接受，或僅由於書本、老師的權威便信受，甚至透過演繹和推論來思惟，這都是不夠的。法必須是直觀的，以一種立即照見的了知來掌握和吸收。

## 培養單純的覺知

收攝感官經驗以利於直觀，是在巴利文中稱為sati的一種心理根能，這個字通常被譯為「念」(mindfulness)。念是心處於當下的狀態——注意或覺知。這種念的覺知，與日常生活中有意識的覺察大不相同。當我們認識或經驗一個客體時，整個意識都涉及覺察。然而，覺察在「念」的練習中，被用來使心善巧地保持在單純覺知的層次，不執著地觀察此刻發生在自己身心和周遭的事物。修習正念即是訓練心安住當

下，保持開放、平靜而警覺，去直觀當下正發生的事物。同時，所有的判斷和詮釋都要中止，一旦它們生起，只須覺知並放掉。我們的工作，就只是在任何事物一出現時覺知它，像衝浪者乘著海浪那般隨順事物的起伏變化。整個歷程就是不斷回到當下，堅定地站在此時此地，毫不動搖，不被雜念之潮捲走。

## 認知的模式

我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對當下一直有所覺知，但那是錯覺。我們只有偶爾會確切地覺知到當下，而這須要正念的練習。在日常的意識中，心依照當下所給予的印象，開啟一連串的認知過程。它並沒有安住於立即的印象，反而以之為跳板，堆疊起一塊塊心智結構積木，使自身遠離了純粹的經驗事實。

一般而言，認知過程是詮釋性的。心只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不受概念化的影響，而直接地識知它的對象。在抓取第一印象之後，緊接著心會展開概念化的程序，藉由這個步驟，心試圖向自己詮釋對象的意義，根據自己的分類及假設來理解對象。為了完成這項工作，心會提出概念、將概念組合為「架構」，——意即，一連串互相證成的概念。——再將這些架構交織為複雜的詮釋系統。結果，那些最初而直接的經驗已被觀念構成的思惟所淹沒，心接觸的對象，就在重重的想法與觀點底下，變得晦暗難明，猶如層層雲朵背後的月亮。

佛陀將此心智建構的過程稱為 *papañca*（妄想、戲論、施設），意思是「加工」、「裝飾」或「概念的繁衍」。心對經驗的事物精細地加工，阻卻現象直接呈顯本來面貌，使得我們所認識的對象，永遠和它實際的樣子「隔了一層」。加工後的心的產品不僅矇蔽認知，也作為心理投射



的底本。受到迷惑而被無明覆蓋的心，將自我內在的構築，向外投射到對象上，認定該對象就是那樣。結果，我們所認知的最終對象，我們用以作為價值、計畫、行動基礎的東西，都不過是拼湊的產品而非原作。當然，這個拼湊品並不全然是幻覺或想像，因為，它的確擷取了當下經驗作為其基礎和原始材料。但在製造過程中，它也納入了其他東西——心所虛構的種種裝飾。

## 正念的任務

在心從事虛構的過程裡，隱而不顯且作為虛構泉源的，即是隨眠煩惱。這些潛伏的煩惱會捏造出假象，投射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並藉機現起，進一步地扭曲事物的真貌。導正這些妄想便是智慧的任務，但智慧若要有效執行工作，就必須直接接觸對象的如實面貌，免於為概念的加工所堵絕。而正念的任務就是去清理智識的干擾，「念」讓經驗在當下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揭露了事物的本來面目，沒有將事物漆上概念的色彩，也沒有用一堆詮釋遮掩它。因此，修習正念比較不像是去「造作」，而是更接近於如何「不作」——不去思考、判斷、連結、計畫、想像或企望。因為我們的「作」，都是干涉的習慣模式，是為了讓心操縱經驗，並試圖確立其統馭地位的方法。「念」正是要藉著單純的察覺，以解開這些「作」所纏繞的結。「念」除了「覺知」之外，什麼也不做，它看著每一個經驗的生起、持續與消逝。在觀看之中，沒有執取的空間，也沒有讓欲望扭曲事物的衝動，只有對於當下經驗的原貌，持續地直觀，謹慎、精準而不懈。

## 南瓜與石頭

「念」可以發揮強而有力的奠基功能，將心牢固地繫於當下，不隨記憶、追悔、恐懼和希望而流向過去或未來。有時，沒有「念」的心被比喻為南瓜；安住在「念」之中的心，則被喻為石頭。放在湖面上的南瓜很快就會漂走，永遠都停留在水的表面；但石頭不會漂走，它會留在被放下的地方，然後一下子就沈入水底。同樣地，當念的力量強大時，心就可以安止於所緣上，深入其相；不像缺乏念的心，漂移不定，僅僅掠過水面。

## 兩條路

「念」有助於止和觀的成就。隨著運用方式的不同，「念」可引領修行者進入甚深禪定或內觀智慧。單是在運用方式上的微妙轉換，便意味著禪修過程中的路徑差異：或走向更深層的內在寧靜，直到定的最高峰——禪那；或可能一舉揭去幻象的面紗，獲得穿透性的觀智。

為了達到禪定，「念」的首要任務是將心集中在所緣上，不讓它漂移。「念」要負起守護心的責任，確保心不離開所緣而迷失在胡亂、漫無目的的妄想中。「念」也要看管心中生起的種種「心所」，攔截隱藏於層層偽裝後的蓋障，並在它們造成傷害前加以驅逐。反之，為了達到觀智與智慧的體現，則須以更不一樣的方式修習正念。在這個階段，「念」的任務是以最高的精確度去觀察、覺知、審查現象，直到認清它們的本質。

## 四念處是唯一之道

正念必須透過「四念處」的修習來加以培養。所謂「四念處」是指身、受、心、法四種緣念隨觀的依處。佛陀解釋道：「諸比丘！何為

正念？比丘於身，隨觀身而住，熱誠、正知、正念，捨離對世間的貪欲與憂惱。於受，隨觀受而住……於心，隨觀心而住……於法，隨觀諸法而住，熱誠、正知、正念，捨離對世間的貪欲與憂惱。」

佛陀開示，四念處是「唯一之道，能使眾生清淨，超越愁悲，滅除苦憂，成就正道，體證涅槃。」之所以稱它們為「唯一之道」，並非為了樹立狹隘的教條，而是為了指出：唯有透過修習正念所獲得的觀智，洞察身心經驗，才能達到解脫。

## 修習念處的次第

在四念處中，身念處關切的是存在的物質面；其餘三個念處則主要關切精神面（但並非唯獨關係到精神面）。正念的圓滿須要四念處齊備，雖然四念處的修習沒有固定的次第，一般而言，會先修習身念處，以作為基礎。當「念」增長且變得清晰之後，另外三個念處才易於觀照。由於篇幅有限，在此無法完整地講解這四個念處，只能簡要地作一概覽。

### 身念處

#### 入出息念

佛陀指導身念處的練習時，首先介紹入出息念(安那般那念)。雖然入出息念不必然是禪修的第一步，但在實際修行時，念住於呼吸經常作為「禪修的根本業處」，它是整個禪觀過程的基礎。然而，將這個業處視為只是給初學者的練習是錯誤的。光是練習正念呼吸，即可帶領我們邁向解脫道的每個階段，臻至全然的醒覺。事實上，佛陀在開悟的那個夜晚，就是修習入出息念。往後在他獨自靜修閉關的歲月裡，仍反覆運用此法門，並時常推薦入出息念給其他比丘，稱讚這是「寧靜、

安詳，真正永恆的快樂。可在邪惡的不善思想一生起時，便迅速地將其消滅、止息。」

作為一種禪修的業處，入出息念可以發揮如此有效的功用，原因即在於氣息的出入總是伴隨著我們。只要把呼吸帶到覺察的範圍，就能將呼吸的過程轉換成禪觀的所緣。修習入出息念，毋須特別的世智辯聰，只須覺知呼吸。禪修者從鼻孔自然地呼吸，在鼻孔周圍或上唇的觸點，感覺呼吸像空氣般地進出而不忘失；毋須控制呼吸或強迫它跟隨特定的節奏，只須正念隨觀氣息進出的自然過程。覺知呼吸可切斷散漫、繁複的思考，將茫然失神的我們，從無意義的想像迷宮中解救出來，使我們腳踏實地地活在當下。因為，不論我們何時開始覺知呼吸，只有在當下，才有可能真正覺知到它，絕非在過去或未來。

佛陀說明入出息念的修習方式，有四個基本步驟。前二個步驟並沒有一定的先後次序。指當入息或出息長時，要覺知入息或出息長；當入息或出息短時，也要覺知入息或出息短。禪修者只是密切地觀察息的出入，不論息長、息短，都要了知。當「念」變得敏銳，可以跟上呼吸的整個移動過程，從入息開始到中間階段，直到結束；然後從出息開始到它的中間階段，直到結束，這個步驟便稱為「清楚覺知全身息」。第四步驟是「安定身行」，指逐漸緩和呼吸及其相關的身體功能，直到它們變得相當微細難察。除了上述四個基礎階段，還有更進階的練習，讓我們藉由入出息念通往禪定和深觀。

### 身體姿勢

身念處的第二個練習，是對身體姿勢保持正念，打破了禪修單一固定坐姿的侷限。身體有行走、站立、坐著、躺臥四種基本姿勢，和其他各式的轉換動作。無論採取何種姿勢，都要完全了知身體的動作：



走路時，覺知我正在走路；站立時，覺知我正在站立；坐著時，覺知我正在坐著；躺臥時，覺知我正在躺臥；改變姿勢時，覺知我正在改變姿勢。透過觀照姿勢和動作，身體無我的本質被清楚地揭露出來——此身既非一個我，亦非屬於我所有，只是一種生物型態，服從於意志的支配影響。

### 正念正知

下一個觀身練習，則是將「念」進一步地擴展。除了單純的覺知，還加上理解的元素，稱為「正念正知」。即在採取任何行動時，都要保持全然的覺察或正確的了知。只要能隨時維持正知，那麼不管是來、去、前望、四顧、彎腰、直仰、穿衣、吃飯、大便、小便、睡眠、清醒、說話、沈默等，都能成為禪修進展的時機。在註釋書中，正知可以從四個層面加以解釋：（1）利益正知：認識行動的目標，判斷某個目標是否合於法則。（2）適宜正知：瞭解最能有效完成目標的方法。（3）行處正知：將心持續地專注於禪修業處，即使在行動時也念念不離。（4）不癡正知：將行動視為一個無我的過程，沒有一個能控制的自我存在。

### 觀身不淨

身念處接下來的兩個練習，是藉由分析觀察來暴露身體的真實樣貌。其中之一是「不淨觀」——觀身的不可意；另一個是「四界分別觀」——觀察身體是四大的組合。觀身不淨的目的，是對治對身體的迷戀，特別是淫欲。佛陀教導性欲是貪愛的表現，是苦因之一，而終結苦的先決條件便是減低它、放下它。修不淨觀以削弱淫欲的方法，是抽離造成性欲的認知基礎，不再認為身體充滿著感官誘惑。因為愛欲隨著這份認知而起伏：當我們認為身體具有吸引力時，愛欲生起；

若我們不再認為身體很美時，愛欲也隨之消失。所以，既然只有在執取身體特定的相，只從表面來看待身體時，才會認為身體具有吸引力。那麼，為了對治這種感覺，我們就必須不黏著這些相，以客觀的角度，更深一層地探求審察身體。

確切地說，修習不淨觀，所要達成的，就是奪走貪愛的認知支柱，以逆轉感官愛欲之流。這種觀法，須以自己的身體為所緣，對於一個剛開始修不淨觀的新學來說，以他人的身體為所緣，是不易獲得理想的結果的，觀異性的身體尤其如此。

禪修者可藉由觀想的協助，在心裡將身體分解為其組成部分，並一個一個加以審視，呈現出它們令人厭惡的本質。經文中列舉了身體的三十二個部分：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腎、心、肝、肋膜、脾、肺、大腸、小腸、胃中物、糞、腦、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皮脂、涕、唾、關節液、尿。這些部分令人厭惡，意味著由它們構成的整體，同樣可憎。只要湊近一點觀察身體，就會發現它的確沒什麼吸引力，它美麗的外表只是幻象。

不過，千萬不可誤解不淨觀的目的。修不淨觀不是為了引發厭惡或反感，而是要不執著，如同取走燃料般來滅除愛欲之火。

#### 四界分別觀

四界分別觀則以另一種方式分析觀察色身，讓身體無我的本質曝光，以對治我們認同身體為我的習性。顧名思義，這項修習是在心裡隨觀分解身體為四種界——地、水、火、風四大。雖然延用古老的稱呼，實際上是為了突顯四種基本的物質運作型態：堅硬、流動、熱和振動。地大最易見於色身的固體部分，如內臟、組織或骨頭；水大可見於身上的液體；火大表現為體溫；風大即如呼吸系統。

持續地觀照四大，拓展的洞察力將破除此身為我或我所的見解。如是觀察身體為物質元素的組合，禪修者將明瞭色身所依存的四大，其實和構成外在物質的元素並無不同，而且兩者經常互動著。

經過長時間的修習而清楚地了解這點，便能夠停止對身體的認同與執取。能夠理解到色身不過是不斷變化中的物質運作結構之一，以支持不斷變化的心理運作之流，這當中沒有任何可被視為真實存在的個體，也沒有任何可成就自我感的實質基礎。

### 墓園觀

最後一個身念處的練習是一系列的「墓園觀」。藉由想像、圖片或實際面對屍體，來觀想人死後身體的分解過程。這裡提到的每一個觀法，都有助於我們將一具腐爛屍體的影像映在心裡，再以之反觀自己的身體，「現在這個充滿生命力的身體，就和那具屍體一樣，有著同樣的本質，臣服於同樣的命運。它逃避不了死亡與敗壞，必然要走向死亡，分解腐爛。」但我們仍不應誤解此法門的目的。修習墓園觀並非耽溺於對死亡與屍體的病態迷戀，而是運用有足夠力道的禪觀，來擊碎自我對存在的執取。世事恆常不變的看法，乃是執著存在的基礎，而每一具屍體，無疑都在教導我們「諸行無常」的道理。

### 受念處

下一個念處是受念處。「受」在此指的並不是「情緒」，——一種複合的現象，最適當的歸納是在心念處和法念處底下。——而是被更狹義的指涉為「情感基調」或是經驗的「快樂質度」。「受」可以分為三種主要類型：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佛陀教導我們：由於每一個知覺行動，都會被渲染上某種情感色調，「受」必然伴隨著意識出

現，無法分割。因此，「受」總在每一個經驗時刻現起，它或強或弱，清晰或模糊，然而每當認知產生時，總是會附帶著「受」。

「受」的生起必須倚靠一種我們稱為「觸」的心理活動。「觸」就是意識、根門與所緣三者和合。透過「觸」這個「心所」，意識得以經由根門接觸所緣，而所緣也得以透過根門而被「心」所認識。因此，依據六根的分別觸，可分為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和意觸六種。而依據不同的「觸」，生起的「受」也有六種。

### 受和煩惱密切關聯

「受」之所以如此重要，而作為一種禪觀的所緣，正是因為「受」通常會引發潛伏煩惱，滲入我們的行動。「受」生起時，可能不被特別留意，但不知不覺地，它們卻會滋養並助長我們心中的不善法。於是，當樂受生起時，我們便被貪婪煩惱所影響，同時想去執取它；當苦受生起，我們便以種種瞋的型態——不愉悅、憤恨和恐懼——加以回應；而當不苦不樂受生起，我們要不是沒注意到它，就是讓它哄騙而落入一種假的安全感，一種為癡所主宰的心境。由此可見，每個根本煩惱都與某種特定的受有關：樂受生貪；苦受生瞋；而不苦不樂受生癡。

不過，受和煩惱的關係並非是必然的。樂並不總是導向貪；苦未必導向瞋；不苦不樂受也不一定導向癡。它們之間的連結是可被切斷的，切斷它們的一個主要方法便是正念。只有在我們不注意，沈浸其中而無覺察時，「受」才會引發煩惱。藉著將「受」轉變為觀察的所緣，正念將使「受」變得無害，讓它無法激起不善的反應。那麼，我們是以禪觀的方式與「受」連結，運用「受」作為立足點，瞭解經驗的本質，不再用執著、厭惡或冷淡等舊有模式來回應「受」。



## 階段性的觀察

在剛開始的階段，觀察「受」的生起時，應注意它們的特質：樂、苦、或不苦不樂。覺知而不去認同它，不把「受」歸為「我」或「我的」，或是發生在「我」的身上。只要保持單純的覺知：觀看每一個「受」的生起，只將它們視為一個覺受、一個純粹的心理事件，去除所有主觀的評判、指向自我的線索。重點在於注意「受」的基調和質度——樂、苦或不苦不樂。

當禪修者的練習有所進展，已能夠持續注意每一個覺受的生起，放下它，又注意下一個覺受時，注意的焦點應從「受」的品質移轉到「受」的過程本身——「受」不斷地流動，生起、消散，了無間斷。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事物是持久的。「受」本身只是一個事件之流，「受」的現起，剎那接著剎那，成為存在的吉光片羽，在生起的瞬間隨即消逝。

由此，我們乃得以照見無常，當無常觀開展之後，終將扭轉三不善根——對樂受不生貪；對苦受不生瞋；對不苦不樂受不生痴。無論是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都僅是短暫而無實質的事件，沒有任何真實的喜樂，也沒有能夠執持的主體。

## 心念處

### 心是什麼

接著要探討的念處，是從「受」這個特定的心所，轉移到其所依屬的「心」的一般狀態上，即「心念處」。先認識佛法概念中的「心」，有助於我們瞭解這項修習的內涵。通常我們會認為「心」是一個恆存的官能，在經驗的相續流裡保有一致性。雖然經驗會改變，這顆不斷

經歷變化的心似乎維持不變，就算或多或少有些調整，但其本性基本上仍是相同的。然而佛陀的教導否定「有一個常存不變的心理器官」，「心」並不是一個持久的思想、感受和意志主體，而是被視為一連串剎那的心理活動，每一個都是獨特、個別的，彼此之間有著前後互為因果，但非堅實的關係。

意識的每個單一活動，我們可稱之為一個「心」。而每一個「心」是由許多成分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意識本身，即對所緣的基本經驗。由於意識是「心」最主要的部分，因此我們也把意識稱為「心」。除了意識以外，還有一組「心所」，同時伴隨著「心」，包括感受、認識、意志、情緒等。簡言之，意識或「心」僅對所緣產生初步的了別，而「心所」則執行所有的心理功能。

### 觀心而無心

既然意識本身只是純然地經驗客體所緣，除非透過與其關聯的「心所」分辨，否則無法被區別出來。「心所」彩繪了「心」，給予「心」獨特的相狀。因此，當我們想要以「心」作為禪觀所緣時，我們必須運用「心所」作為指標。佛陀說明對「心」的觀察時，根據「心所」的種類、現起，描述了十六種心：貪欲心、無貪欲心、瞋心、無瞋心、癡心、無癡心、收縮心、渙散心、廣大心、不廣大心、超越心、無超越心、專注心、不專注心、解脫心、未解脫心。

在應用上，一開始只須著重於前六種狀態，注意「心」是否與三不善根相應。每當某個心現起時，我們便只是將它看作一種「心的狀態」那樣地觀察「心」，而不認同它為「我」或「我所」，也不將它視為具有自性，或屬於自性的東西。不論是「心」的清淨狀態或染污狀態，高尚狀態或低下狀態，我們都不應得意或沮喪，只要對「心」清楚地

了知，單純地注意，然後讓它消逝，不執著於所愛，也不憎惡所厭。

當觀照越深，「心」的內容會變得更加單純。不相關的思緒紛擾、想像和情緒逐漸消退，念變得更加清晰，「心」保持全然的覺知，觀看整個變化過程。在這過程的背後，原本似乎有一個常在的觀察者，但隨著持續的練習，即使是這個明顯的觀察者也會一併消失。那個看似堅固、穩定的「心」，便消融於心識之流中。一個個的心識，剎那、剎那地生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相續不斷，沒有止息。

## 法念處

### 法的兩種意義

當我們論及「法念處」的時候，依據經典的說明，「法」(dhammā，此為複數形)這個多義字，有兩個相互關連的意義：第一，是指「心所法」，在這裡關注的純粹是「心所」本身，而非上一節所述，「心所」是扮演彩繪心的角色。另一個意義是「真實組成要素(真實法)」，亦即佛法中所洞見的經驗的究竟極微。為了傳達這雙重的意義，我們姑且將「法」稱為「現象」，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了。但我們不該認為，在現象的背後，還有一個本體或實質的存在。因為佛陀闡述「無我」的重點在於：諸法的真實相，就是單純的現象生滅，背後並沒有一個本體的支持。

經典中關於法念處的部分可再細分為五小節，每小節涵蓋一組不同的法：五蓋、五取蘊、內六處與外六處、七覺支、四聖諦。在這五組當中，五蓋和七覺支屬於狹義的「心所」，其他各組則屬於廣義的真實組成要素(但第三組「內外六處」所提到的通過根門而生的煩惱結，也可包括在「心所法」內)。在本章中，我們只簡短處理被歸於「法」的「心所」意義下的兩

組。我們已經在「正精進」一章中提過它們與正精進的關係，現在我們所要思考的，則是它們與修習正念的特定關連。至於「真實組成要素」意義下的「法」——五取蘊和六處——我們將在「智慧的培育」一章中，討論它們與智慧開展的關係。

### 阻力與助力

由於五蓋和七覺支分別是解脫的主要阻力與助力，對於兩者我們須要予以特別的注意。一般說來，在禪修初期，好不容易克服了期待的心理與粗重的煩惱後，較微細的煩惱才有機會浮現，五蓋——貪欲、瞋恨、昏沈睡眠、掉悔、疑——就會變得顯著。無論五蓋當中的哪一個開始現起，我們都要注意它的存在；當它消失時，也要注意它的消失。為了確保蓋障仍在控制之中，我們必須了知：五蓋如何生起？可以如何被移除？日後又要如何防止它們生起？

類似的禪觀模式也被應用於七覺支：念、擇法、精進、喜、輕安、定、捨。無論哪個覺支開始現起，我們都要注意它的現起，在注意到它的現起之後，我們還要進一步去探究它是如何現起、成熟。當覺支剛出現時，它們是微弱的，但透過持續培養，它們會逐漸積蓄力量。

「念」覺支開啟整個禪觀的過程：當「念」夠穩固後，可以帶動「擇法」——一種智識的探尋特質，「擇法」接著帶起「精進」，「精進」引發「喜」，然後「喜」帶來「輕安」，「輕安」帶來「定」，「定」再帶來「捨」。因此，邁向覺悟的整個發展歷程皆始於「念」。「念」在全程始終作為一股規範的力量，以確保心的清晰、明智和平衡。☸

#### 【編者按】

本文譯自菩提長老 (Bhikkhu Bodhi) 所著《八正道》(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 Way to the end of suffering* ) 一書第六章。本書由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出版。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 牛糞一卡車

阿姜 布拉姆 著 釋見諦 譯

你跟你的朋友到海邊開心地玩了一下午，當回到家時，你發現有一大卡車的牛糞，正好倒在你家門口。堆在門口的一卡車牛糞，代表降臨於我們生命中的創傷。您可以「把牛糞帶著走」，也可以「挖牛糞到花園埋」，讓生命的悲劇成為您生命花園的肥料。

## 奉承令你無往不利

人都喜歡聽到別人讚揚自己，但不幸的是，常常所聽到的，都是自己的缺點。我認為這很公平，因為多數的時間裡，我們只談論別人的缺點，幾乎不講些讚歎的事，你只要試著傾聽自己談話就知道了。

沒有讚揚，不正向地強調美德，那些美好的特質便會枯萎、死亡；可是只要一丁點兒的讚揚，就會成了鼓勵的眺望台。我們全都希望聽到自己被讚歎，只是我們更想確定：如何做，才能聽到它。

我曾在雜誌上讀到關於治療師如何運用正向強化，來幫助患有少見厭食症的兒童——無論何時，他們只要一吃進某些固態食物，幾乎立刻就會將食物嘔出來。治療期間，只要任何一個孩子將一口食物嚥下約一分鐘或更長的時間，大人們就開宴會慶祝——父母親會帶著紙做的帽子，站在椅子上拍手狂叫；護士會跳舞並拋出彩色紙帶，演奏這個孩子最喜愛的音樂……，種種突然出現的慶賀，將這個嚥下食物的孩子圍在中間。

逐漸地，孩子們能嚥下食物的時間愈來愈長，光是那些單純給予所帶來的喜悅，便重組了他們的神經系統。這些孩子如此地需要被稱讚，我們也一樣啊！

說「奉承一無是處」這句話的人真是個……，可是我想我們應該原諒他們。我的朋友！奉承，令你無往不利。

## 如何作個貴賓

在敝寺成立的第一年裡，我必須學習如何建造房子。第一個大的結構體便是六間廁所與六間淨化身體的浴室，所以，我得學習有關水管的所有工程。為了要學，我拿著藍圖到一間賣水管的材料行，把藍圖攤在櫃台上便說：「請幫忙！」

因為訂單很大一筆，所以掌櫃的弗瑞德，並不介意花額外的時間說明須要什麼配件、需要的原因，及將它們連接起來的方法。最後，費了不少耐心，憑著一般常識和從弗瑞德那兒得來的建議，寺裡的廢水系統終於全部完成了。當地的衛生局檢查員前來作了一次嚴格的測試，而且通過了，我簡直樂歪了。

幾天之後，水管工程零件的帳單寄來了。

我請寺裡的會計開了一張支票，連同一封感謝函，尤其感謝弗瑞德協助我們道場的建立。

當時我並不曉得這間在柏斯城有好幾家分店的大型水管公司，有獨立的會計部門。我的信被一位會計部門的職員拆開並閱讀，他對收到這樣一封讚賞的信，感到非常驚訝，立刻拿到該部門的經理那兒。通常，會計部門收到的信多數是抱怨的，所以這位負責人也十分吃驚，便將信直接呈上公司的總經理。總經理看了信，高興得馬上拿起話筒，打電話到分行的售貨部門找弗瑞德，告訴他辦公桌上的那封信。

「弗瑞德，這檔子的事，正是我們公司想要尋求的客戶關係。您的行為真是有先見之明。」

「是的，老闆。」

「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弗瑞德。」

「是的，老闆。」

「我希望我們有更多像你這樣的員工。」

「是的，老闆。」

「你現在的薪水怎樣？也許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哦，太棒了！老闆。」

「幹得好！弗瑞德。」

「謝謝您！老闆。」

我就在這通電話一兩個小時後來到店裡，為了另一項工程，希望更換一個零件。隔著兩位已經在等候的高大澳大利亞水匠，他們的肩膀幾乎跟化糞池一樣寬，弗瑞德還是看到了我。

「布拉姆！」他拉開一張大大的笑臉說：「進來這兒。」

我受到貴賓的招待，然後被帶到後面，一般顧客不准進入的地方，去挑選我須要替換的零件。而弗瑞德在櫃台服務的好友告訴我，不久前剛接到總經理打來的那通電話。

我找到我所要的零件了，但它比起我所歸還的零件大且貴。

「我還要付你多少錢？」我問道：「差多少？」

只見弗瑞德咧開一張從這隻耳到另一隻耳的笑臉，回答道：「布拉姆，因為是你，差額是零。」

真沒想到，讚賞還有經濟效益呢！

## 兩根指頭的微笑

讚賞節省我們的金錢，增進人們的友誼並創造快樂，所以我們須要

多多散播它。

不過，最難讚美的對象，就是自己。因為我們受到的教育總認為：若是讚美自己，就是自大。事實並非如此，讚賞自己好的德行，可以正向地鼓勵我們成為「心胸」寬大的人。

當我還是學生時，我的第一位禪修老師給了我一些實際的忠告，他從我早上起床後做的第一件事開始問起。

「去上廁所。」我說道。

「你的廁所有沒有一面鏡子呢？」他問道。

「當然有啊！」

「好，」他說著：「從現在開始，每天早上，甚至就在你刷牙前，我要你看著鏡子並對自己微笑。」

「拜託！」我開始抗拒：「我是個學生，有時我睡得非常晚，起床時，會覺得不是很有精神。有時候，甚至害怕看到鏡子中的自己，更別說微笑了。」

他笑出聲，盯著我的眼睛說：「如果你不能弄出個自然的微笑，那麼就用你的兩根手指，各放在嘴巴的一角，然後往上推，像這樣。」接著他示範一次。

他看起來真是滑稽，我哈哈大笑。他命令我試一次，我便照做了。

隔一天，我把自己拖下床，搖搖晃晃地走到廁所，看了看鏡中的自己。「噫！」它並不是一幅美麗的畫面，看來自然的微笑是不可能成功的。於是我用我的兩根手指，各放在嘴巴的一角，然後往上推。

我看到一個年輕的傻小子在鏡子裡扮著可笑的臉，便忍不住咧嘴笑了。自然的微笑出現了，鏡子裡的傢伙對我微笑，我又跟著笑，鏡子裡的人也繼續笑著，幾秒鐘之後，我們兩個竟然笑在一塊兒了。



我持續這樣的練習長達兩年之久。每天早上，不論起床時的感覺如何，我很快地便跟鏡子裡的自己笑在一塊了，雖然常是藉著兩根手指的幫忙。不久後，人們就說我常面帶微笑，可能是我嘴巴附近的肌肉已經黏在那個位置了吧！

任何時刻，我們都可以試試兩根指頭的把戲，在我們生病時、受不了時，或徹底沮喪時，特別有效。「笑」被證實會分泌出腦內啡(endorphins)到血液裡，可以強化免疫系統，並讓我們感到快樂，幫助我們看到那堵牆上的九百九十八塊好磚，而不只是那兩塊出差錯的磚。再說微笑也讓我們看起來更漂亮。

因為這樣的好處，有時我會稱這座位於柏斯城的佛寺為「阿姜 布拉姆美容院」。

## 無價的教學

我聽說憂鬱症帶來了數十億元的商機，這真是令人感到憂鬱！因為從人們的痛苦裡發財實在很不對勁。在我們簡樸的文化裡，出家人不允許擁有金錢，而且對於我們所作的演講、諮商輔導或任何其他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費用。

有位美國籍女士打電話給我的同修，一位著名的禪修老師，詢問有關學習靜坐的事。

「我聽說您教靜坐。」她懶洋洋地在電話另一端問道。

「是的，小姐，我教打坐。」他禮貌地回道。

「你收多少錢？」她問道，直接切入重要的關鍵。

「不要錢，小姐。」

「那麼你教的一定沒有用！」她回答道，同時掛斷了電話。

幾年前，我也接到一通從波蘭移民澳洲的女士打來的類似電話：

「今天晚上，你們中心是不是有演講？」她問道。

「是的，女士，晚上八點鐘開始。」我告訴她。

「我要繳多少錢呢？」她問道。

「不用錢，女士，它是免費的。」解釋完，接下來是一陣沉默。

「你沒聽懂我的話，」她強而有力地說著：「我到底要付你多少錢，才可以聽演講？」

「女士，你不必付任何錢，它是免費的。」我說著，儘可能地保持平緩。

「聽著，」她在電話的另一端叫了起來。「幾塊？幾毛？我必須吐出多少才能入場？」

「女士，你不必吐出任何東西。你只要走進來到後面坐下。若你需要的話，隨時都可以離開。沒有人會問你的名字或住址、發給你任何傳單，也不會在進門時要求你捐款。它是完全免費的。」此刻的沉默更長了。

接著她問道，真心地想知道：「哦！那你們這麼做得到了什麼呢？」

「快樂啊！女士，」我回答說：「快樂。」

現在，當有人問到這些教學要繳多少錢時，我再也不說它們是免費的了。

我會說：它們是無價的。

## 這也會過去

在協助克服憂鬱症的教導中，有個最無價的也是最簡單的教導。不過，簡單的教導很容易被誤解，唯有當我們不再憂鬱時，才能宣告我

們已經真正地了解以下的故事。

新來的囚犯非常害怕也十分沮喪：囚牢裡的石牆，吸走了任何可能的溫暖；硬梆梆的鐵條嘲諷著任何的慈悲；當他的牢房門被關上的那一刻，鋼鐵相撞產生刺耳的聲音，「希望」完全被封鎖住，怎麼搆都搆不著。隨著刑期的拖延，他的心逐漸地往下沉。此時，在床頭的牆壁上，他看到石頭上刻著一行字：「這也將會過去。」

這些字幫助他挺了過來，正如它們一定也支持過之前的囚犯一樣。不論日子變得多麼困難，他會注視著這些字並記住，「這也將會過去。」在他被釋放的那一天，他明白了那些字眼的真意：他的刑期終了，監禁也已經過去。

重拾生活之後，他經常想起那句話，便將那些字眼寫在碎紙片上，放在他的床邊、車上及公司裡。當遇到不如意時，他從來不會沮喪，他只是憶念著：這也將會過去，同時掙扎地前進。所以，不順遂的時間似乎不會拖得很長。當順利來臨時，他享受著它們，可是從來就不會太大意，然後又會憶念起：這也將會過去。於是繼續努力地生活，不視任何事物為理所當然，所以，好時光似乎總是過得特別久。

甚至當他罹患癌症時，「這也將會過去」，為他帶來希望。「希望」給他帶來力量，以及以正面的態度來擊倒這個病。直至某日，相關的專家肯定地說：「這個癌症也已經過去。」

在生命的尾聲，他躺在床上輕聲地對他所愛的人說：「這也將會過去。」於是很輕鬆地適應了死亡。對他的家人及朋友來說，這句話便是他所給的最後一份愛的禮物。因為從他身上，他們學習到「悲傷也將會過去」。（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佛教徒時，我在英國第一次聽到這個古老故事的某一個版本。之後它被重述並被伊德里斯夏(Idries Shah)簡短地出版於《蘇菲派之道》(The Way of the Sufi)，

企鵝出版社(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1975, 頁80-81。)

沮喪是一座我們大多數人都要穿越的牢獄，「這也將會過去」將幫助我們度過。同時還能避免一個導致憂鬱的主要因素：那就是過份地視順境為理所當然。

## 英雄式的犧牲

當我在學校任教時，一班三十人的同學中，我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期末考分數最低的那位學生，我看得出他正為自己的表現感到沮喪，於是我把他帶到旁邊。

我告訴他：「在三十人的班級裡，必定有某個人要成為第三十名。而今年正好是你，你做了英雄式的犧牲。正因為如此，你所有的朋友都不必受到全班最後一名的羞辱，你這樣做很善良、很慈悲，你應該得到一個獎。」

我們兩人都知道我所說的很荒唐，可是他還是咧嘴笑了出來，不再將那檔事視為世界末日了。

隔年他書讀得好多了，輪到別的人去做這項英雄式的犧牲了。

## 自由的世界

連續好幾週，寺裡一位比丘到柏斯城附近，一座新成立的、警戒最嚴密的監獄指導禪修。這一小群囚犯漸漸跟這位比丘熟悉起來，並且相當尊重他。在某堂課將近結束時，他們開始詢問比丘在寺廟裡的日常作息。

「我們每天早上必須四點鐘起床，」他開個頭。「我們睡在地板上，有時非常冷，因為我們的小房間沒有暖氣。我們一天只吃一餐，



全部的東西都混在一個鉢裡，下午與晚上不可吃任何東西。當然沒有女人，也沒有酒。我們也沒有電視機、收音機，或聽音樂。我們從來不看電影，也不打球。我們很少說話，工作很辛苦。空閒時，我們盤坐，觀察我們的呼吸。」

這些囚犯被我們斯巴達式的苦修生活所震住。比起來，他們戒嚴森密的監獄看來就像五星級的旅館。事實上，有個囚犯非常同情他這出家朋友的遭遇，他忘了自己身在何處，竟然說：「住在你的道場真是可怕，你為什麼不過來跟我們住在一起呢？」

這位比丘說到此，房間裡便一陣爆笑。當他跟我講述這件事時，我也笑了出來。然後，我開始深思此事。

是的，我的道場比起森嚴、專門關社會重犯的監獄還要苦得多，可是很多人自願來住在這兒，而且在這兒還感到很快樂。相對的，很多人卻想要逃離具有各項設備、舒適的監獄，而且在那兒還感到不快樂。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寺廟道場，囚犯們想去；監獄，囚犯們不想去。這就是其中的差別。

任何你不想去的地方，不管它多麼地舒適，對你而言，就是一座監獄，這才是「監獄」一詞的真正意思。如果你在做一个你不想要的工作，你就是在監獄中。如果你在一個不想要的感情關係裡，你就活在監獄中。如果你住在一個你不想要，既病又痛的身體裡，那麼它對你也是一座監獄。監獄便是指：任何你不想要的情境。

因此，應如何逃離生命中許多的監獄呢？

簡單。只要改變你對處境的觀點為：想要在那兒，就好了。甚至在聖昆廷監獄，或次於它的——我的道場，當你想要到那兒，那麼它對

你而言，就不再是一座監獄了。藉著改變你對工作、感情關係，或對生病的身體的看法，並接受這個情境，而不是想要排斥它，就不再感覺那是座監獄了。當你在這兒感到知足時，那麼你就自由了。

自由便是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感到知足，監獄便是你想要去別的地方。知足之人所到的世界，便是自由的世界。真正的自由是脫離欲望的自由，從來不是追求欲望的自由。

## 牛糞一卡車

不如意的事情，如考到班上的最後一名，這在生命中是會發生的，而且在每個人的身上都可能發生。不過，形成快樂或沮喪的唯一差別，就在於災難發生時，他們如何應對。

想像一下，你跟你的朋友到海邊開心地玩了一下午，當回到家時，你發現有一大卡車的牛糞，正好倒在你家門口。關於這一卡車的牛糞，有三件事情，你必須要確認：

- 一、你並沒有訂購它，那不是你的錯。
- 二、你困在其中了，因為沒有人看見是誰倒的，所以，你不能叫任何人拿走它。
- 三、牛糞很髒，很令人討厭，臭味瀰漫了整個房子，讓人幾乎無法忍受。

上述的譬喻中，堆在門口的一卡車牛糞，代表降臨於我們生命中的創傷。正如面對那一卡車的牛糞一樣，關於生命中的悲劇，有三件事情，我們應該要認識：

- 一、我們並沒有訂購它，那不是我們的錯，雖然我們會想問：「為什麼是我們呢？」

二、我們陷在其中了，沒有任何人，甚至是那些最疼愛我們的人，能將它拿走（雖然他們可能試著這麼做）。

三、它真的很可怕，是我們的快樂殺手，而且所帶來的痛苦，充斥了整個生命，幾乎令人無法忍受。

陷在一卡車的牛糞堆裡，有兩種回應的方法：第一、把牛糞帶著四處走。我們放一些在口袋裡、一些在背包和手提箱裡、一些在襯衫上面，甚至放一些到褲子裡。當帶著牛糞四處走時，我們會發現，自己失去了許多朋友，連最要好的朋友，也似乎不那麼常在身邊了。

「把牛糞帶著走」是一個譬喻：表示我們陷入沮喪、消極或忿怒中，這是面對逆境一種自然而且可理解的反應。若我們因此失去了許多朋友，那也是一種自然而且可理解的反應，畢竟當我們沮喪時，朋友並不喜歡待在我們的身邊。再者，那堆牛糞並沒有變小，甚至當它成熟時，那氣味變得更糟糕。

好在還有第二種處理方法。就是當一卡車的牛糞倒在家門口時，我們大嘆一口氣後，就開始工作。拿出手推車、耙子和鏟子，把牛糞耙到手推車裡，然後推到房子後面，埋在花園裡。這是一項累人且困難的工作，可是我們曉得沒有其他更有效的辦法了。

有時候，我們所能做的，只是一天鏟半個推車的量，就算如此，我們還是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處理，而不是抱怨到得了憂鬱症。日復一日，我們挖著牛糞；日復一日，牛糞堆愈來愈小了。有時候得花上好幾年，但是這樣的清晨，確實會來臨——我們看到家門口的牛糞全都沒有了。更有甚者，在房子的另一邊，奇蹟出現了，花園裡的花兒綻放，到處都是色彩繽紛，花香四處吹送，鄰居乃至路人，都因此而高興地微笑。角落的那棵果樹，幾乎要倒了下來，因為沈甸甸的果實太

重了。那些果實異常地甜美，用錢還買不到。果實纍纍，多到你必須送給鄰居，甚至連路人都可以品嚐到這奇異果實的美味。

「挖牛糞」是另一個譬喻，它表示歡迎悲劇作為生命的肥料。我們必須獨自承擔的是工作，沒有一個人能在這方面幫得上忙。但是藉著日復一日地，將牛糞埋入心靈的花園，這堆牛糞自然就變少了。

我們可能得花上好幾年的時間，但是這樣的清晨確實會來到。在我們的生命中，再也看不到痛苦；在我們的心中，一個奇蹟發生了：仁慈的花兒綻放，愛的香氣四處吹送，飄送到我們的鄰居、親戚，甚至是路人那兒。我們在角落的那棵智慧之樹彎了下來，滿載著穿透人生的甜美的洞見，我們自由地分享那些甜蜜的果實，出乎意料之外的，甚至足以與路人分享。

當我們認識了悲慘的苦，學到其中的教訓，並栽培我們的花園後，我們才能夠舉起手臂，搭在另一位也深陷於悲痛的人身上，輕聲地對他說：「我明白。」他們會曉得我們是真正地理解，因為慈悲心發動了。我們會將手推車、耙子、鏟子以及無限的鼓勵拿給他們。但如果我們沒有栽培好自己的花園，這些是做不到的。

我認識許多出家人，他們的禪修修得很好，在逆境中表現得安詳、沉著與穩重。可是只有幾位成為大師，我經常思惟其中的原因。

我想，有時候某些出家人比較沒有遇到困難，他們少有牛糞要挖，他們便是那些沒有成為大師的人。反倒是那些有很大困難，靜靜地挖著牛糞，然後完成一座色彩繽紛的花園，如此走來的人，才成了大師。他們都很有智慧，鎮靜而且慈悲，也就是說，那些擁有愈多牛糞的人，將愈有東西和世界分享。對我而言，我的老師阿姜 查是所有老師中最頂尖的。我相信在他早年的時候，一定有一間卡車公司帶著一



隊的卡車，將牛糞運送到他的門口。

這個故事的寓意或許在於：你若想要服務這個世界，你若希望依著慈悲之道而行，那麼下一次悲劇發生在你生命之時，你可以歡迎地說：「哇！我的花園又有更多的肥料了！」

## 作一個垃圾桶

我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去傾聽人們的問題，在聽了某些人所捲入的錯綜複雜、異常棘手的困境後，我常因為同情他們而搞得自己很沮喪。為了幫一個人從深淵裡爬出來，有時必須讓自己掉入深淵，才能找到他們的手——還好我總是記得帶把梯子。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後，我就恢復像往常一樣開心，基於我所受過的訓練，這項諮商輔導工作，並不會留下痕跡。

阿姜 查說：出家人要作垃圾桶。尤其是長老級的出家人，必須坐在他們的寺裡，傾聽人們的問題，並接收人們的垃圾。諸如婚姻的問題、青少年的困難、感情的苦惱、經濟的問題等等。我並不清楚為什麼出家人要作垃圾桶，畢竟一個單身禁欲的出家人，能知道多少婚姻問題呢？何況出家就是要遠離這一切的垃圾。不過基於慈悲，我們坐下來並且傾聽，分享我們的平靜，也接收全部的垃圾。

阿姜 查給了我們一個特別重要的箴言，他說：出家人要像底部有個洞的垃圾桶，我們得接收全部的垃圾，卻又要片甲不留。

因此，一位有力量的朋友或諮商員，就要像一個無底的垃圾桶，從不因塞得太滿，而聽不進另一個人的問題。

## 沒什麼是不公平的

當陷入沮喪時，我們經常會認為：「這不公平！為什麼是我呢？」心想如果生命公平一點，事情就會好過一點。

我在監獄指導的禪修班裡，有一位中年的囚犯要求在課後見我，他已經參加了好幾個月，所以我跟他很熟。

「布拉姆，」他說道：「我想告訴你，其實我並沒有犯下讓我坐牢的那條罪，我是無辜的。我知道很多犯人都會這麼說，並且扯謊，可是我所說的是真的，我不需要騙你。布拉姆，不騙你。」我相信他，當時的情境以及他的態度令我相信他說的是真的。

我開始想：這太不公平了，我開始設想應該怎麼作，以彌補這項駭人的不公道。不過他打斷了我的思緒。

帶著一種惡作劇的笑容，他說：「可是，布拉姆，我幹了不少壞事，卻沒有被逮捕。所以，我想，這究竟還是公平的。」

我笑彎了腰，這個老無賴還挺了解因果的道理嘛！甚至好過我所認識的一些出家人呢！

多少次我們犯了一個「罪」，一些有害、惡意的行為，但我們並沒有因此受苦？我們可曾說過：「這不公平！為什麼我沒有被逮捕呢？」

然而，當我們無緣無故地受到苦難時，便呻吟道：「這不公平！為什麼會是我呢？」沒什麼是不公平的，正如故事中的囚犯一樣，我們可能犯了多少其他的「罪」，而並沒有被逮捕，所以，生命究竟還是公平的。📖

（本文摘譯自阿姜 布拉姆（Ajahn Brahm）所著《這一卡車的牛糞是誰訂的？——迎接生命困境中感人的故事》（*Who Ordered This Truckload of Dung? Inspiring Stories For Welcoming Life's Difficulties*）本書最早出版於澳洲Lothian Books出版社，後由智慧出版社(Wisdom Publications)於澳洲以外的地方出版。）

# 淺談佛教藝術的賞析（一）

## 釋見潤

本文節錄自台北印儀學苑「自在人生系列講座」

原講題：從「諸相非相」談佛教藝術的賞析

日期：九十六年三月十九日

## 前言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阿彌陀佛！

很榮幸在我們印儀學苑從羅斯福路的舊址搬到濟南路的新址後，所舉辦的系列演講活動裡，以佛教藝術的主題與諸位分享一些修學心得。今天與會的大眾幾乎都是印儀學苑佛學研讀班畢業或在校的同學，是故以下我們將以各位在佛學研讀班的學習經驗以及大家比較熟悉的語詞來進行這個講題的探討。

藝術一詞，從不同角度的切入，可有不同的定義及詮釋。大體來說，可以分為音樂、美術、戲劇、舞蹈四大門類，或可分為視覺藝術、聽覺藝術、表演藝術三類等。

佛教藝術是當代的語彙。就佛教的義理而言，我們之所以能夠認識外境，是透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接觸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構成我們所辨知的這個世界。從佛教藝術的角度來說，六塵都可以成為佛教藝術創作的對象，意即以視覺的、聽覺的、嗅覺的、味覺的、觸覺的、意識法塵的形式與內涵，相依相攝成就至真美善、健康和合的根身器界。

在這次大約兩個小時的講座裡，我們將以平日大家接觸最多的佛

教視覺藝術來談。先從一個小故事談起，再述及佛教對於「相」的看待，進而探討有關佛教造像的起源與開展，繼以兩類主要的佛教造像題材作一賞析，最後歸結提出佛教藝術的意義與價值。

## 從一個小故事談起

這個小故事，要從這張圖像說起。

這是一尊——？（眾答：佛像。）

是什麼佛像呢？（眾答：釋迦牟尼佛。）



是的，這是嘉義安慧學苑大殿內的佛像，是一尊本師釋迦牟尼佛的造像。

這尊佛像看起來覺得如何？（眾答：很莊嚴。）

嘉義的居士都說這尊佛像好莊嚴啊！曾有未接觸過佛教的人來到安慧學苑，看到這尊佛像時，因為覺得祂實在雕塑得太好了，就稱呼這尊佛像為「美男子」。佛陀在古代的印度社會，確實是個美男子，根據《中阿含經》裡的記載，佛陀具足所謂的「三十二相」，這「三十二相」或許就是當時的人們所公認的三十二項審美的標準。

以下所說的這個小故事與這尊

佛陀的造像有關，是一則真實的事例。

上個星期二，有位女居士帶著正在唸幼稚園大班的姪子——瑞瑞來到安慧學苑。瑞瑞因為在家裡聽說姑姑要去拜訪師父，便好奇地想跟著姑姑去看看師父們長得什麼模樣。姑姪二人到了安慧學苑，瑞瑞亦步亦趨地跟隨姑姑的腳步走進大殿，看著也模仿著姑姑跪在拜墊上、雙手合十、向佛陀頂禮三拜的動作。禮佛之後，姑姑教瑞瑞向佛陀祈求令人難過的感冒能夠早日康復，瑞瑞聽了隨即合掌、跪於拜墊，抬起頭來望著佛陀，真摯的臉龐流露出認真、專注的神情，口中喃喃說道：「佛陀啊！我叫作瑞瑞，我感冒了，請佛陀保佑我趕快好起來喔！」瑞瑞說完話，停了一會兒，再看了佛陀一眼，然後輕輕地拉了拉姑姑的衣角，小聲地說：「姑姑，我剛才只有跟佛陀講過話了，可是祂都沒有回應我。祂——是假的。」

各位居士，請問大家，這瑞瑞講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答：真的。）

那麼，這尊佛是真的還是假的？（答：真的，或答：假的，或答：是真的也是假的。）

再請問，瑞瑞說「祂是假的」，這句話是真的還是假的？（答：真的。）

瑞瑞說這尊佛是假的，大家說瑞瑞講的話是真的，然後大家又說這尊佛是真的也是假的。

那麼，這尊佛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或答：真的，或答：隨心所現。）

又如，剛才進行講座之前，大家來到印儀學苑，也都有到大殿禮佛；禮佛時，有沒有把大殿內的三尊佛像看清楚了呢？（答：有看清楚。）

那麼，這三尊佛像是真的，還是假的呢？（或答：真的，或答：假的。）再問，禮佛三拜的時候，您是拜真的還是拜假的呢？（答：拜真的。眾人笑。）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讓我們一起來作探討。



## 佛教對於「相」的看待

我們日常的身心活動，經由六根接觸六塵，產生很多的「相」——眼睛看到的顏色或形狀、耳朵聽到的音聲、鼻子嗅聞的氣息、舌頭品嚐的味道、身體皮膚的觸覺以及出現在腦海中的語言、文字、概念、思想等，這些都叫作「相」。我們的生活當中呈現種種的「相」，也和這些「相」息息相關。

平常我們認識佛教，大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透過視覺的認知。譬如，以印儀學苑現今還在裝修期間的空間設施為例，目前的印儀學苑，大家若從外觀上來看，可能還無法識別這是一所佛教的寺院；但是，因為大家是佛學研讀班的同學，當您們來到印儀學苑的時候，會先到大殿禮佛，向佛菩薩銷假。當您們進入大殿，看到莊嚴的佛像，卻可以知道這裡是佛教的道場，這是由於大殿裡面具有佛教視覺的圖像、造像，讓我們可以分別，辨識這是一個佛教的處所。

佛教藝術的賞析涉及一個核心的基本觀念——到底佛教藝術要如何欣賞呢？今天我們將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裡的「諸相非相」四個字作為這個核心觀念的提出。

佛教著名的經典之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稱《金剛經》，內容闡述了佛教最高的般若智慧。大家曾經讀過嗎？（大眾約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舉手表示曾誦讀過）在《金剛經》裡有一段佛陀與須菩提的精采對話：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這段對話或許可

以從兩個層面來作解讀。第一個層次的大意是，佛陀問：須菩提，您認為如何呢？可以從這個身相「見到」如來嗎？須菩提回答：不可以的，不能將眼前所見的身相當作這就是如來的真實相。第二個層次的大意是：「如來的真實相並非我們眼前所見的這個樣貌而已。」

再請看下一句經文：「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虛妄」二字，在此略作幾個意思的淺白解釋，其一：所有的相並不是如我們表面上所看到的這樣而已。例如：各位同學現在坐在這裡，大家所認識的您只是坐在教室的您，這是不是您的全部樣貌呢？（眾答：不是。）當我們在禮拜佛像時，是只有在禮拜表面上所看到的這尊佛像而已嗎？（眾答：不是。）

其二：所有的相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狀態。譬如：剛才六點三十分的您與現在七點三十分的您，您的「相」是固定不變的嗎？（眾答：不是。）從剛才到現在，各位的行住坐臥威儀表現已有不同了，念頭的出現也不一樣。再者，我們看到的一切相，例如有男眾相、女眾相，在禪觀的經驗裡，這些男眾相、女眾相只不過是身、心的組合，以禪觀來看待每一個人的存在，都是名色的組成。

雖然一切的相都是「虛妄」，我們卻也觀察到在生活的周遭可以看到諸多與佛教有關的「相」，尤其是視覺方面的造像。在當代的佛教建築裡，佛像更是一個重要的表徵，通常大家到佛寺參訪時，很自然地會到大雄寶殿向佛陀禮拜、問訊，或是行鞠躬禮。

那麼，早期的佛教造像是怎麼開始的？又是如何開展出來的呢？

（下期待續）

# 緬梔的告白

## 雞蛋花

已過了20年屋齡的紫竹林精舍，在兩年前大整修，大門右側的空地原有的火焰木已枯，現在又必須再種一棵樹，為了配合各種情況，選樹的過程，讓法師們費盡心思，且讓我們細細讀來……

現代年輕人，不是很流行「告白」嗎？

我也來趕一下時髦！（啊？「告白」是什麼？就是說出內心深處的話。）

我叫「緬梔」，注音「ㄇㄧㄣˇ ㄗㄩㄛˊ ㄘㄩㄛˊ」。「梔」，這個字，不好讀吧；不讀「ㄈㄨㄨㄞˋ」，要讀「ㄘㄩㄛˊ」哦！再讀一次，「ㄇㄧㄣˇ ㄗㄩㄛˊ ㄘㄩㄛˊ」，答對了！

「緬梔」，是我的學名。我的祖先住在「緬甸」，所以叫「緬」？。

我的俗名叫「雞蛋樹」，開的花叫「雞蛋花」。——喔！這下你知道我是什麼樹了吧！因為我的花，花心是「蛋黃」色，花瓣是「蛋白」色。花瓣內緣像蛋白包著蛋黃，含苞初放時，外型橢圓，像雞蛋，因此得名。

我住在：高雄縣鳳山市紫竹林精舍。

找我，不必到精舍裡面問法師。到精舍門口，向右側看，——哪！我就在那兒。對！在大門口！陪著大門的「護法神」，我是「護法樹」！

搬到精舍住，可是有一段故事的。你別以為，輕易就可當一顆護

法樹哦！

話說兩年前，精舍大整修，原來住在門口的火焰木學長，因為衰枯往生了，門口須要再植一棵樹。

門口這塊空地，土薄地狹。下面是地下室，側面是冷氣機組的排風口，不是和風送暖，倒是熱氣襲人。這塊小空地，不能種深根的樹，土層太薄；也不能種怕熱的樹，熱風口在側。樹蔭高大的樹，吃土太深，根無法生長。熱風一吹，樹受不了，樹命不常，像火焰木學長一般，年紀輕輕就……。

對！對！這下你就知道：法師們為了選「樹」，有多傷腦筋了！

佛法不是說要修智慧嗎？這下可考到法師身上來了！

偷偷告訴你：這個考題還有另一個分題哦！對！這是題組，不是單一考題。

聽說僧團的方丈悟因師父特別提示：這棵樹，得選一棵會開花的樹。象徵喜氣迎人，歡迎居士來寺禮佛！

對！對！你又猜對了！本來就夠傷腦筋了，這下條件更嚴，範圍更小了。

耶！選媳婦，也沒這麼囉嗦吧！不過是選棵樹，大費周章地……是囉！這就是法師們的用心囉！

法師們開會討論，翻閱植物圖鑑，找居士們詢問……轉輾問到了一位園藝專家。專家推薦了「我」——緬梔，而且是開粉紅黃心的雞蛋花。

我的年紀不小也不大，四十幾歲了，經歷些許風吹雨打。不須深

根，耐熱耐旱，樹身強壯。高度不高也不矮，身材不胖也不瘦，樹蔭不大不小，身形略扁，正好配合精舍的側牆。長年綠葉紅花，花心蛋黃，花瓣粉中帶紅，散發淡淡悠香，喜氣迎人……哈！哈！我儼然成了選美皇后了。

就這麼般地，監院自晟法師帶著同學，親自——監院法師哦！親自哦！——到彰化來「相親」。師父，不要怪我這麼說，我真的很像被安排「相親」的大姑娘。只是我來當「法眷」，不是當「親眷」。

把我從彰化搬來後，園藝師又遵從法師的指示，在樹下布置小假山，鋪上大石塊，種植小樹、小草，美化一番。研讀班的同學，上、下課接送，也可以在樹下坐坐，等等人。

算一算，我搬到精舍也三年了。初級班→中極班→高級班，看！我也算是研讀班的學長了，我讀高級班了耶！

下次到精舍來，記得來看我。在樹下的石塊坐坐，吹吹風。我開著紅花迎接您，祝您福慧增長！

……鈴！鈴！……

風先生送簡訊來了，我得接一接……

哦！是我的兩位同班同學，他們要我轉告大家：

他們叫「日日櫻」，長年開著紅紅的「日日櫻」花，也是法師特選的，就站在弘化堂門口迎接大家。

樹下有石桌石椅，歡迎大家來坐，來寺禮佛！



# 香光尼僧團各寺院機構近期活動

## 〔孟蘭盆法會暨護夏總回向〕

- ◎印儀學苑  
8/24~8/26 (五~日)。
- ◎定慧學苑  
8/19 (日)。上午8:30~17:00  
皈依典禮：8/5 (日)。晚上7:00
- ◎養慧學苑  
8/23~8/26 (四~日)。
- ◎安慧學苑  
8/11 (六)~8/19 (日)。(頂禮梁皇寶懺)  
八關齋戒：8/11 (六)。  
皈依典禮：8/18 (六)。下午2:00
- ◎香光寺  
9/1~9/2 (六~日)。
- ◎紫竹林精舍  
8/18 (六)~8/26 (日)。(頂禮梁皇寶懺)  
八關齋戒：8/18 (六)。  
皈依典禮：8/25 (六)。下午2:30

## 〔精進共修活動〕

- ◎一日禪  
\*時間：8/11、9/15 (六) 上午9:00~17:00  
地點：印儀學苑02-23946800
- ◎精進禪五  
\*時間：10/9~10/14 (二~日)  
地點：香光山寺03-3873108
- ◎精進佛一  
\*時間：10/13 (六)  
地點：印儀學苑02-23946800  
\*時間：10/14 (日) 上午8:00~17:00  
地點：香光寺05-2541267
- ◎八關齋戒暨佛三共修  
\*時間：9/20~9/23 (四~日)  
地點：香光山寺03-3873108  
\*時間：9/28~9/30 (五~日) 上午8:00~20:00  
地點：養慧學苑04-23192007
- ◎藥師懺共修  
\*時間：9/22 (六) 下午2:00~5:30  
地點：印儀學苑02-23946800
- ◎大悲懺共修  
\*時間：9/16 (日) 下午2:30~5:00  
地點：香光山寺03-3873108  
\*時間：8/6~8/13 (一) 晚上7:30~9:20  
地點：養慧學苑04-23192007

## 〔課程講座〕

- ◎研讀班繼續課程——唯識學入門  
時間：96年12月起至97年2月。晚上7:00~9:00 (共九週)  
地點：定慧學苑037-272477  
報名資格：香光尼僧團佛學研讀班畢業
- ◎弦樂團第七期招生  
時間：9/7~12/28。每週五晚上7:30~9:30  
地點：養慧學苑04-23192007
- ◎花藝插花班  
時間：每週三下午2:30~4:30 / 晚上7:00~9:00  
地點：養慧學苑04-23192007
- ◎身心健康講座——解開心中的枷鎖  
時間：8/8 (三)。下午2:30  
地點：安慧學苑05-2325165  
主題：談癌症、憂鬱症、糖尿病、高血壓  
主講：許添盛醫師
- ◎美容護膚課程  
時間：8/23~9/20。每週四晚上7:30~9:20  
地點：安慧學苑05-2325165
- ◎少年夏令營——快樂學「手編織」  
時間：8/25~8/26 (六~日)  
地點：安慧學苑05-2325165
- ◎成人手編織班  
時間：9/2~10/21。每週日下午2:30~5:00  
地點：安慧學苑05-2325165
- ◎兒童讀經班  
時間：96年8/1~10/10。每週三晚上7:00~8:30  
地點：印儀學苑02-23946800
- ◎兒童讀書會  
時間：9/6~10/25。每週四晚上7:30~9:20  
地點：安慧學苑05-2325165
- ◎兒童讀經班  
時間：96年8/4~97年6月。每週六上午9:30~11:00  
地點：紫竹林精舍07-7133891  
教材：昔時賢文、聲律啟蒙、法華經偈頌、禪詩、學庸論語等經典。
- ◎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會議時間：96年9/29~9/30 (六~日) 9:00~17:00  
會議地點：香光尼僧團印儀學苑  
報名日期：96年8月1日起至9月20日止。  
費用：免費。午餐由主辦單位提供素食餐盒。  
備註：請洽「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05-2542824

(請上香光資訊網<http://www.gaya.org.tw>查詢或來電詢問詳細活動內容。)

## 助印芳名

### 參萬元整

釋心田

### 貳萬元整

李鈞天

### 壹萬肆仟伍佰元整

鄭圭君 周宏達

### 壹萬壹仟捌佰陸拾元整

無名氏

### 壹萬元整

陳蕙薰

### 捌仟元整

鄭弼洲

### 陸仟元整

莊耀輝

### 伍仟元整

釋傳能 簡靜惠 周姿賢  
吳沛萱 韓露廷 周明欣

### 肆仟肆佰肆拾肆元整

新加坡居士

### 參仟元整

釋地持 王如津 宋永魁  
楊斐琬 方劉隨

### 貳仟肆佰元整

釋覺澈 何志燾

### 貳仟元整

釋永中 周志軍 吳柏森  
紀文英 洪慧珠 鄭品君  
潘清香 鄭文芳 張明貴  
蔡明旭 吳秀華 王居發  
林蘭英

### 壹仟捌佰元整

蔡毓瑄

### 壹仟陸佰元整

王怡嵐

### 壹仟伍佰元整

沈普生 楊侯于 陳亭瑜

### 壹仟參佰元整

陳柏毓

### 壹仟貳佰元整

賴高坤珠

### 壹仟元整

釋達和 釋惟律 釋長叡  
釋會宗 王隆祺 蔡曉瑛  
蔡曉雯 鄭勝美 陳菁雯  
李鳳珍 羅婉升 李甲興  
林文進 吳銀河 王學信  
鄭成泰 蔡早灼 陳文雄  
鄭志強 洪英茹 黃惠雯  
姜凱鐘 張秀美 吳玉霞  
蔡年香 林美莉 杜昇武  
王貞尹 王怡婷 黃麗珍  
王惠民 陳昱叡 楊月雲  
劉志賢 鄭志強 蔡 柔  
福慧禪寺

### 玖佰玖拾元整

朱顏

### 捌佰陸拾捌元整

莊淑慧

### 柒佰柒拾元整

三寶弟子

### 陸佰元整

楊智堯 盧玉珊 楊智勝  
楊智安 楊智竣 楊筌詠

### 伍佰捌拾元整

李純慧

### 伍佰伍拾元整

釋常實

### 伍佰貳拾伍元整

蔡佳琪 蔡良榮

### 伍佰元整

釋如貫 釋普慧 賴盈穎  
黃鈺揚 張文堅 黃毓瑩  
蔡銘卿 蔣麗珠 黃碧月  
莊皓安 莊皓宇 盧春華  
陳奕臻 吳曜宇 蔡瓊瑤  
方意晴 吳翊綾 吳雪珠  
陳秀美 溫彬僊 溫娟娟  
顏麗花 吳承宗 王春足  
連秀琴 林慧文 趙苑捷  
陳麗淑 楊馥嬪 王麗秀  
何如珊 楊鴻恩 陳美均  
郭碧玉 李淑媛 涂文璧  
曾永年 何迪雨 梁純淨  
陳嘉福 圓光佛學院

### 肆佰伍拾元整

陳布燦 周麗花 郭美津  
郭守貞

### 肆佰元整

林和民 陳靖 蔡威鈞

### 參佰元整

謝旻珊 謝苑恩 謝易珊  
何詔威 何仁瓦 范玉球  
曜源行 陳心惠 何高駿  
謝清江 朱珍宜 朱珍慧  
朱育凌 蕭美玲 朱正義  
尹 琪 尹 文 王灝英  
李秋惠 洪玉玲 張耀敏

### 貳佰伍拾元整

蘇晟漢 蘇晟璋 葉允玉  
葉吳格 劉政宏

### 貳佰元整

陳素貞 翁仁君 黃玉翠  
林馨香 蔡渝涵 莊桂玲

陳玉芝 劉月霞 楊宗偉  
許吉雄 蔡誌霖 林宗德  
林佩妏 林佳儀 林宗熹

### 壹佰伍拾元整

陳俊銘

### 壹佰壹拾伍元整

王獻珍

### 壹佰元整

郭則賢 黃敏維 陳秀慧  
黃財清 無名氏 陳瑞桃  
江秀朗

### 美金壹萬伍佰陸拾貳元整

陳碧燕

### 美金貳拾元整

Hsin Ti Chao

#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兼總編輯：釋悟因

執行編輯：釋見謙 簡伊伶 編輯助理：釋見寂 釋見廣

美術指導：雅堂設計工作室

文字志工：宋滌姬、林麗瓊、陳國瑩、張復華 行政志工：陳淑娥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49-1, Hsiyachao, Nei-pu, Chu-chi, Chia-I, 60406, Taiwan, R.O.C

聯絡處：高雄縣鳳山市漢慶街 60 號

聯絡電話：07-7133891 傳真：07-7254950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網址：<http://www.gaya.org.tw/magazine> E-mail: [magazine@gaya.org.tw](mailto:magazine@gaya.org.tw)

##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電話：05-2541267 傳真：05-2542977

紫竹林精舍 鳳山市漢慶街 60 號 電話：07-7133891~3 傳真：07-7254950

安慧學苑 嘉義市文化路 820 號 電話：05-2325165 傳真：05-2326085

定慧學苑 苗栗市福星街 74 巷 3 號 電話：037-272477 傳真：037-272621

印儀學苑 台北市濟南路 2 段 36 號 電話：02-23946800 傳真：02-23222837

養慧學苑 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 50 號 電話：04-23192007 傳真：04-23192008

香光山寺 桃園縣大溪鎮福安里 11 鄰頭寮 16 號 電話：03-3873141 傳真：03-3873108

製版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 4548 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 0343 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若重複收件或需變更地址，請通知各流通處，以便修改。

◎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ISSN 1027-5126 【非賣品】



一朵開敷的蓮華，表達香與光的意象。有兩種意義：

一、華開蓮現，象徵佛性的開顯；

二、香光莊嚴，象徵慧光照破無明痴暗。

香與光的結合繼續著香光尼僧團

悲願、力行、和合的理念，期望有志者一起同行，教育自己，覺悟他人，

共同活出「香光莊嚴」的生命。